



胡克文 绘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

中小學生必讀叢書

塑造世界文學史最負盛名的吝嗇鬼
現代法國小說之父巴爾扎克代表作
《人間喜劇》中“最出色的畫卷”

教育部推薦書目
新課標同步課外閱讀

COL 中文在綫

译者序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稿之一。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布局严谨，语言十分个性化。全书在不长的篇幅里安排了葛朗台家、侄儿查理、欧也妮与求婚者三条线索，但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开始就把三者扭在一起描写，至家庭纠纷后立即推向高潮，又突然收尾，在多条线索中显得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令人叫绝。该书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广泛展开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外省的风俗画面，塑造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四大吝啬鬼之一——葛朗台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被称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小说将心理分析、风俗描绘、细节刻画、哲学议论融为一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影响世界的经典著作，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更令理论家百谈不厌。

本书以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为核心贯穿始终，但老葛朗台无疑是其中性格最鲜明的人物。

葛朗台是法国索漠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他精明狡猾，他搞投机买卖，预计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他认得字，能写会算，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葛朗台已经是个富裕的箍桶匠了。40岁时娶了木板商的女儿为妻，买下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他向革命军承包葡萄酒，狠捞了些钱。1806年，他又从丈母、外婆、外公处得到三笔遗产，成为州里“纳税最高”的人物。在收成好的年景，可以出产七八百桶的葡萄酒，他还有13处分种田，127亩草地。他由原来只有2000法郎的商人变为拥有1700万法郎的大富翁。论起他的发财本领，“葛朗台先生就好像是猛虎、大蟒一样，他会暗暗潜伏在一处，长时间地满是耐心地观察猎物，只要时机一成熟，他便会猛然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一样的钱袋，把那些成堆的金币往里面装，接着就会安静地躺下，像一条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那些吞下的食物”。在做交易时，他讨价还价，装口吃，把对方弄得晕头转向而陷入他的圈套，结果他让别人吃亏了，自己讨得了便宜。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烂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然而，读者千万别以为他只是个老式地主和吝啬鬼，作者塑造的是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他比旧式地主精明，也更凶狠，聚财方式更充斥着血腥味。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和19世纪初的法国外省生活，主要描写资产阶级发家史和当时的人情关系。

在老葛朗台眼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玩、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



暖和。

作品还围绕着欧也妮的婚事，对金钱腐蚀人心，侵害人际关系做了深刻揭示。克罗旭和戈朗森家为娶欧也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葛朗台心里明白，他们是为他的财产来的，他便利用他们“钓鱼”，最后欧也妮答应了朋弗先生的求婚，他激动得哆嗦着连连表示愿做她的“奴隶”。这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已无情地揭去了美丽而神秘的爱情面纱。

葛朗台形象的成功塑造，很大程度上来自巴尔扎克对于 19 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深刻认识，是生活造就了他注定比别人看得更加深远。而来自细节的造诣，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先生在葛朗台的描写中，大量地抓住了葛朗台的各种动作，尤其是说话和眼睛。

提到说话，就不可能不想到葛朗台特有的、只有在有求于人时的口吃。这是葛朗台最自以为豪的“发明”。在做交易时，他讨价还价，装口吃，把对方弄得晕头转向而陷入他的圈套。这种怪异的举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为了金子而疯狂的精神世界。

而眼睛，是人体五官之一，是人物肖像的组成部分。巴尔扎克紧紧抓住葛朗台这一双小小的眼睛及其情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生动刻画。当葛朗台接近死亡时，他的吝啬作风、对金钱的贪婪癖性，丝毫没有改变。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仅有的一点生命力，都蜷缩在眼睛里了，而这仅有的一点生命力，又通过眼睛而全部倾注到那些金钱上。他看着密室的门，他让女儿看着金子，来说明他唯恐金钱丢失；他让女儿把金子放在面前，盯着几小时，显示他对金子占有的陶



醉和安慰；镀金镶银的法器一出现，他那仿佛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又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又表现了他对金子的极端贪婪；为了占有更多的金子，他在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还竭尽全力去抓那些法器，结果断送了他的生命，这又恰恰反映了他的贪婪，对金钱几近变态的追求和迷恋，这种变态的想法，至死不变。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使葛朗台等这些典型的文学形象有了质感和立体感，终使全书成为得意之作和一代经典。

献给玛丽亚^[1]

你的美貌是这本书最好的装饰。希望你的芳名，像一根被赐福过的黄杨树枝，虽然不知道是从哪一棵树上折下来，但它已因宗教而变得神圣；又被虔诚的手时时祝福，因而四季常青，庇佑家园。

——德·巴尔扎克

[1] 据考证，这个玛丽亚就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原型，原名玛丽·杜·弗雷内依，她在1883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人，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巴尔扎克曾在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里提到，玛丽亚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像一朵从天上落下来的鲜花。她秘密地和我相会，既不要求书信来往，也不要求我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只是对我说‘请爱我一年，而我会爱你一辈子’”。这一卷首献词在1893年的版本中第一次出现。

第一章

在外省的某些城镇，一些房屋非常苍凉凋敝，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凋敝的废墟。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凄凉和废墟的凋零，这些特点，那些房屋都兼而有之。在这里居住的人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空间里，如果外地人不清楚还以为原本就是个空房子呢。但是一旦真的有外地人到这里，那紧闭的窗户里面又会突然露出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目光冷淡而且很不友好。

索漠城内有一所房子，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位于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通向城内古堡的街道，现在已很少有人行走；尽管冬冷夏热，还有另外的几处阴暗不堪，可它却也自有它的好处，碎石子铺成的路面长年干净整洁、一尘不染，脚踩在上边声音清脆。街道狭窄弯曲，但由于是老城区的房子，所以也显得静谧安详。

三百多年的古宅是木头结构，但也很结实。房屋的造型风格多种多样，为索漠老城区的这一段增添了特殊的韵味，吸引着寻古探幽的游客像艺术家一样流连忘返。路过这里的人，谁能不称赞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重的木板呢？它们两边都雕刻着千奇百态的图案，形成一排



黑色的浮雕，横贯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上面。

这一家房屋的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因此也为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道道蓝线来。木质结构的房顶已被岁月压弯，腐朽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也扭曲变形。变黑的窗台特别显眼，不但曾经精心雕刻的花纹如今快没了踪影，而且早已破败不堪了，那贫穷的洗衣妇放在上边的陶土花盆几乎要把它压塌，盆里其实也只是栽种了几株瘦弱的石竹花而已。再朝前走，有好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刻着家传的文字。那些象形文字原来就是老祖宗们自己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意义现在自然难以考证；有的大概是某位新教徒表达信仰的标记，有的也许是反对新教联盟的成员写来咒骂亨利四世的咒符。一些中产阶级市民家门上镌刻着族徽，表明自己的祖辈以前主持过市政，告诉后人永远不要忘记。

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着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已经破旧得摇摇晃晃，从外面墙壁的泥灰上却依然能看出当年能工巧匠们的非凡技艺。旁边是一所贵族宅院，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面，祖辈的纹章尚依稀可辨，可是毕竟经受过自 1789 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风浪的吹打，现在剩下的唯有劫后的痕迹。

街上的铺面并不像杂货店也不像客栈，然而钟情于寻访中世纪遗迹的游客，却会十分意外地发现，它简陋朴实得像上一个世纪女工习艺的工场。

低矮的店堂没有什么货摊，也没有货架以及玻璃橱窗，进深更不用说有多大。屋里很黑，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装潢。大门分上下两段，门上一点也不讲究地钉着铁箍，门的上半部分往里开着，下



半段装有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按响。新鲜的空气夹杂着水分通过上半段门进入房间，或者是透过气窗、天花板以及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大堂。矮墙有半人那么高，装有装卸护窗板的滑槽，早晨坚实的护窗板被拆下，晚上装上之后再用水门锁得结结实实。这矮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可却从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细心布置过。摆设的商品按照经营对象的不同而布置，只是有两三桶食盐和鳕鱼，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面悬挂着几束锃亮的黄铜丝，靠墙摆放着一排金属的酒桶箍，在几个架子上面摆出一些布匹。

进去瞧瞧，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白净姑娘，围着洁白的围巾，露出一双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急忙转身朝着铺子后边喊她的父母，随后店主就出来招呼顾客，店主对待每个客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殷勤有的冷淡，有的问东有的问西，有的却干脆一点儿都不理睬，全看店主那时候的心情。成交的可能只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但是也有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能看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手指在不断地转动，嘴里嘀嘀咕咕地讲个不停。表面看起来，他只有一些制作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一边的工厂中，他的货源足够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

遇上好的年景，他可以算出箍桶匠们一共需要多少板材，而且计算得特别准确，误差绝对不超过一两块板材。阳光普照一天就很有可能使他一夜之间暴富，然而一场意外的暴雨却也可以使他破产。半天时间之内板材市价能涨到 11 法郎或者一下子跌到 6 法郎。

这里与都兰地区相同，天气的阴晴决定市场的兴衰。种植葡萄的、



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的老大，都急迫地盼望着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最担心的是第二天天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害怕刮风，又担心下雨，更畏惧天旱，只盼着雨水、云彩以及晴朗的天气可以如人所愿地及时降临。晴雨表让人觉得时喜时忧，时而使人愁眉苦脸，时而又让人喜笑颜开。

这条街是索漠城里的“大街道”。“好一个黄金般的天气！”这一句话触动整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都扳着手指算账。每个人都可能会对邻居说：“天上真是下金子了！下金子了！”他们心里明白：一会儿一道阳光，一会儿又一场阵雨，可能会带来多少好处。

在晴朗的天气，到了周末，就算没过中午，你也不要想买到一分钱的东西。这里讲究信用的生意人也有自己的葡萄园和耕地，他们要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到乡下去忙上几天。因此，买卖东西，以及收支盈亏，他们早已算计好了。平时这些商人完全可以用大半天时间来聊天胡侃，随心所欲地吹牛扯淡，背后散播流言蜚语，窥探别人的隐私。哪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一定会有人会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哪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探，一定躲不过一伙又一伙旁观人的眼睛。

总而言之，每家的生活简直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没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隐藏不住一丁点儿秘密。每个人都像生活在露天中那样，每家每户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斗嘴打架。他们对过路的外乡人评头论足，一个一个地分析。以前，刚到这儿来的外乡人总难免挨家挨户地被讥讽取笑，由此产生了一个个故事。擅长编造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因此获得“牛皮大”的美誉。



在老城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有这条街上最为气派的老宅子，过去这里住过一些头面人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所荒凉的老屋中。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渐衰微的今天，这些房屋已成了世道人心尚且朴实的旧时代的遗证。沿着这条老街道一边走一边看，那些平时或许根本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很有可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禁不住使人浮想联翩。你会注意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大门就位于这凹处的中间位置。假如不给你说一下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没办法明白，在当地把他家叫作“公馆”是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城里有很高的声望，但是那些在索漠城只是住过一些日子或从来没住过的人是不可能明白这种声望存在的原因的。当地也有人称呼他为葛朗台老爹，但是这样称呼他的人大部分年事已高，并且，人数正在日渐稀少。他在 1789 年的时候，是个特别有实力的箍桶匠，不仅能读而且能写，擅长算账。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这一位箍桶匠仅仅 40 岁左右，刚刚和一位富有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葛朗台用手头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到 2000 金路易，带着这笔钱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他的 200 枚面值可以双倍增值的金路易，从掌握重权又凶狠贪婪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那几块葡萄地、一座修道院以及一些收成交租的土地。这笔交易尽管不公道，但却完全合法。索漠城的居民原本就没有什么革命意识，因此他们把葛朗台老爹当成了有勇敢作为的共和党，推崇新潮的爱国派。事实上，箍桶匠看中的只是葡萄园，但他还是被任命为索漠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作风对当地的政治以及商业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政治上，他袒护贵族，想尽办法阻止当



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方面，他包揽供应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相对地，共和政府把原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有好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所有的肥沃草场，全部划归到他的名下，当作支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上台的前夕，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当地的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务做得特别好，而他的葡萄收成更好。可恨的是好景不长，拿破仑上台之后，葛朗台先生一下子就被撤去职务，又变成了平民百姓。皇帝可不喜爱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被其中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替代了，此人之后在第二帝国时期曾经被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之后，葛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的时候就为大众造福，修了好几条质量很好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的时候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那些葡萄园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早已成了当地的“尖子”。“尖子”是个术语，专门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仅凭这个，他都有资格申请到荣誉团的勋章了。

这起免职事件发生在 1806 年，那时候葛朗台先生 57 岁，他的妻子 31 岁，他们爱情的结晶——唯一的宝贝女儿仅仅十几岁。也许是老天爷怜恤他丢掉官职，想给他一点慰藉吧，那一年他连续得到三笔遗产：第一笔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第二笔是他妻子的外祖父拉倍特里埃先生的，第三笔是葛朗台自己的外祖母让迪央太太的。这三笔遗产数目一共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三位老人生前视财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敛银，私底下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称作挥霍，总感觉守着金钱要比放高利贷更加实惠。因此索漠城的居民只能



根据表面的收入，估算他们到底有多少积蓄。

在这不久之后，葛朗台先生就荣获新贵称号，那确实是我们这些人难得的殊荣，并且此后他成了引人关注的纳税大户。他经营的葡萄园一共有 70 公顷，碰到了好年景，能够生产七八百桶很好的葡萄酒。他还有另外的 13 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以及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大窗全部用砖封死，这样不但可以免税，而且有利于保存。他还有另外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 年他在那儿种了 3000 株白杨树。他目前住的房子也属于他私人的产业。

这些全部都是表面上的财产，关于他到底有多少钱，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的数目：一个是为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外的一个是索漠城里最富裕的银行家戈朗森先生。葛朗台先生只在他觉得最恰当的时候，才会私下里和戈朗森做一些挣钱的生意。在这里，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想要发财，就必须像克罗旭先生跟戈朗森先生那样。尽管他们口风很紧，向来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然而从他们对葛朗台先生点头哈腰的媚态，就可以看出前任市长的家财很殷实。

索漠城里所有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听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那些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难以形容的满足感。视财如命的人更相信这事儿并非虚传，因为他们经常能看见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似乎已经被染成金色的黄灿灿的目光。凡是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是免不了与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隐藏着一种飘忽不定的光，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如果是同类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这种息息相通的暗语就像是沉迷于酒色



财气的人之间通用的行话。

葛朗台先生做生意十分精明，何时制作 1000 只酒桶合适，何时制作 500 只酒桶合适，他比数学家计算得还要精确。他做生意从来没有失过手，酒桶和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什么时候卖酒，什么时候卖酒桶，他总是有如神助一般算得恰到好处，让那些随着市场的波动常常会变得慌不择路的小地主全部都望洋兴叹，因此葛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一致敬重。1811 年的收成确实令人伤心，但是那年他却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点卖出去，仅仅一次收成他就赚取了 24 万法郎。再说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就好像是猛虎、大蟒一样，他会暗暗潜伏在一处，长时间地满是耐心地观察猎物，只要时机一成熟，他便会猛然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一样的钱袋，把那些成堆的金币往里面装，接着就会安静地躺下，像一条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那些吞下的食物。

无论他走到哪里，周围都不乏满怀钦佩的目光，人们对他既敬重，又怀有一些恐惧。在索漠城里，有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甚至抓一下都会让你痛得入骨三分。有的人为了买地，找克罗旭贷款，贷款的利率是 11%；有的人用期票到戈朗森那里去兑现，先要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即使是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谈论起他老人家。有人甚至觉得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很值得当地人引以为荣。所以很多做生意的或开旅店的老板，常常会得意扬扬地在外地来的客人跟前吹嘘：“先生，我们这里百万元户有两三家，但是，葛朗台先生呢，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



1816年，索漠城里最精通计算的人做过统计，葛朗台先生的地产大概价值400万法郎。但是，从1793年到1817年，他每年还能收10万法郎的地租，这样一算，他手里的现金应该和他的不动产大致差不多。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谈上一阵葡萄种植，最后说起葛朗台先生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可能会说：“葛朗台老爹？应该有五六百万家产吧！”如果碰巧克罗旭先生或戈朗森先生在场，听见这话就会搭腔：“你倒比我还清楚，我都还从来没弄清楚过呢。”

如果巴黎来的客人说起罗启尔德或者是拉菲特等之类的银行巨头，索漠城的居民就连忙打听，询问他们是不是像葛朗台先生那样有钱。假如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一顾地回答“是的”，索漠人就会面面相觑，不怎么相信地摇摇头。而庞大的家产让这一位富翁的一举一动都镀了金。即使以前葛朗台先生的生活有些古怪之处，并被人当作笑柄，那么现在，这笑柄早已过时得无人再提。葛朗台先生的言行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标准，他的举动似乎都是正确的，处处行得通，他的语言、衣着、姿势，甚至眨眼睛，都变成了当地人模仿的对象——所有人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一样地去研究葛朗台先生，最后从他那日常行为中发现了神秘的不可言传的智慧之光。比如，有人说：“今年冬季一定会很冷，葛朗台老爹都已经戴皮手套了，赶快去摘葡萄吧。”或者就是说：“葛朗台购进了大量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很可观。”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个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吃的，用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来抵租。他自己有一座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得去他家拿小麦帮他磨面粉，



接着再把麸皮和面粉给他送回去。他家只有一个女仆，名字叫娜依，虽然上了年纪，但每到周末还是要亲自烘烤供应一家人吃的面包。

葛朗台先生和租种他的菜园的菜农约定，让他们提供蔬菜。而水果，他果园里有的是，大部分还要拉到市场上卖掉。取暖使用的木柴，是从田园周围用作篱垣的矮树或者是半枯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那些乱枝截成烧火用的木柴，用车运进城里，还要替他在柴房里放好，只是为讨他说声“谢谢”。

城里人都知道，他平日里的全部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穿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还有女仆娜依的工钱，买灯烛、为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以及农作物种植等的费用。他最近刚刚买了位于阿尔邦的一座树林，用一点儿钱作为工资，聘请了一位近邻帮他照看。由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了野味。

他在生活上不是特别讲究，话也很少，平常只说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小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从让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遇到必须长篇大论或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变得结结巴巴、含糊其词，使人听起来非常吃力，并且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思路不明、前言不搭后语，还有废话连篇，越说越糊涂的情形，使别人觉得是他缺少教育所致，但事实上是他装出来的。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中，有几个情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碰到要应酬，需要解决生活上或者是买卖上的难题时，他总是搬出四句好像代数公式一样精确的口诀：“我不清楚，我不可以，我不愿意，那么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会留下什么证明他说过这话的白纸黑字。别人跟他说话，他仅仅是淡淡地听着，右手托着下



巴，肘弯支在左手背上面，并且不论什么事，他决定之后就绝不反悔。即使一笔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他也需要盘算很久。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论之后，在对方觉得自己的意图并未暴露，其实已经暴露的时候，他却说：“这件事情我得跟妻子商量商量，现在我还不能做出决定。”

他的妻子早已被他压迫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方面却是最管用的挡箭牌。他从来不去别人家做客，也从来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者是请人吃饭。他从来不大声吵嚷，就像是什么都讲节俭，甚至连动作也是。他尤其推崇所有权，所以他绝对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虽然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举止稳重，但是箍桶匠的谈吐习惯依旧不免有所流露，特别是在家里的时候，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因为顾及体面而克制自己。

谈到身材与长相，他身高五尺，横阔，臃肿，腿肚子圆圆的，其周长足有一尺多长。

圆黑宽大的肩膀，圆而油光的脸，有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一双蛇一般的眼睛，脑门儿上布满皱纹，脸上堆满横肉，那些不知道轻重的年轻人在背后把他那头灰白的黄头发称为“雪里藏金”。他的鼻尖很肥厚，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的人另有所指地说那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他阴险的精明、从不感情用事的清醒以及百分百的自私自利。他的所有感情都专注于吝啬的乐趣以及对女儿欧也妮的爱怜。

欧也妮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是他心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甚至走路的姿态，总而言之，他身上的所有都显示出一种自信，一种由于生意上无往不胜而形成的自信习惯。因此，葛朗台先



生虽然外表看起来平易近人，骨子当中却有一股钢铁一般的硬脾气。

他的衣着从来不变。1791年是什么样子的装束，现在还是什么装束。很结实的鞋子，甚至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到头，他始终穿着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外面套一件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穿一双毛织的袜子，还有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用满一年零八个月以后才舍得更换新的；为保持干净，他有一个固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地方。对于这个人物，索漠城的居民所清楚的也仅仅只有这些了。

城里仅有六个居民有资格出入葛朗台的宅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个年轻人担任了索漠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罗旭的姓名后面，又增加了“朋弗”这一称呼，并且力求让“朋弗”的名声大大超过“克罗旭”，他的签名改成了克·德·朋弗。倘若有冒失的律师依旧称他克罗旭先生，那么肯定要在出庭的时候后悔自己的冒失。只要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庇护，但是对称他德·朋弗先生的人他更是报以满意的微笑。

庭长先生的年纪是32岁，有一处名字叫朋弗的地产，一年收入7000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财产，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另外一位是克罗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听说这两人都特别有钱。三位克罗旭仗着有很多本家弟兄撑腰，再加上与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所以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相同，俨然组成了一个私党。而就像是梅迪契家族有宿敌帕齐家族一样，克

罗旭叔侄也有他们的对头。

德·戈朗森太太有一个 23 岁的儿子，她时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玩牌，是因为期待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与欧也妮小姐联姻。银行家德·戈朗森先生非常赞成妻子的深谋远虑，暗中时常送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并总是可以在决战关头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戈朗森也有自己的同伴、本家弟兄以及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这一方，神父充当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寸步不让地和银行家太太的势力为敌，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克罗旭和戈朗森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也正是欧也妮·葛朗台小姐，这件事在索漠城里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今后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大家各执一词。

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戈朗森少爷。很多人说，老箍桶匠野心特别大，想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做自己的女婿。一年 30 万法郎收入当作陪嫁，还有谁会计较葛朗台家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生意是不是体面？还有一些人却反驳说，德·戈朗森本身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个俊秀青年，除非葛朗台身旁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要不然跟这种人家联姻他还不心满意足吗？他终归出身卑微，索漠城里有哪个人没见过他箍酒桶？更何况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却提醒说，克罗旭·德·朋弗先生可以随时在葛朗台家出入，但是他的情敌却只能在星期天才能来。但又有人说，德·戈朗森太太和葛朗台家的女士，比克罗旭一家要亲密很多，这好像更容易实现目的。



另一派却反驳说，克罗旭神父是天下最能言善辩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刚好是棋逢对手，用索漠城里一个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

根据当地详知内情的老人们的观点，像葛朗台老爹这么精明的人，绝对不会让家产落在外人的手中，因此索漠城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只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非常红火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关于这种看法，克罗旭派和戈朗森派异口同声地驳斥：“首先，葛朗台老哥俩这 30 年来见面不超过两次。再者，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自己的儿子有更高的期望。他自己是巴黎城里一区之长而且兼任议员，同时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和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漠城的葛朗台和他是本家，只一心妄想地想要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可以攀上姻缘。”

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一直议论不休，谈论到这位富豪的独生女的婚嫁，总有说不完的热情。1818 年年初的时候，克罗旭派曾一度明显占了上风。一向以拥有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著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最少为 300 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因为急需现款，只好无奈地把它卖掉。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庭长以及克罗旭神父，在那些群党的帮助之下，想法子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

公证人劝慰侯爵说，要分段出售，必须得和投标人打数不清的官司才能够收齐他们应付的费用，反而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有能力买得起，并且能立即付钱。最终，公证人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因此，极好的一片风光秀丽的侯爵封地，被划入

葛朗台先生的名下。索漠城的居民看见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之后，马上把打了折扣的价格一次性付清，都惊讶万分。这个消息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

葛朗台先生搭他的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巡察新添置的地产。他以一个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以后，回到了索漠城，估算出这一笔投资相当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随即萌生出一个更大的设想：把他所有的家当都归并到这片丰裕的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接着，为了重新填满几乎已经被掏光的金库，他决定砍伐掉他全部的树木、森林，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树也全部当作木材卖掉。

人们把葛朗台先生的家叫作公馆，现在你应该掂量出这种叫法的重量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凄冷，位于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之间的拱顶，和房屋是一个样子，也是由凝灰岩砌成的——这是卢瓦尔河边独有的一种白石头，质地非常松软，一般使用仅仅 200 年就废弃了。严寒酷暑在门洞的拱楣、侧壁腐蚀出无数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洞眼，从远处看去就好像是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腐蚀斑斑的石料，又有些像监狱的大门。在门楣上面，有一块长条硬石的浮雕，上边的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图像早已被剥蚀得模糊不清，并且通体发黑。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边野草杂生：有黄色的苦菊花、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已经很高的樱桃树。

褐色的大门是使用一整块橡木板做成的，处处都有裂开的缝隙，外表看起来很单薄，但其实很厚重，上边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形成一些图案。那扇大门的中间位置，开了一个装有铁栅的四方门洞，铁



条排列得很紧密，并且上面已经生着红锈，似乎是给下边的门锤提供了安装的理由。门锤使用一个铁环吊在上边，锤头恰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上面雕着一张鬼脸一样的面孔。椭圆形的锤头和我们祖先称作傻瓜脑袋的钟锤很相似，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爱好考古的人如果仔细打量，也许会发现这锤头上还留有那时候五角形的痕迹，只是因为岁月久远了，花纹早已经被蚀平。

那一个小铁栅，在内战的时候本来是用来辨认来客的。现在那些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通过它看见黑黑的门洞和几级通往厚墙围住的花园的零落台阶，潮湿的墙面处处是淋漓的水迹以及丛丛野生的小树，看上去倒也别有情致。这墙曾经是城墙，邻近好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附近。楼下最惹人注目的房间是进口正对着大门的客厅。

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小城中，客厅的重要程度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的作用可谓齐全，可以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可以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还可以是公用的起居室。

这里的理发师，每年固定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两次，地点都是在这个客厅里；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来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待遇，在这儿受到招待。这一间房屋有两扇靠着街道的窗子，屋里铺着地板，四壁从上到下全部铺满灰色的护墙板，还镶嵌着一根根老式的分割线，顶上面的梁木裸在外面也被涂抹成了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颜色的棉垫，现在已经旧得发黄。

壁炉架是由工艺粗糙的白石质料点缀着的，一座镶嵌了螺钿图案的黄铜老钟立在上面，上方悬挂着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边缘磨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光反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周围。壁炉两

边各有一座金灿灿的黄铜烛台，供待客以及居家用，底座是镶铜边的蓝色大理石，上面矗立着好几枝玫瑰花形状的两用烛台，拿去这些盘子，底座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烛台，这铜花暗然的大理石底座就成了日常使用的烛台。

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上面的图案是拉封丹的寓言，但是不知底细的人却看不出上面的内容，由于颜色褪尽，并且补丁盖补丁，以前的图案很难分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放着酒柜之类的柜橱，上边放有几层很油腻的隔板。其中一张破旧细木镶嵌的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中间的空地上，桌面上画着棋盘。在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用金漆的木刻花边点缀着，苍蝇肆无忌惮地叮在上面翩翩起舞，似乎已没有多少金漆留下了。

壁炉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说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祖父，名字是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外一幅是已故的让迪央夫人，坐在安乐椅上。两扇窗户都挂着图尔出产的红色粗麻布窗帘，两边使用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么奢华的装潢同葛朗台家的生活习惯非常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这所房屋的时候就有的，另外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以及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买这所房屋时就有的。靠门的窗洞下面，放着一张藤椅，藤椅放在一个木座上，这是为了让葛朗台太太坐着就能够看见街上的行人。其中一张褪了色的桃木针线桌填补了窗下面的空间，针线桌边上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

15年以来，母女俩每天都在这里安静地消磨日子，手里一刻不停地做着针线活，从4月春暖，一直到11月冬天来临，年复一年。11月初，



她们终于可以坐在壁炉前歇冬了。只有到 11 月 1 日，葛朗台先生才准许客厅里生火，而且一到 3 月 31 日就必须得熄灭，他既不管春寒也不顾初秋的凉意。女仆娜依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特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把它们放进烤火炉，以便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犹存的寒意。

全家的内衣、被褥都由母女俩负责，她们全心全意像女工一样不停地劳作。就算欧也妮想给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省下自己睡觉的时间，并且还得想方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这么多年老财迷始终都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依用，同样地，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由他在每天早晨一一分发。

高个儿的娜依可能是天下唯一能忍受主人这样苛刻对待的仆人，城里每户人家似乎都在羡慕葛朗台夫妇可以雇到这么好的女仆。由于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人们都称她“大高个儿娜依”。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 35 年的时间。尽管每年的工钱只有 60 法郎，大家却觉得她是索漠城里最富有的女用人。一年 60 法郎，辛辛苦苦积攒了 35 年，现在居然有 4000 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这一笔长期的积蓄，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城里当女佣的，见到这个上了 60 岁的女仆吃喝有靠，个个眼红得很，却不知她养老的每一分钱都是当牛做马换来的。

22 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了，而始终嫁不出去。事实上这种看法有失公正：假如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一定会被人赞不绝口。遗憾的是，这世界上还存在一个般配的问题。她原来在一户农庄里放牛，但是突然农庄失火，所以她丢了饭碗，可



是她凭着一股一往直前的勇气，到城里来找差事。

那时候，葛朗台先生正想成家立业。他注意到了这个处处找不着活儿干的姑娘。他作为箍桶匠，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体力如何。他盘算了一下，认定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一样强壮有力的姑娘十分有潜力。

她像一棵生长了 60 年的大橡树，根牢叶茂，而且膀大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就像是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和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值得信任。她粗犷的脸上长满疣子，皮肤红得就好像刚煮熟的螃蟹，手臂上面青筋暴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

娜依的这副模样却并没有使箍桶匠害怕，虽然他那时还是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服、鞋袜，供她吃住，还给她工钱，又不过分野蛮地对待她。大高个娜依受到这样的善待，暗中居然感动得哭了，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服侍箍桶匠。她把所有的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服，洗完扛回来；她天刚亮就起床，直到深夜才睡觉；到了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也全由她照顾，她还帮着监工，防备有人可能会抢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诚于主人。总而言之，她对他忠诚得五体投地，主人的吩咐不管多么不合情理，她都言听计从，而且绝无怨言。

1811 年是葡萄大丰收的一年，因为收葡萄特别辛苦，葛朗台咬牙赏给她一只旧表，那时候她已经整整为他工作了 20 年，这是她从主人那儿得到的唯一的礼物。虽然他常常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依穿着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姑娘那时候一无所有，变得尤其吝啬，让葛朗台像喜欢狗一样喜欢她；



娜依也乐意伸出脖子任由主人套上带刺的颈圈，时间一长，也久扎不疼了。

就算是葛朗台分发面包的时候切得很薄，娜依也从来不抱怨，她很赞同主人家这种控制饮食的方法，也乐于分享因为这种饮食方式得到的健康方面的好处，他们也确实没怎么生过病。再说，娜依已经完全跟这家人打成了一片，葛朗台笑的时候，她也会笑。她很高兴能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做事儿。受到这种平等的待遇，让她觉得自豪、快乐。

她在果树下捡到一些杏子、桃子、枣子吃的时候，主人也从不责骂她。如果遇到水果大丰收，果子把树枝压弯，佃户们不得不用水果喂猪时，葛朗台表现得更大方，招呼娜依：“吃吧，吃个够，娜依。”

从小就一直被瞧不起的农村女子，终于遇到别人发善心被收留下来，她看到葛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笑容，简直像看到灿烂的阳光一样心花怒放。娜依心地单纯、头脑简单，仅仅只有一种感情，一个心眼儿。35年以来，她总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面前，光着脚，身着破烂衣裳，听箍桶匠对她说：“你心里想要什么呀，我的孩子？”但是她的感激之情一直像当初一样从来不曾变过。

有好几次葛朗台先生想，这可怜虫一直以来从没听到过一句赞扬的话，也不知道她能引起男人什么样的感情，以后被召到上帝面前时，她一定会比圣母马丽亚更纯洁。想到这些，葛朗台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禁不住说了句：“真是一个可怜的娜依！”

女仆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很难形容的目光看着他。这感叹一直以来构成一条牢靠的友谊链，每感叹一次就好像给这链条又增



添一环。葛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定然让老姑娘感激涕零，但是其中也总有些不知来由的恐怖成分。这种唯有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起了老箍桶匠自身的种种快感，但是对于娜依而言，却是她所有的幸福。任何人都可能会叫一声“真是一个可怜的娜依”啊，但仅仅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从语气的抑扬顿挫以及所流露出的惋惜之情当中听出究竟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

在索漠城，很多人家对待用人很好，用人却依旧对主人不满。因此就产生了下边这种议论：“葛朗台他们是怎么对大个子娜依的？她为何会那么忠心？甚至愿意替他们卖命！”

厨房装着铁栅的窗户对着院子，里面始终干净、整洁、冷清，名副其实是守财奴的厨房。什么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娜依洗完碗盘，把剩菜收好，把灶内的火熄了，就到与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客厅去，坐在主人身边织麻。一支蜡烛就已经足够全家人整晚的照明。娜依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面，只有破损的墙洞漏进一点光，躺在这种洞穴一样的房间里，她结实的身子居然毫无损害。她在那里能够听见这个家里任何一点一滴的动静，并且像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睡梦中都不忘守夜。这幢房子里的其他部分，待故事发展到那儿的时候再做描述。可是对全家最豪华的那间客厅的描画，已经足以让人想象出楼上的寒酸了。

1819年11月中旬的某一个傍晚，大高个娜依才开始生火，因为那年秋天一直都比较暖和。那天也刚好是克罗旭党和戈朗森派都记得很清楚的日子。双方的六位主角打算全副武装到葛朗台家的客厅开始交锋，攀比一下谁跟这家人的交情深。



索漠城里的居民大早上就看到娜依紧跟在葛朗台太太以及小姐的后面，去教区的教堂做弥撒，他们都清楚那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因此，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父以及克·德·朋弗先生计算好了葛朗台家吃完晚饭的时间，抢先在戈朗森一家前面，前去祝贺葛朗台小姐的生日。人人都捧着从小花坛当中采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一束鲜花被精心地系上了带着金黄色的流苏白缎带。

那天早晨，葛朗台先生按照惯例像以前欧也妮过生日以及命名日一样，在她还尚未起床的时候就闯进她的房间，很郑重地送给她一件父亲的礼物，这是 13 年来的老规矩——送给她一枚珍贵的金币。葛朗台太太一般是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者是夏天穿的连衣裙，这需要看是什么节日，一年两件连衣裙，另外加上父亲在圣诞和节日里送给她的金币，她年年的收入加起来有五六百法郎。葛朗台特别高兴看见她都攒着。这样，他的钱不就相当于换个储钱罐放着吗？更重要的是，简直相当于手把手地教女儿学会吝啬。他有时候要过问女儿存下了多少金币，中间一部分是从葛朗台太太外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

他说道：“这是你以后陪嫁的压箱钱。”

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的时候，娘家或者婆家要送给她一笔钱，或者 12 枚，或者 144 枚，或者 1200 枚金币或银币。最贫穷的牧羊姑娘出嫁的时候也要有压箱钱，即使是用铜钱充数。据说伊苏屯有个富家千金出嫁，压箱钱是 144 枚葡萄牙金币，不知道是娘家给的还是婆家给的，不管怎样至今人们还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出嫁的时候，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一套当时的金币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时，父亲看见欧也妮穿了一身新衣裳，显得特别漂亮，便非常高兴地说道：“因为是欧也妮的生日，我们今天就生火！暖暖和和图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有喜事，应该成亲了。”大高个娜依撇下桌上没有吃完的鹅肉，这样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稀有的山珍。

“索漠城里没有比较合适的人家呢。”葛朗台太太在一旁接茬儿说道，接着胆怯地看看丈夫。她这个年纪，还是这样小心翼翼，可以想象她完全听丈夫的话，可怜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葛朗台把女儿细细打量了一遍，高兴地嚷道：“她今天过 23 岁的生日，这孩子，到了我们操心的时候了。”

欧也妮和她的母亲心领神会地互相看看，没有说话。

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瘪瘦弱的女人，皮肤蜡黄，行动迟缓笨拙，好像生来就逆来顺受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一眼看过去，好像是既无汁水又无味道的干瘪果子。发黑的牙齿已经所剩不多，嘴巴周围布满细密的皱纹，下巴好像一只鞋头往上翘起的木靴一样。她为人特别好，真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罗旭神父一找到机会就夸她曾经是如何如何美丽。葛朗台太太像天使一般温柔，像被孩子们玩弄的昆虫一样不知道反抗，虔诚得更是少见，平静的心境绝对不会被扰乱，所有人都可怜她、敬重她。

丈夫交给她的零花钱，始终没有超过 6 法郎。尽管她长相可笑，但是她的陪嫁以及她继承到的遗产，给葛朗台老爹添加了 30 多万法郎，不过她却始终诚惶诚恐地活着，就好像寄人篱下似的。温柔的天性不准许她反抗，她也始终不要一分钱，克罗旭公证人需要她签署什么文



件，她也从来不提出什么疑问。支配这个女人行为的，仅仅只有闷在肚子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始终不被葛朗台理解却一直承受他伤害的慷慨胸怀。

葛朗台太太一年到头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连衣裙，披一条棉质的白围巾，还有戴一顶草帽，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似乎总是系在胸前。她很少出门，这样省下不少鞋钱。总而言之，她从不会为自己要求点什么。因此，葛朗台有时候良心发现，想到距离上一次给她六法郎的时间太久了，于是就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里面标明，让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回扣。于是购货的荷兰人或者是比利时人掏出的五枚金路易，就成了葛朗台太太最可观的收入。

但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的时候，她丈夫就好像算公账一样经常对她说：“借点钱给我，好吗？”可怜的妻子自然乐意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跟她说，丈夫就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因此在冬闲的时候，她总是要从所得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些金币来借给他。

葛朗台从钱袋里面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平常零用以及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系上钱袋以后，他总是不忘问妻子一声：“你呢，孩子她妈，你想要买点儿什么吗？”

“亲爱的，”葛朗台太太顿时感觉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因此高兴地回答说，“过些时候再说吧。”

这样伟大的牺牲真的是白费！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十分慷慨。哲学家们如果遇到娜依、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的呢？在第一次说起



欧也妮的婚事那顿晚饭之后，娜依到葛朗台先生的房间取了一瓶果子酒，下楼的时候差点摔倒。

“愚蠢的东西，”葛朗台先生骂道，“难道你也会摔跟头吗？”

“先生，是因为楼梯不太好呀。”

“她说得很对，”葛朗台太太说道，“你早就应该找人来修修了。昨天，欧也妮险些扭了脚腕。”

“好吧，”葛朗台看见娜依面色惨白，对她说道，“今天刚好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差点摔倒，那么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天哪！我这杯酒简直是拿命换来的，”娜依说道，“如果是别人，这瓶酒早就摔碎了，但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保住这瓶酒。”

“真是可怜的娜依！”葛朗台边说边为她倒一小杯酒。

“摔疼了吗？”欧也妮看着她，关心地问。

“没有，我腰一挺就站住了。”

“好！因为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说道，“那么我就去为你们修修楼板吧。你们从来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把蜡烛拿走了，让妻子、女儿以及女仆坐在除了壁炉里面烧得通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当中。他到烤面包的小房间里面去找一些木板、钉子以及木工工具。

“需要我们帮忙吗？”娜依听到楼梯那边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高声喊道。

“不需要！不需要！我自己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老箍桶匠回答说。

葛朗台在亲自修补楼梯的时候，想到了年轻时候的往事，不自



主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候，克罗旭叔侄来敲门了。

“是克罗旭先生吗？”娜依把脸凑到铁栅上望了一眼，问道。

“是啊！”庭长答道。

娜依把大门打开，借着壁炉的光亮，三位克罗旭先生才看清了正屋的门口。

“啊！你们是为祝贺小姐生日而来。”娜依嗅到了花香，高兴地说道。

“对不起啊，各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说话的声音，于是朝外间叫道，“我马上就来！不要见笑，我自己在修理楼梯踏板呢。”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葛朗台先生。小小煤炭匠，在家当市长！”庭长咬文嚼字地说完之后，一个人哈哈笑起来，并为无人明白他的影射而扬扬得意。

葛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接客人。庭长趁屋里光线暗淡，偷偷对欧也妮说：“请准许我，小姐，在你生日的时候，祝你永远开心，身体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漠城里稀有的鲜花，接着握住女继承人的手臂，在她的脖子两边吻了两下，那副得意的神情把欧也妮羞得无地自容。庭长就像是一颗生锈的大铁钉钉住了欧也妮，自以为这就是求爱。

“不要拘束，”葛朗台走过来，说道，“过节的时候就该尽兴一下，庭长先生。”

“但是，”克罗旭神父捧着一束鲜花答道，“和你女儿在一起，我侄子感觉天天都像在过节一样。”

神父亲了一下欧也妮的手。克罗旭公证人则一点也不客气，吻了

一下姑娘的面颊，说：“真的是岁月不等人，年年催人老啊！”

葛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如果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那么就会一直反反复复地说个不停。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也妮的福，我们也来个大放光明吧！”

他十分小心地摘下烛台上的所有权枝，给灯座装上了托盘，又从娜依手中接过一支卷在纸筒里的新蜡烛，把它插到烛座洞里之后点亮，接着坐到妻子的旁边，把那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一遍。克罗旭神父肥胖矮小，全身赘肉，茶红色的假发套平塌塌地贴在脑袋上，活生生像个爱说笑话的老太太。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朝前一伸，说道：“戈朗森家没有人来吗？”

“还没有来。”葛朗台答道。

“他们还会来吗？”老公证人扭动着那一张阴沉的脸问道。他那张布满麻坑的脸就像一把漏勺。

“我想他们应该会来的。”葛朗台太太说。

“你们的葡萄现在已经收完了吗？”德·册弗庭长问葛朗台先生。

“全部都收完了！”葡萄园主说着，然后站起身，在客厅来来回回地踱步，并且像他说“都收完了”那句话那样，很得意地挺直胸。从与厨房连接着的过道那边的门望过去，他看到娜依坐在炉旁边，点燃了支蜡烛，打算织麻。娜依不想打扰主人们过节。

“娜依，你最好还是灭了灶火，熄了蜡烛，到我们这儿来好吗？真是活见鬼！客厅里这么宽敞，还担心挤不下一个人吗？”他踱到过道里叫道。

“但是，先生，你现在有客人呀。”



“你哪个地方不如他们？他们跟你一样，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

葛朗台又回到庭长身旁，问道：“府上的收成卖掉了吗？”

“没有，说实话，我存心不卖。现在酒价尽管不错，但是放上两年，价格还会比现在更高。你知道的，地主们全部都发誓要推行按质议价。今年，比利时人没法再占我们的便宜了。他们这一次不买，哼！下一次还得来买。”

“对，但是我们要齐心。”葛朗台的语气，反而叫庭长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会和他们暗中谈判吗？”克罗旭心里猜测着。

这时候，一声门锤宣告德·戈朗森一家三口一起驾到，葛朗台太太和克罗旭神父刚开了头的话题就此中断。

德·戈朗森太太是那种十分矮小，但是热情的女人，皮肤白里透红，她过着修道院式的外省生活，律身严谨，尽管已四十岁左右，但是依旧保养得很好。这样的女人就像是暮春时节迟开的玫瑰，花瓣之间透出一股说不出的凉气，香味清淡。她的穿戴特别讲究，衣服都是巴黎最新款式，索漠城里的时装都以她为风向标，她还常常在家里举行晚会。

她的丈夫以前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当中受了重伤，所以退伍回家。尽管他对葛朗台着实看重，不过始终不失豪爽的军人本色。

“你好啊，葛朗台。”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葡萄园主伸过手去，并且端起架子，他一直以这种姿态来显示自己比克罗旭叔侄优越。

“小姐，”他招呼过葛朗台太太以后，又接着对欧也妮说，“你



一直这么美丽娴静，我简直想不出还能祝你得到什么美德。”说完，他从仆人的手中接过一只小礼盒，把它送给欧也妮，盒子里装的是一棵好望角的石南花，是最近才托人带到欧洲来的，极其罕见。

戈朗森太太亲热地吻了一下欧也妮，抓着她的手，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让阿道尔夫把它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来到了欧也妮的跟前，亲了一下她的脸颊，献上一只纹章考究的镀金针线盒，上面还刻着哥特体的两个字母E.G，代表欧也妮·葛朗台的名字。

盒子看起来做工精细，实际上是件十足的赝品。阿道尔夫苍白、娇弱，举止非常文雅，外表看上去有点羞怯。他现在在巴黎学习法律，除了膳宿以外，刚刚花掉了上万法郎。

欧也妮把针线盒打开，不禁惊喜万分，那是一种让姑娘害羞脸红、高兴得止不住全身哆嗦的快乐。她回头看看父亲，似乎在问，能不能够收下这份厚礼。葛朗台先生说了一句：“收下吧，孩子！”那语气足够让一个演员顿时成为名角。克罗旭叔侄三人看见欧也妮那么高兴，用一种兴奋的目光看着阿道尔夫·德·戈朗森，似乎得到无价之宝一样，不由得瞠目结舌。德·戈朗森先生给葛朗台抓了一撮鼻烟，他自己也捏了一点塞进鼻孔，掸了一下落在蓝色上衣扣眼旁边的荣誉勋章绶带上的烟末，接着抬眼瞧了一眼克罗旭叔侄，那表情似乎在说：“嘿！看我的功夫！”

戈朗森太太对着插在蓝花瓶里面克罗旭叔侄带来的鲜花好好打量了一番，装作专门寻找克罗旭他们的礼物一样。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克罗旭神父抛开围坐在炉火前面的众人，和葛朗台直接走到客厅的另



一头离戈朗森夫妇最远的窗子旁边，靠近守财奴的耳朵说：“那几位差不多在把钱往窗外扔。”

“那有什么？反正是扔进我的地窖。”葡萄园主答道。

“就算你给女儿打一把金剪刀也打得起。”神父说道。

“我给她的东西可比金剪刀还要珍贵。”葛朗台说。

“我的宝贝侄子简直是笨死了！”神父看着庭长，心里这样想。只见庭长头发蓬乱，让猪肝色的脸更加难看，他想：“他难道想不出点讨人喜欢的主意吗？”

“葛朗台太太，我们玩牌吧。”德·戈朗森太太说道。

“今天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足够开两桌呢……”

“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大家都玩摸彩的游戏吧，”葛朗台老爹说道，“让这两个孩子也高兴一下。”老箍桶匠从不参加什么赌局，他说的两个孩子指的是自己的女儿以及阿道尔夫。

“来，娜依，赶快把桌子摆上。”

“我们来帮你，娜依小姐。”德·戈朗森太太饶有兴致地说。她获得了欧也妮小姐的欢心，自然高兴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财主的独生女对德·戈朗森太太说道，“我也从没有收到这么华贵、漂亮的礼物。”

“这是阿道尔夫从巴黎带回来的礼物，而且还是他亲手挑选的呢。”德·戈朗森太太悄悄地在她耳边说道。

“好，好，你去拉拢人心吧，真是诡计多端的懒婆娘！”庭长心里想着，“总有一天你有官司会落到我的手里，你也好，或者你丈夫也好，你们肯定没有好下场。”



公证人坐在一边，泰然自若地望着神父，心里想：“德·戈朗森一家只是瞎折腾。我的家产，包括我兄弟的，以及我侄子的，加在一起有百十来万。戈朗森的家财不管怎样也不到一半。他们也有女儿需要出嫁，喜欢送什么礼就送吧。但是欧也妮小姐和他们的礼物，最后都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八点半的时候，两张牌桌已经摆好了。美丽的德·戈朗森太太终于把儿子安排到欧也妮的身边。此时登场的人外表很平静，实际上都一心盯着钱。人人手中拿着标有号码的花纸板以及蓝色玻璃色子，似乎都在听老公证人说笑话——他每抽一个号总是要说句玩笑——事实上却都在打着葛朗台的几百万家当的主意。

老箍桶匠对踌躇满志的德·戈朗森仔细打量一番，望着他太太时尚的打扮，望着银行家威武的面孔，又望着阿道尔夫，再望望庭长、神父以及公证人，心中总算明白：“他们都是为了我的钱才来的，为了我的女儿他们来这儿耗着，咳！我的女儿才不会嫁给他们呢。但我可以利用他们来钓更大的鱼！”

在那间只点了两支蜡烛的昏暗的旧客厅里面，这群人竟然笑声不断。娜依织麻的纺车吱吱呀呀，就好像是在给笑声伴奏。但是这中间只有欧也妮跟她母亲的笑才算是由衷的，小人物的心胸都在关心具体的利益。年轻的姑娘在友好的氛围当中，无法分辨那些奉承、恭维都只是圈套，她就像是被人下了高价赌注的目标，和枪口下面的小鸟没有太大区别。这一切，使这一幕闹剧显得更加滑稽可笑。这原本是各时各地都在上演的闹剧，只是在这里上演得最露骨而已。葛朗台利用两家人的假殷勤来谋取巨利，他的意志统治全剧，并且点明主题。他



不就是现代人所相信的唯一的上帝——法力无边的金钱——而且是独一无二 的体现吗？

人性的温情在这里只是次要地位，它只能够感动娜依、欧也妮以及她母亲这三颗纯洁的心灵。她们如此天真，如此无知！欧也妮跟她母亲压根儿不知道葛朗台有多么大的产业，她们判断事物只是凭自己少得可怜的经验，不看重金钱，也不看轻金钱，她们已经习惯了手头没钱。她们的感情，虽然无形中受到伤害，却依然非常强烈，她们生存的这一点奥秘使她们与这群唯利是图的小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的处境多么不可思议呀！所有的快乐都来自蒙昧。

葛朗台太太居然中了 16 个铜板的大彩，这真的是破天荒的大彩，娜依看着太太把这一大笔彩金装进口袋，打心眼儿里替女主人感到高兴。这时候，大门口突然传来铁锤敲击门的声音，呼的一声巨响把女士们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样的敲门方式肯定不是本地人。”公证人说。

“怎么可以这样敲门啊？”娜依说，“难道是想把门砸烂吗？”

“是哪一个混账东西！”葛朗台吼道。

娜依拿起两支蜡烛中的一支，走出去开门，葛朗台跟她一起去。

“葛朗台，葛朗台！”他的妻子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赌桌上的人全部面面相觑。

“我们一块儿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德·戈朗森先生说道，“这样敲门像是不怀好意。”

德·戈朗森先生隐隐约约地瞥见一个年轻男人，后边跟着驿站的脚夫，手里提着两个大行李箱，拖着一些铺盖走进大门。这时候葛朗



台却忽然转身，对太太说：“你们自己玩你们的，太太，我来招待客人。”

说完之后，他就从外边关上客厅的门。躁动的客人全部都回到原位，但是并没有继续玩下去。

“那是索漠城里的人吗？”德·戈朗森太太询问她的丈夫。

“不是，是从外地来的。”

“对，一定是巴黎来的。”那个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形状好像荷兰战舰的老怀表，看了一下，说：“真的是！这会儿九点钟。讨厌！交通局的驿车倒是从不误点。”

“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吗？”克罗旭神父问道。

“对，”德·戈朗森先生回答说，“他带来的行李最少有 300 公斤。”

“娜依为什么还没有进来呢？”欧也妮问。

“或许是府上的亲戚吧！”庭长说道。

“我们玩我们的。”葛朗台太太提高嗓门儿，开心地叫道。

“听葛朗台先生说话的语气，我听出来他心里不高兴。可能他不喜欢我们议论他的事情。”

“小姐，”阿道尔夫对坐在他身旁的欧也妮说，“那人肯定是你的堂弟。我在涅切戈先生家的舞会上看见过他，十分英俊的年轻人……”阿道尔夫忽然住口不再说了，这是因为他的母亲踩了他的脚，高声地让他拿出两个铜板下注。她又附在他耳边小声说：“赶快闭嘴，真是大傻瓜！”这时葛朗台走进客厅。大高个娜依并没有跟在他进来，她如脚夫一样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面咚咚地响着。跟在葛朗台后边的，是几分钟之前吸引每个客人注意力的那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就像一只蜗牛跌进蜂窝，又好像是一只孔雀闯进农家低矮的鸡窝。



“到壁炉这里来烤烤火吧。”葛朗台对他说道。

年轻客人在落座之前先向大家十分有礼貌地鞠了一躬。男士们全部都欠身还礼，太太们则点头回应。

“你觉得冷吗，先生？”葛朗台太太问道，“你是从……”

“真是啰唆！”正在读信的老箍桶匠抬起眼睛，把太太的话打断，“让他先休息一下！”

“但是，父亲，客人也许有什么需要呢。”欧也妮说。

“他自己会主动要的。”葡萄园主厉声答道。

这场面只有那位客人觉得意外，其余的人早已经习惯了老头儿的蛮横。但是，客人听见母女俩同老头儿的两次对话，非常不安，不由得站起身，背朝着壁炉，抬起一只脚烘烤鞋底，并且对欧也妮说：“堂姐，谢谢关心，我在图尔吃过晚饭后过来的。”他又望着葛朗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一点儿也不累。”

“您是从巴黎来的吗？”德·戈朗森太太问道。

查理——这位巴黎葛朗台先生儿子的名字——听见有人问他，就拿起那片用一条金链拴在领子上的镜片，夹在右眼前面，望着桌上的东西，又望望桌子周围的人，居然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十分无礼地把眼镜向德·戈朗森太太照了一下，等他看清房间里的一切以后，才答道：“是的，太太。”

他又朝葛朗台太太说：“你们是在玩摸彩吧，伯母，请你们接着玩吧，那么有意思的游戏，不玩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猜出他就是那个堂兄弟。”德·戈朗森太太一边说，一边向巴黎客人抛去一串媚眼。

“47，”老神父失声叫道，“记分呀，德·戈朗森太太，这不是您的号码吗？”

德·戈朗森先生把色子放到太太的纸板上。德·戈朗森太太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牵住了心思，一会儿望着巴黎新来的客人，一会儿又望望欧也妮，竟然忘了摸彩。年轻的姑娘时不时地瞟自己的堂弟一眼，银行家太太从她的目光当中觉察出一种“兴趣”，那是一种越来越惊奇的表情。

第二章

查理·葛朗台先生是一个 22 岁的漂亮年轻人，和那些老实的外省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贵族风度惹得他们厌恶，这倒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却还需要对他的言谈举止研究一下，以便取笑。关于这一点，要做一些说明。22 岁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幼稚，免不了带些孩子气。100 个人当中，或许有 99 个都会像查理·葛朗台那样行事。前几天，他的父亲让他到索漠城的伯父那儿去生活几个月的时间。巴黎的葛朗台先生或许是想起了欧也妮小姐。查理生平第一次到外省，他准备到外省来展示一下时尚青年的“帅气”，凭着自己的阔绰让县城里的人觉得自惭形秽，进而在当地别具一格，加入巴黎生活的新鲜。一些漂亮的小伙子，有时候故意不修边幅以彰显潇洒，查理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他在索漠比在巴黎花去更多的时间去修饰自己，在衣着方面也更加别出心裁。

查理带来了巴黎最流行的猎装、最奢华的猎枪、最精致的长刀以及最华贵的刀鞘；也带来了一些做工精细至极的背心：金壳虫色的，金光闪闪的，镶水钻的，云纹缎的，叠襟的，叉领的，直领的，翻领的，灰的，白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而且全副金纽扣的；还带来了时下



最流行的各种硬领和领带，名牌布伊松的两套服装以及面料特别柔软的内衣。另外还包括一个玲珑剔透的小文具盒。那是最美丽的女人——至少他认为是——一位叫作安奈特的阔太太送给他的。她现在正跟随丈夫在苏格兰旅游，相当郁闷。但为了消除某些嫌疑，她不得不暂时牺牲个人的幸福，好在他随身携带了极其漂亮的信笺，能够每隔半个月就给她写一封信。一句话，巴黎浮华生活的所有装束，凡是能带的他尽可能都带全了：从一开始决斗使用的马鞭到结束决斗用的精工细做的手枪，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出门打天下的所有家伙，他一样也不少。父亲叮嘱他，一个人出门，必须得节俭，所以他来的时候就租了一辆轿式的驿车。对此，他心里还非常庆幸，因为这样一来，那辆特地定做的轻便舒服的旅行马车，便不至于在这次旅行当中弄坏——那辆车他打算在明年6月份到巴登温泉去跟自己的心上人——那位高贵的安奈特太太约会用的。

查理期望在伯父家见到上百名客人，到伯父的森林里去打猎，在伯父家过一阵庄园主的生活。他来到索漠城打听葛朗台，只是希望打听去弗洛瓦丰要怎么走，根本没想到伯父就住在城里。当他得知伯父就住在城里的时候，他觉得伯父住的一定是高堂大院。第一次到伯父家，总是要体面些才行，不管住在索漠城或弗洛瓦丰，衣着方面一定要讲究，因此他的旅行装束非常引人注目，用那时候形容一个人或一件东西美到极点的俗话说，简直帅呆了。在图尔，他让理发师将他那满头漂亮的栗色头发重新烫过，他还换了一件衬衣，系上了一条黑缎领带，另外再配上圆边的硬领，把他那一张甜蜜的小白脸衬托得更加讨人喜爱。一件只系住一半纽扣的旅行外套体现出细腰，露出里边高



领羊绒背心。羊绒背心里边还有一件白背心，怀表随意地揣在口袋里，很短的金表链拴牢在一个扣眼上边。灰裤子的扣子开在裤腰两边，边缝用黑丝线绣出图案，更加显现出款式新颖。他风度翩翩地舞动着手杖，刻花的金手柄一点没有减少灰色手套的时尚气质。最后，他那顶便帽更是雅致上乘。

只有巴黎人，并且是只有上流社会的巴黎人才会打扮得这么繁缛而又得体，把种种复杂而没有一点意义的服饰与点缀搭配得情调十足。再加上他那无所畏惧的气派，真的有一种坐拥美人、腰携手枪、身怀绝技百发百中的帅气魅力。

现在，你如果想真正了解索漠人和巴黎青年彼此之间的差异，只需要看看这位仪表堂堂的不速之客，在葛朗台家里灰暗无光、缺乏生气的客厅里面，构成家庭环境的这些人当中，映射出多么强烈的光芒，你就能一下想象出克罗旭叔侄的样子。三个人都吸鼻烟，而且又淌鼻涕，黄里带红的衣领还打皱，褪色的衬衫胸饰上面沾满了小黑点，软绵绵的领带系上以后就歪歪扭扭得好像是根绳子。他们有无数的内衣，但是每件衬衣每年总是只换洗两次，其余的时候它们都被压在柜子里面，任凭岁月留下发旧、发灰的痕迹。在他们身上，邋遢和衰老相得益彰。他们的脸孔和旧衣裳一样无精打采，和他们的裤子一样皱皱巴巴，显得憔悴而干瘪，像存心扮鬼脸似的不堪入目。

其余的人也都是这副模样，外省人的装扮都没什么差别，他们不在乎穿衣打扮，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只在乎一双手套花多少钱。和克罗旭叔侄的不修边幅相一致，戈朗森派和克罗旭派都讨厌时装，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见解才算是完全统一。巴黎客人拿起来鼻镜



片，仔细打量客厅里的奇异摆设，仔细观察楼板梁木架的花色、护墙板的调子，换言之，是在观察护壁板上数量多得差不多可以当作《日
用百科全书》以及《政府公报》的标点的苍蝇屎。此时，坐在牌桌前
面的赌客也在好奇地打量着他，那表情好像是在观察一头长颈鹿。戈
朗森父子虽然见识过不少时髦人物，但是此刻也和牌桌上的其他人一
样惊诧不已，或许是因为受到在场的人情绪的安装，或许是以此表示
同意众人的反应，他们含讥带讽地对别人挤眉弄眼，像在说：“你们
看一看，巴黎人就是这副德性。”

大家随心所欲地端详查理，而不必担心得罪主人。葛朗台早已经
拿走牌桌上仅有的一根蜡烛，到旁边去专注看信，顾不得招待客人，
更顾不得他们的兴致。欧也妮从来没有见过衣着和风度如此完美的男
子，觉得堂弟是从天使队里面一不小心跌入尘世的。她嗅到了从堂弟
卷曲、油光锃亮的头发当中飘出的一股幽香，心里非常高兴。她特别
想去摸一下那副漂亮好看的皮手套，她喜欢查理的小手、肤色，以及
柔和清秀的五官。

可怜的欧也妮，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什么世面，每天忙于替父亲缝
袜子、补衣衫，她的人生就在这些油腻的废品堆里，守着前面一个钟
头见不到一个行人的冷清街道悄然流逝了。如果说上面的描述，大致
概括了这一位倜傥青年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那么，见到这样一位堂
弟，她的心里一定洋溢着妙不可言的愉悦而心潮澎湃，就如同一个青
年男人看到英国纪念册上威斯托尔笔下奇幻的仕女形象，经过芬登刀
法娴熟的雕刻复制，个个栩栩如生，怎么能不动心呢？让人生怕往羊
皮封面上吹一口气，就会把那些天仙般的仕女吹走似的。



查理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条手帕，是现在正在苏格兰旅行的那一位阔太太亲手绣制的。为绣成这一件漂亮的作品，她为心上人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她为了自己的爱情，一针一线，精心绣成。欧也妮望着堂弟，想看他是不是当真舍得拿来用。查理的风度，一举一动，拿夹鼻镜片的架势，故意地放肆，还有对欧也妮刚才爱不释手的针线匣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显然他认为那只盒子是一个不值钱的、俗不可耐的物件。总而言之，凡是令克罗旭跟戈朗森们极度反感的一切，她都喜欢得不得了，以至于当夜上床以后，她依旧浮想联翩。三亲六故中居然有这么一位令人心动的美男子，这让她兴奋得无法入眠。

摸彩玩得特别慢，很快就停止了。大高个儿娜依来到客厅，高声说道：“太太，一会儿给我被褥，我要去给客人铺床。”

葛朗台太太赶快起身跟娜依走了。戈朗森太太轻声说道：“我们把钱收起来吧，不玩了。”于是大家拿了各自押在缺角旧碟子里的两个当赌注的铜板，一齐走到壁炉前聊了一会儿。

“你们不继续玩了？”葛朗台问道，照旧看他的信。

“我们不玩了，不玩了。”戈朗森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坐到查理身旁。

欧也妮像一般初次心动的少女那样，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从客厅离开，给她母亲以及娜依帮忙去了。如果这时恰逢一位高明的忏悔师，她肯定会承认自己不仅没有想到母亲，而且也没有想到娜依，仅仅只是心神不宁地想去看看为堂弟准备的卧室。她需要为堂弟做些什么，送几样东西进去，尽量考虑细致，使那一间卧室既舒适又干净。她觉得只有自己才了解堂弟的爱好和心思。



果然，她非常及时地向以为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母亲和娜依证明：所有一切都得重新收拾。她吩咐娜依去拿一些炭火，用暖床炉来暖一下被褥。她亲自给旧桌子铺上桌布，还嘱咐娜依每天都要换洗。她说服母亲，一定把壁炉里的火烧旺，她还自作主张，让娜依去抱一大堆木柴上来，然后堆放在走廊，吩咐她不要告诉父亲。最后，她还把已故的德·拉倍特里埃先生的一只旧的漆盘子，盘子里面还有一只六角形的水晶杯、一把已经剥蚀鎏金的小羹匙和一个刻着爱神形象的玻璃古壶，都小心翼翼地放在堂弟卧室的壁炉架上。她在这一刻涌上心头的主意如此之多，超过她有生以来所有主意的总和。

“妈妈，”她说道，“堂弟肯定受不了蜡油的味道。我们去买白蜡烛吧。”说完，她像小鸟似的跑开，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出一枚五法郎的金币——这是她这一个月零花钱。

“娜依，这个给你，”她说，“马上去买。”

“老爷会答应吗？”葛朗台太太看到女儿手里拿着一个细瓷糖壶，那是老葛朗台从弗洛瓦丰庄园带回来的，吓得她连忙大声阻止，“更何况哪儿有糖啊？你简直是疯了。”

“妈妈，娜依会去买糖的，反正她需要去买白蜡烛。”

“那么你父亲呢？怎么向他交代？”

“他的侄儿连一杯糖水都不能喝，像什么话？再说父亲不会注意的。”

“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父亲的眼睛。”葛朗台太太摇头叹息。

娜依这时候犹豫了，她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脾气。

“赶快去吧，娜依，记住今天是我的生日！”



娜依是第一次听到小姐开玩笑，忍不住放声大笑，按照她的吩咐去了。就在欧也妮和她的母亲想尽办法把葛朗台指定给侄儿住的那一间卧房收拾得尽可能漂亮的时候，查理已经成为德·戈朗森太太大献殷勤、百般挑逗的对象。

“你真是有胆量，先生，”她说，“竟然丢下巴黎的快乐生活，到索漠来过冬。但是，如果你不认为我太难以相处的话，这儿倒也还有能够消磨时光的地方。”

然后她向查理抛去一个十足的外省式的媚眼。在外省，女人们习惯于过分矜持、过分严谨，于是这样的眼神便越发露骨，她们的眼光中不自觉流露出一种所有娱乐都好像偷盗或有罪过的僧侣所特有的道貌岸然的神情。查理在这间客厅里浑身不自在。他幻想着伯父住的是宽敞的庄园，过的是豪华的生活，但是这间客厅与他的想象实在相去甚远。等到他仔细观察过德·戈朗森太太之后，终于发现她身上还有一点儿巴黎女子的气息。德·戈朗森太太的话里面有一种调情的味道，于是他客气地同她接上话茬儿，很自然地攀谈起来。说着说着，戈朗森太太压低了声音，以便声音和她谈话的内容协调一致。她跟查理都需要密谈一下。因此，在调情闲扯和正经交谈了一番之后，能干的银行家太太趁别人专注于谈论现在索漠人最关心的酒市行情之际，确信别人不会听见她的谈话，于是就轻声对查理说道：“先生，倘若你赏光到我家来，我丈夫肯定跟我一样高兴。在索漠城里唯有在我家里才能遇见商界巨头和贵族子弟。商界跟贵族圈子我们都有交往，他们也只喜欢在我家相会，因为玩得高兴。我骄傲地说一句：我丈夫在商界以及贵族圈子里都受到敬重。因此，我们肯定能让你在索漠小住期间



生活得很快乐。假如你整天待在葛朗台先生家里面，哎哟，你肯定会无聊透顶的呀！你的伯父是一个守财奴，仅仅只在乎他的葡萄秧；你的伯母是一个头脑糊涂的老太婆，除了上帝什么事情都搞不清；而你的堂姐是一个小傻丫头，没有受过教育，愚蠢至极，也没有多少陪嫁，天天在家缝缝补补。”

“这个女人很不错。”查理这样想着，就和德·戈朗森太太逢场作戏地应酬起来。

“依我看，太太，你要独霸这位先生了！”又高又胖的银行家一边笑着一边说道。

公证人跟庭长听到这句调侃，也凑趣说了几句刻薄的俏皮话。唯有神父神情诡异地看着他们，然后捏了一撮鼻烟，又把烟壶推让给在座的所有人，说了一句概括大家想法的话：“除了德·戈朗森太太之外，还有谁可以在索漠城给这位先生当向导呢？”

“啊！瞧你这话说的，神父大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德·戈朗森先生问道。

“先生，我这话对于你，对于你的太太，对索漠城还有对这位先生都是一片好心。”狡猾的老头儿说完，回头望了查理一眼。

克罗旭神父假装没有注意查理和德·戈朗森太太在说悄悄话，事实上早把所有的状况都看清楚了。

“先生，”阿道尔夫最后装作很随意的态度，对查理说道，“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在涅切戈男爵家的一次舞会上，我曾经有幸和你见过面……”

“啊，是的，先生，没错。”查理答道。他很惊诧地发现每个人



都似乎在讨好他。

“他是你的儿子吗？”他问德·戈朗森太太。

神父神情诡异地看了她一眼。

“是，先生。”她答道。

“这么说你很年轻就去巴黎了？”查理问阿道尔夫。

“那有什么办法，先生，”神父说，“他们已经断了奶，我们就得打发他们到首都看花花世界了。”

德·戈朗森太太别有深意地望着神父，似乎是在询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父继续说：“只有到外省来，才可以遇到像德·戈朗森太太这样三十好几的女子，儿子都快从大学法律系毕业了，她却依然像花儿那样娇嫩。夫人，以前你的舞姿名震一方，惹得大家翘首以待的情景，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神父转过身对他的女对头说：“你红极一时的盛况就像在昨天……”

“哼，这个老糊涂！”德·戈朗森太太想道，“莫非他已猜出了我的心思？”

“看来我在索漠城一定会大出风头的。”查理一边解开上衣纽扣，一边想道。他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尽力模仿尚特雷塑的拜伦雕像的那种气派。

葛朗台老爹没有理会大家，或者应当说，他专心致志看信的样子，逃不过公证人以及庭长的眼睛，他们从老头儿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当中，努力猜测信的内容，正好这时候烛光把他的面孔映衬得分外清晰。老头儿的神情，已经无法保持以往的镇静。像下边这样一封悲惨的信，



他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神情，谁都能够想到：

哥哥，我们分别已快23年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你来贺我新婚，之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分了手。自然，我那时也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需要靠你来独立支撑家业，为了它的兴旺，你曾经乐此不疲。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离开人世。以我以前的荣誉，我不愿意在破产之后还苟且偷生。我曾经在黑暗的边缘抗争到最后，希望能挽回败局。我的经纪人洛甘和公证人苏歇同时破产，把我的退路完全断绝，这使得我身无分文。我欠了400万法郎的债务，却只能还100万。因为今年你们的收成既多又好，让市价惨跌，我库存的酒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三天以后，巴黎的每个人都将咒骂：“葛朗台先生竟然是个骗子！”我一生清白，却死得这么声名狼藉。我害了我的儿子，把他的姓氏玷污了，又耗费了他母亲的那一份财产。到现在他还不知道真相。我疼爱这个孩子，我们分别时依依不舍。幸好他不知道内情，这一次诀别是我最后一次动情。之后他会仇恨我吗？哥哥，我的哥哥啊，儿女的诅咒是最可怕的，他们可以求得我们的宽恕，我们却无法挽回他们的诅咒。葛朗台，你是我的亲哥哥，你应当帮助我，阻止查理对着我的坟墓吐出恶毒的咒语！哥哥，就算我真的用鲜血和眼泪写这一封绝笔信，我在这封信当中也不会倾注更多的痛苦，因为我能够清苦，能够流血，能够死，但也不会比此刻更难受。我现在只觉得痛苦，明明知道是死，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查理只有靠你来做他的父亲了！他母亲那边没有一个亲人，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候我为什么不屈服于社会的偏见呢？我为何要屈从爱情的指引呢？我为何要娶一个贵族



的私生女呢？查理从此之后就成了孤儿了。真是可怜的孩子啊！请听我说，葛朗台，我向你求助并不是为我自己，何况你的家产也许不足以应付 300 万法郎的债务，我求你是为了我们的儿子！你知道的，哥哥，我合上双手求天保佑的那时候，我想到了你。在临死前，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不管怎样，想到你就要成为他的父亲，我面对枪口也可以完全安心了。查理十分爱我，我对他也十分钟爱，从来不委屈他，他不会诅咒我的。并且，你看一看吧，他性情十分温顺，就像他母亲，他肯定不会令你失望的。可怜的孩子！他过惯了富贵的生活，你我小时候吃穿无着的苦处，他完全没有尝过……现在他一无所有，还变成了孤儿。是的，他的朋友都会抛弃他，但是他的耻辱是我造成的。啊！我真是恨不能一拳把他打上天去，把他送到他母亲的身旁。我真是疯了！言归正传，我自己命苦，他也命苦。我把他送到你身旁，你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我的死讯以及他面临的处境告诉他。我恳求你做他的父亲，不要忽然使他失去悠闲的生活，那样他会活不下去的，我跪下来求他放弃他母亲的遗产，不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来和我对立。但是我这种恳求纯属多余，他十分傲气，他肯定懂得不该同我的债权人站在一块儿。劝他在有效的时间内放弃继承我的遗产，让他明白我给他造成的处境多么困难。假如他对我的孝心不变，那么替我转告他，前面的路并没有堵死。我们当初都是靠劳动脱离贫穷的，只要愿意干，他也能够挣回被我败光的家产。

假如他愿意听从我的忠告，为了他我真想从坟墓里爬出来对他说，他应该远走高飞，到印度去！大哥，查理是一个正直而且勇敢的青年，你给他一批出口货让他经营，他死也不会赖掉你的资助，你一定要借



给他，葛朗台！否则你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啊！如果我的孩子得不到你的帮助和爱惜，那么我就会永远祈求上帝惩罚你的狠心。假如我有办法保住一点财产，我本应当在他母亲的财产当中留一笔钱给他，但是我上个月的支出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余款。孩子前途未卜，我真的是死不瞑目啊！我多想握住你的手，亲耳听见你仁慈的允诺，来温暖一下我的心。可是来不及了。就在查理赶路的时候，我需要把资产负债表写明，我要用一种商务的规矩证明破产过程中，没有差错，也没有徇私舞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查理。永别了，哥哥。愿你由于接受我托付给你的监护权，善待我的儿子而得到上帝永远的赐福，我想你肯定会慷慨接受，愿上帝为此赐福于你。在我们早晚都会去——现今我已身临其境的阴间，将永远会有一个为你祈祷的声音。

维克多-安日-纪尧姆·葛朗台

“你们是在聊天吗？”葛朗台说道，并且把信照原来的折痕叠好，把它放进了坎肩口袋里。他谦卑怯弱地看看侄儿，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激动和想法。

“烤烤火，现在暖和过来了吧？”他对侄儿说道。

“特别舒服，我亲爱的伯父。”

“哎！女人们呢？”葛朗台已经忘记自己的侄儿就要住到他家，问道。这时候，欧也妮跟葛朗台太太走进客厅。

“楼上都整理好了吗？”老头儿恢复了平静之后问她们。

“整理好了，父亲。”

“那么好吧，查理，你要是感到累了，那么就让娜依带你上楼去



休息。圣母啊，那不是什花团锦簇的客房！谅解我们这些种葡萄的穷人，全部都被捐税刮光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葛朗台，”银行家说道，“你和你的侄子肯定有话要说，祝你们晚安。我们明天再见。”

一听到这话，大家都纷纷起身告辞，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身份，向葛朗台行告别礼。老公证人到门口取回他带来的灯笼，点亮之后，建议先送德·戈朗森一家回府。德·戈朗森太太没有预料到中途会出现意外，这么早就要动身回家了，家里的仆人并没有来接。

“太太，不知您可否赏脸，让我扶着您走？”克罗旭神父走上前去，对德·戈朗森太太说道。

“谢谢您，神父先生。我儿子会照顾我。”她冷淡地回答。

“和我在一起，不会让太太的名誉受损的。”神父说。

“那么就让克罗旭先生扶您一把吧。”德·戈朗森先生插口道。

神父扶着美丽的太太，故意很轻快地迈着步子，抢先几步来到这一队人的前面。

“那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太太，你觉得呢？”他把她的胳膊抓紧了说，“割完葡萄之后，筐就没什么用了。事情吹了，欧也妮迟早要嫁给那个巴黎人。除非他早就已经爱上了哪个巴黎女子，不然你儿子阿道尔夫眼前遇见的情敌不太好对付啊……”

“别说了，神父先生。很快他就会发现欧也妮是一个傻丫头，并且长得也不灵秀。你有没有仔细打量过她？今儿晚上，她的脸色黄得像一个木瓜。”

“或许你已经提醒过她堂弟注意了吧？”



“用不着虚情假意……”

“太太，今后你就总是挨着欧也妮坐，不需要您多费口舌，他自己心里就会进行比较……”

“起码，他已经答应后天到我们家吃饭了。”

“啊！假如你想的话……”

“想什么，神父先生？您是说要教我学坏？我已经清清白白活了39年，该不会现在再糟蹋我自己的名声吧，就算送我一个莫卧儿大帝国，我也不会作践我自己。你我都已经这个岁数了，说话应该懂得分寸。尽管你是上帝的仆人，事实上却一肚子的坏水儿。呸！你的这些东西简直就像《福布拉》里的货色一样。”

“您看过《福布拉》那本书了？”

“没有，神父，我指的是《危险的关系》。”

“啊！这本书可是正经多了，”神父笑道，“但是你把我说得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居心叵测！我只是想劝你……”

“你还说你不是在我出馊主意吗？事情还不清楚吗？假如那个年轻人，用你的话来说，人很好，这我赞同，假如他追求我，他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堂姐。在巴黎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好心的母亲，为了儿女的幸福以及财产，会不惜来这一手，但是咱们是在外省呀，神父先生。”

“对，太太。”

“所以，”她继续说，“就算有一亿法郎家财，我也不想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阿道尔夫也不想……”

“太太，我从来没有提过有一亿法郎的家财。诱惑来的时候，恐



怕我们都无法抵挡。就我而言，一个清白的女人，只要无伤大雅，偶尔调调情是无所谓的，这也算是交际圈里女人的任务……”

“你真的这么想啊？”

“太太，莫非我们不应该相互亲近吗？对不起，我想要擤擤鼻子——我不欺骗你，太太，他把夹鼻镜片拿起来看你的那副样子，比起看我的时候要显得友好得多，这我明白，他爱美胜过敬老……”

“很明显，”庭长在后边用他那粗硬而且高亢的声音说道，“巴黎的葛朗台打发自己的儿子来索漠，肯定抱有联姻的打算……”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堂弟也不应该来得这么突然啊！”公证人搭腔。

“这不能说明什么，”德·戈朗森先生说道，“那家伙一直喜欢神秘莫测。”

“德·戈朗森，亲爱的，我请那个小伙子来我们家吃饭了。你再去邀请拉索尼埃夫妇跟德·奥杜瓦夫妇，自然，还有漂亮的奥杜瓦小姐，但愿她那天打扮得好看一些！她母亲满心妒忌，因此总是把她打扮成那副样子！”一边说着，她一边停下脚步，朝着克罗旭叔侄说，“也请各位届时大驾光临。”

“好了，你们到家了，太太。”公证人说道。

三位克罗旭和三位戈朗森告别之后，转身回到家。回来的路上他们充分施展外省人擅长的分析才能，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每一个方面仔细研究。这件事改变了克罗旭派以及戈朗森派每个人的立场。他们都是很有头脑、精于算计的人，他们都觉得现在有必要暂时联手一起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他们难道不应当行动一致，阻止欧也妮爱上



她的堂弟，不允许查理迷上堂姐吗？他们需要不断地使用含沙射影的坏话、花言巧语的诬蔑、面子上恭维的诋毁以及故作天真的诽谤来围攻那个巴黎人，以便让他走进圈套。那个巴黎人能不能分辨出这些蒙蔽手段，不上他们的当呢？

当葛朗台家的客厅里仅仅只剩下四个骨肉至亲的时候，葛朗台先生对他的侄儿说道：“应该休息了。太晚了，让你匆匆忙忙到这里来的事情不能谈了，明天我们找个充裕的时间再说。在这儿八点钟吃早饭。中饭的时候吃点水果和面包，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饭在五点钟的时候，跟巴黎人是一样的。这是一日三餐的安排。假如你想到城里城外去玩儿的话，你可以尽管去，但是我很忙，所以没时间陪你。你或许到处能听见人们谈论我有钱，葛朗台先生这样的，葛朗台先生那样的，那么就随他们说去，闲言碎语损伤不了我的名誉。可是，事实上我没有钱，我这个岁数还像小伙计一样苦干，所有的家当只是一副蹩脚的刨子以及一双干活的手。你不久可能自己会明白，流着汗去挣钱是多么辛苦。娜依，把蜡烛拿过来。”

“侄儿，我想你需要用的东西，她们都已经在房间里准备好了，”葛朗台太太说道，“如果缺少什么，尽管找娜依。”

“不需要了，亲爱的伯母，我想，要用的东西我都带全了。祝福您以及我的堂姐晚安。”

查理从娜依手里接过一支点燃着的白蜡烛。这支蜡烛是来自安茹的东西，由于在店里存放的时间久了，所以颜色已经发黄，和蜡油做的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根本不会想到家里居然会有白蜡烛的葛朗台，一时没有注意到这件奢侈品。



“我在前面给你带路。”葛朗台说道。

通常应该从大门里边的环洞当中出去，这一次葛朗台却郑重地走堂屋跟厨房中间的过道上楼。楼梯一边的过道装着一扇外面镶有椭圆形玻璃的门，阻挡住了沿着过道往里钻的冷风。可是，到了寒冬，尽管客厅的门上全部都钉了保暖的棉垫，寒风刮来依旧冰冷刺骨，客厅里难以保持舒适的温度。娜依走过去门紧大门，把客厅关好，从牲畜棚里面放出狼狗。那畜生很凶猛，只认识娜依一人。它跟娜依都来自荒野，彼此之间倒很相投。当查理看见楼梯间四壁布满烟熏的泛黄的痕迹，楼梯扶手上面蛀洞斑斑，楼梯也被他的伯父踩得摇摇晃晃的时候，他的美梦全部破灭了。他几乎以为自己走进了鸡笼，不由得带着满腹惊疑，回头望了望伯母和堂姐。她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座楼梯，不明白他诧异的原因，还以为他在亲切示意，因此也亲切地朝他微笑，这回应让他更加蒙了。

“父亲为什么送我来到这里来？这是什么鬼地方呀？”他心想着。到了楼上，他注意到三扇被漆成赭红色的房门，而且没有门框，就那样直接嵌在布满蛛网的墙里面，门上面有用螺丝钉固定在上边的铁条，铁条两端呈火舌的形状，和长长的锁眼两头的花纹一样。刚好对着楼梯的那扇房门，明显是堵死的，门后是厨房上边的那个房间——只可以从葛朗台的卧室进去，那是他办公的密室。整个房间里只有一扇窗户，靠着院子，装有粗壮的铁栅。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个房间，就算是葛朗台太太也不可以。

老头儿好像守护炼丹炉的炼丹师一样独自在里面操劳。在这里，他悄悄地开凿了几处暗柜，藏着那些田契、房契，还有称金币的天平，



清偿所有的债务，开发收据到计算盈亏，这一切全部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完成的。因此一般生意人永远看见葛朗台样样都有准备，认为他有神灵保佑一般。当娜依的鼾声震颤楼板的时候，当护院的狼狗哈欠连天的时候，当葛朗台母女都已经睡熟的时候，老箍桶匠就会来到这里抚摩、玩弄他的黄金。他把那些金子搂在自己的怀里，装进那些桶里，然后箍严封死。房屋四壁十分厚实，护窗板也密不透风。他一个人掌管这一间密室的钥匙。听说他整夜在这儿研究图样，上边连每一棵果树的位置都标明得一清二楚，他核算他的资产，误差不超出一根葡萄秧或者是一捆柴。

欧也妮的房门和这扇堵死的门刚好对着。楼梯的尽头就是老两口住的套间，占了整个前楼。葛朗台太太有一个房间跟欧也妮的房间连着，之间隔一扇玻璃门。葛朗台和太太有各自的房间，用板壁隔断，而他神秘的工作室跟卧室中间则隔着一堵厚墙。

葛朗台老爹把自己的侄儿安置在三楼，那一间高高的顶楼恰好在他的卧室上边，这样，侄儿在房间里走动，他就可以听得真真切切。

欧也妮跟母亲走到楼道当中，接吻互相道着晚安，她们又和查理告别，接着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欧也妮嘴上显得很平淡，但她的心里却充满火热。

“你就在这一间睡吧，侄儿。”葛朗台一面打开房门一面对查理说道，“如果你要出门，必须要先叫娜依，不然的话，狗会毫不客气地把你当作骨头吃掉的。睡一个好觉。晚安！啊！女人们早已经给你生上火了。”正说着，那个大高个娜依手中端着一只暖床炉走了过来。

“瞧，说起了女人们，现在就来了一个！”葛朗台先生叫道。



“你把我侄儿当作临产的女人来呵护吗？把这个暖床炉拿走，娜依！”

“但是，先生，被单发潮呢，何况这位少爷看上去真比姑娘还娇弱呢。”

“好了，既然你一心讨好他，那么就给他暖床吧，”葛朗台说道，拍了一下娜依的肩膀，“但是小心失火。”

说完之后，守财奴唠唠叨叨下楼去了。查理就在行李堆当中呆呆地发愣。他望了望墙上的壁纸，黄底子上边一团团小花，就好像是小酒店里的墙壁那样子的；望望石灰石的有凹槽的壁炉架，单是外表就令人心冷了一大半；漆过清漆的铺着草编坐垫的木椅，看上去似乎不止四只角；没有门的床头柜，里面几乎装得下一个轻骑兵；粗布条编织的脚毯，摆在一张有帐顶的床的前面，满是蛀洞的帐幔摇摇欲坠。他环视了这所有的一切后，又一脸严肃地望着娜依说：

“唉！天啊，这里难道真的是做过索漠的市长、巴黎的葛朗台先生的哥哥的府邸吗？”

“很对，先生，您现在就在一个这么风雅、这么慈祥、这么善良的老爷家里面。我帮您解开行李吗？”

“好啊，为何不呢？我的兵大爷！你没有在国防军的海军中服过役吗？”

“噢！”娜依问道，“国防军的海军是怎么回事？是咸的还是淡的？水上游的吗？”

“给你钥匙，请先帮我把睡衣从这只箱子里面找出来。”

娜依望见一件绿底金花、图案古朴的绸睡衣，诧异得闭不上嘴。



“您穿这个睡觉吗？”她问。

“自然。”

“我的圣母呀！披在圣坛上面做桌布更合适呢。我亲爱的小少爷，您把这件睡衣捐赠给教堂吧，您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否则，您的灵魂就没得救了。噢！您穿上多么高贵，我去叫小姐过来看一下。”

“好了，娜依，别大声叫了！我想要睡觉了，明天再重新整理一下东西。既然你这么喜欢它，那你就拿去拯救你的灵魂吧。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走时会把它留下来，你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娜依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查理，似乎不敢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把那件漂亮的宝贝送给我？”她一面走一面嘟囔，“这位少爷是在说梦话吧。晚安，少爷。”

“我们明天见，娜依。”

“我来这里干什么？父亲又不傻，让我来不会没有目的。”查理睡下之后，在心里想着，“嘘！关于正经事，明天再想。这是哪一个希腊傻瓜的名言？”

“圣母马丽亚！这位亲爱的堂弟多英俊啊！”欧也妮祈祷的时候突然这样想。那一天晚上她没有做完祷告。

葛朗台太太临睡的时候什么想法也没有。她听见壁板当中的门的另一边，视财如命的老头儿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来回踱步。和所有懦弱的女人一样，她早已经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就像海鸥预测雷雨般，她也可以从微妙莫测的任何一点征兆中，预测到葛朗台心中的暴风雨，因此就如她自己形容的，躺下来之后装死。



葛朗台看着里面钉上铁皮的工作室的门，心里想道：“真亏了我兄弟想得到，给我送一个儿子！真的是一份好遗产！我连 100 法郎也不会给他花。对这种来自花花世界的贵公子而言，100 法郎又算什么呢？他掂着夹鼻眼镜望着我的晴雨表的时候的那架势，就像是要放火把它烧掉一样。”

想到那份痛苦的遗嘱将要造成什么后果，葛朗台就心乱如麻，或许比他兄弟更忐忑。

“我真的能得到那件金色的睡衣吗？”娜依一边想一边入睡了，蒙眬中，她好像已经披上了那块圣坛桌布（指的是查理的睡衣），她生平第一次在梦里梦见了花朵，梦到了绫罗绸缎，就像欧也妮有生以来第一次梦见爱情一样。

第三章

在少女们纯洁且单调的生活中，定然有一个奇妙的时刻，阳光会洒满她们的心田，花儿会向她们诉说各种各样的心愿，心的跳动也会把火一样的热情传递到她们的脑海当中，把欲望化为一种隐秘的盼望，那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境界，忧伤而且无邪，甜美而且快乐！孩子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就开始露出笑容。少女在大自然当中产生朦胧的感情，也像是孩子一样，开始露出笑容。如果说光明是人生初恋的对象，那么恋爱不就是心灵的光明吗？欧也妮终于也到了把世界上的东西看清楚的时候了。

外省姑娘早晨起得很早，天刚刚亮欧也妮就起床了，对上帝祷告，然后梳妆打扮，不过今后打扮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含义。她先是把栗壳色的头发梳平，接着细致地把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上面，不准许任何零碎的短发从辫子里面滑出来，整个发型力求对称，衬托出满脸的娇羞和纯洁，头饰的简朴和面部轮廓的单纯彼此映照。她用清水一遍遍地洗手，那双手早已被水浸得通红并且粗糙。她看着自己浑圆的胳膊，暗自猜想堂弟怎么把手保养得又白又软，指甲修得如此好看。她穿上新袜子以及最好看的鞋子。她把束胸从上到下用带子收紧，每



一个扣眼儿都不疏忽。总而言之，她生平第一次渴望自己显得漂亮，第一次体会到穿一件裁剪合适而且惹人注目的新衣服的快乐。

打扮完毕之后，她听见教堂钟响，疑惑怎么只敲了七下。由于想要有充分的时间好好打扮，她确实起得太早了。她不会把一个发卷卷十来遍，也不知道欣赏发卷的效果，她仅仅只是老实地抱着手臂，坐在窗户前面，望着院子、小花园以及花园上边高高的平台。尽管那儿是一派凄凉的景色，也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但是也不乏一种神秘之美，是一种僻静的地方或者荒凉的郊野所特有的美。

厨房旁边有口井，附近围着栏杆，辘轳吊在一个很弯的铁杆上。一株葡萄藤缠着铁杆，这时枝条已经枯萎、变红。藤蔓从那儿蜿蜒着攀延到墙上，沿着房屋，最后一直伸到柴棚。棚下木柴堆放得非常整齐，赛过藏书家书架上面的书籍。院子里面铺的石板路因为很少有人走动，另外加上年深日久，堆积的青苔以及野草看起来发黑。厚实的墙上面披着绿荫，波浪一样地挂着很长的褐色枝条。院子的尽头，八级台阶杂乱地通往花园的入口，高大的植物遮住了幽径，好像十字军时代寡妇们埋葬骑士的古墓淹没在荒草当中。在一片石砌的台基上面有一排腐烂的木栅，其中的一半已经倒了，但是上边依旧缠绕着攀缘的藤萝，纠结在一块儿。

栅门两边，每一侧有一棵瘦小的苹果树，有很多节的枝丫伸展出来。三条平行的小径铺着细沙，在它们中间隔着几个花坛，附近种着黄杨，便于保持水土。花园的那一边，平台的下边，几株菩提树遮挡出一片绿荫来。绿荫的其中一头有几棵杨梅，另外的一头是一棵粗壮的核桃树，树枝一直伸展到箍桶匠藏金的密室的窗户前面。秋高气爽，



卢瓦河畔秋季常见的灿烂阳光，逐渐融化夜间落在院子以及花园的树木、墙垣以及所有如画的景物上的秋霜。

欧也妮对那些向来不感兴趣的景色，突然感受到一种新鲜的乐趣，千余种思想纠结不清地涌了上来，而且随着窗外阳光的扩散而增多，她总感到有一种朦胧的、难以言说的快感穿透了她的神经，好像是一团雾，罩住了她的身体。她的思绪和这奇特的风景融合在一起，和自然界和谐地融成了一片。

当阳光照到墙上的时候，墙缝里面茂密的凤尾草好像花鸽胸前的羽毛，变幻着各种色彩。这在欧也妮看来，仿佛是来自天国的光明，把她的明天照亮了。从此之后，她便爱看这面墙，爱看墙上面那些惨淡的小花、蓝色的铃铛花以及橘黄色的小草，由于那一切都和一件愉快的往事联结在一块儿，就像她童年时候的回忆一样。院子毫不隔音，任何一点儿声音，都会产生响亮的回声。每一片随风飘落的落叶，都好像是这少女心中暗自发出的疑问。她每天端坐在窗前，丝毫觉察不到时光的流逝。有时候她心头涌起一种莫名的躁动，忽然站起身来，走到镜子前面，就好像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打量自己的作品一样，总想要吹毛求疵地挑剔一番。

“我的相貌配不上他。”欧也妮这样想着，这种自卑的念头，给她无尽的痛苦。可怜的姑娘对于自己太过于苛刻，但是谦虚，或者倒不如说惧怕，确实是爱情的主要特征之一。欧也妮是那种体质强健的孩子，和小市民家的孩子一样，漂亮得有点俗气；她的外貌尽管像米洛的维纳斯，但是使女性纯洁清灵的基督徒的情操，自有一种隽永的意味在里面，赋予欧也妮一种古希腊雕塑家所意识不到的高雅气质。



她的头特别大，好像菲迪亚斯雕刻的朱庇特的前额，虽然有男子气概，但是依旧不失秀气，纯洁的生活使得她灰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圆圆的脸蛋的线条以前清新稚嫩，出天花的时候，被弄得粗糙了很多，所幸老天保佑，没有留下什么疤痕，只是破坏了皮肤表层的一层绒毛，依旧很柔软细腻，母亲慈爱的吻可能会在她脸上留下转瞬即逝的印痕。她的鼻子稍微有点大，但和朱红的嘴唇倒也比较般配，嘴唇上面一道道细纹显示出无限的深情以及善意。她的脖子滚圆，胸部丰满，虽然遮得严严实实，却还是引人注意与遐想，当然由于装束的过于严谨，缺少一些妩媚，但是以鉴赏家的眼光，这种苗条身材的刻板挺拔，也应该算作另一种风韵。因此，高大而且结实的欧也妮不具备平常人所喜欢的那样的美丽，可她本质上是美丽的，或许这种美，只有艺术家才会为之倾心。

假如想在尘世间寻觅一个像圣女一样贞洁的典型，假如从自然的女性身上希望发现拉斐尔揣摩到的那样纯洁无瑕的眼神和简单端正的轮廓线，尽管常常出自构思的巧合，可是只有基督徒的清心寡欲的生活才可能保持或者说是培养出这种典型。那些热衷于寻觅这种百觅不遇的模特儿的画家，定然会在欧也妮的脸蛋上看到连她自己都没发现的一种内在的高贵气质：安详的额头下面，有一片深情的天地，她的眼睛，甚至眨眼的动作，全部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气。她脸上的五官，她的脸部轮廓，从来没有由于狂悲狂喜的表情而走形或者是松弛，好像平静的湖水和天相接处的那种柔和的线条。安详而且红润的脸庞，像是向阳开放的花朵，周边十分明亮，让人心旷神怡，并且让你感觉它映照出一种空灵的魅力，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



欧也妮还只是站在人生的岸边，幼稚的梦幻好像是花朵盛开，摘其中一朵雏菊占卜爱情的时候，心情非常愉快，这是经历过沧桑以后无法再有的胸怀。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对着镜子在自己心里想：“我太难看，他肯定不会喜欢我的。”

随后，她把正对楼梯的房门打开，探头听一听家里的动静。“他还没有起床。”她心里想。接着传来娜依每天习惯的咳嗽声，走来走去地收拾客厅，生火，拴狗，还在牲口棚和牲口说话。欧也妮匆忙下楼去找娜依，看到她正在挤牛奶。

“娜依，我的好娜依啊，赶快给我堂弟做一些乳酪吧，让他喝咖啡的时候吃。”

“唉，我的小姐，那是隔天才能做的，”娜依扯开嗓门儿大声笑道，“今天肯定是做不成奶酪的。你堂弟真的很英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你没看见他穿上那件金丝绸睡衣的样子多么漂亮呢。我看到了。他的内衣用那么细的布料做成，就像是神父先生的白祭袍那样的。”

“娜依，那就做些千层饼吧。”

“谁给我木柴、面粉以及黄油啊？”娜依说道。她作为葛朗台家的“内务部长”，在欧也妮和她母亲的心中俨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总不能去偷老爷的东西招待你堂弟吧？你去向他要黄油、面粉、木柴，他是你的父亲，应该会答应的。瞧，他已经下来检查伙食了……”

欧也妮听见楼梯被父亲踩得吱嘎作响，吓得赶快溜进花园。她已经觉得心虚以及害臊了。我们遇见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也许不无道理——认为自己的心思肯定都表现在脸上，让人一眼就看透。



欧也妮感觉到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害羞，唯恐被人看破。可怜的姑娘注意到自己傻傻的，而且一无所有，不管怎样都配不上风雅的堂兄弟，觉得很郁闷。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自己一定要为堂弟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她也不明白。她天真而坦诚，任凭纯洁的心性纵横驰骋，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感情是否违反常规。一看见堂弟，他的外表就早已经在她的心目中唤醒了天性当中的爱意，她毕竟 23 岁了，是智力和欲望达到一种高峰的年龄，而女性的自然倾向一旦点燃就是势不可当的。她第一次看见父亲时觉得害怕，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原来掌握在他手中，觉得有心事瞒着他真的是一桩罪过。她匆忙地朝前走着，疑惑着空气比以前要新鲜，阳光比平常时候更灿烂，她从中间吸取到一种精神的慰藉，一种新的活力。

就在她挖空心思地考虑有什么办法弄到薄饼的时候，大高个儿娜依跟葛朗台开始斗起嘴来，这是罕见的事，比冬天看到了燕子吵架还要难。老头儿拿着一串钥匙来分配今天一天所需要的食物。

“我们昨天的面包剩下的还有吗？”他询问娜依。

“全部都吃完了，一点儿都没有剩，老爷。”

葛朗台从一只平底篮当中拿出一个沾满干面的大圆面包，就准备动手切，娜依说道：“家中今天有五口人，老爷。”

“我知道的，”葛朗台答道，“这个面包足足有六磅重，一定吃不完。况且，巴黎的年轻人，你等着瞧吧，他们肯定不吃面包。”

“难道他们只吃酱吗？”娜依说道。

在安茹，日常所说的酱指的是涂面包的东西，从最普通的牛油到最贵族化的桃子酱，统称为“酱”。只要小时候只舔掉面包上的酱而



将面包剩下不吃的人都清楚娜依这句话的含义。

“不，”葛朗台回答道，“他们既然不吃面包，所以也不吃酱，全部都像等着出嫁的妙龄姑娘一样。”

他吩咐做几样特别便宜的菜，然后关上伙食贮藏库，正准备去水果房，娜依把他拦住，说：“老爷，您再给我一些面粉以及黄油吧。为两个孩子做点千层饼。”

“难道为了我的侄儿，你准备让我倾家荡产吗？”

“我对您的侄儿并不比对您的狗更关心，也比不上您对他的关心。瞧，这不是吗？我需要八块糖，但是您却只给我六块。”

“啊！娜依，你难道疯了吗？我还从来没有过见过你这样子呢。你脑子出什么毛病了？你是主人吗？糖，我就是只给六块。”

“那么，侄少爷喝咖啡是不是放糖呢？”

“放两块，我的咖啡就免了。”

“您这么大岁数，喝咖啡的时候不放糖！我自己掏钱为您买几块吧。”

“不相干的事情你不要多操心。”

尽管糖价下跌，但是在老箍桶匠的意识里，糖始终是最昂贵的舶来品，需要六法郎一磅。帝政时期节约用糖的义务已成了他最难以改变的习惯。女人们一直以来都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甚至连最愚蠢的女人也可以想出办法。娜依抛开糖的问题，争取可以做千层饼。

“小姐，”她朝着窗外喊道，“你不是特别想吃千层饼吗？”

“不想，不想。”欧也妮矢口否认。

“那么算了，娜依，”葛朗台听到女儿的话，说，“我给你吧。”



他把粮食柜打开，为她盛了一点点的面粉，又另外添上几两已经切成小块的黄油。

“另外还有烤炉用的木柴呢？”获得胜利的娜依毫不放松。

“你希望要多少就拿多少吧，”他很无奈地说，“但是你得给我们做一个果子饼，晚饭也要在烤炉上做，不可以再生两个炉子了。”

“知道！”娜依喊出声来，说，“您不需要多说。”葛朗台望了一眼忠实的“内务部长”，眼光简直像父亲看女儿那样充满慈祥。

“小姐，”“内务部长喊”，“我们有千层饼吃了。”

葛朗台老爹双手捧着水果，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面。

“您看看，老爷，”娜依说道，“侄少爷的靴子多么漂亮。多么好的皮子，而且还有香味。用什么擦呢？还用您调了蛋清的鞋油吗？”

“娜依，蛋清会把这种皮子弄坏的。你对他直说，你不知道怎么给摩洛哥皮子上油，对，这绝对是摩洛哥皮子。这么一来，他就会自己上街去买鞋油。据说有人在鞋油里面放糖，擦出来的皮子更加的亮呢。”

“这么说来，还可以吃了？”女仆把皮靴拿起来，靠近鼻尖闻了一下，“天呀！就像是太太的科隆香水那样香。这确实稀有。”

“稀有！”主人说道，“靴子甚至比穿的人还值钱，你觉得这事儿稀有？”

“老爷，”等到主人把水果房的门关好，第二次来到了厨房，娜依问道，“您不准备每周用一次砂锅，慰劳一下您的……”

“好啊。”

“那我需要去肉铺了。”

“完全没必要。你替我们做罐闷野味汤吧，佃户们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我一会儿就去吩咐科努瓦耶，给我打几只乌鸦送过来。用这种野味炖汤，是再鲜美不过了。”

“是真的吗？先生，您不知道乌鸦是吃死人肉的吧？”

“你真是笨，娜依！它们和人是一样的，它们有什么吃什么。我们就不吃死人吗？遗产是什么东西呢？”

葛朗台老爹吩咐之后，把怀表掏出来，知道离早饭之前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活动，于是就拿起帽子，吻了吻女儿，说道：“你愿意陪我上卢瓦河边逛逛吗？我到那里有点事情。”

欧也妮走过去戴上她那顶缝着粉红绸带的草帽，父女两人便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向卢瓦河走去，径直走到广场。

“这么早两位去哪儿啊？”克罗旭公证人遇见葛朗台，问道。

“出去遛遛。”老头儿答道。他心中有数，克罗旭也从不清早散步。

当葛朗台老头儿有事情的时候，凭着经验克罗旭能够判断出他一定可以从葛朗台老头儿那儿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陪他一块儿去。

“你要来吗，克罗旭？”葛朗台对公证人说道，“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想让你看看，在肥沃的土地上面种植白杨是多么愚笨！”

“这样说来，卢瓦河边你的那几片草地为你挣的6万法郎根本算不了什么？”克罗旭吃惊得睁大眼睛问道，“你难道还不走运吗？你砍树的那阵儿，南特正需要白杨木，居然卖到30法郎一棵！”

欧也妮听着公证人和父亲的对话，却不明白她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时刻，就是至高无上的父母之命，马上要由公证人从老头儿嘴里面给



逼出来。葛朗台到了卢瓦河畔肥美的草场的时候，30个工人正在填埋白杨树留下的树坑。

“克罗旭先生，你看一看一棵白杨树占多大的地。”葛朗台说道。

“让！”他朝着一个工人喊道，“拿……你的尺子……四……四周量……量。”

“每一边八尺。”那个工人量以后，说道。

“三十二，一棵白杨居然糟蹋三十二尺的土地，”葛朗台对克罗旭说道，“我一排可以种植三百棵白杨，是吗？那么好……三百……乘……乘……三十……二……那么也就是说……它们占……占掉我……五……五百堆干草。再加上两边的，统共是一千五，之间几排又是一千五。就算作是一千堆干草吧。”

“好的，”克罗旭帮朋友计算，“1000堆这种干草差不多值600法郎。”

“应当说……说……1200法郎，由于再割一茬，还可以再卖三四百法郎。那么，你……你……算一算……一年……1200法郎……40年下来……下……下来，你了解利滚利……”

“算是6万法郎吧。”公证人说。

“好了！一共……共……有6万法郎。那么好，”老葡萄园主开始不再结巴，“2000棵40年的白杨卖的钱如果不到5万法郎，这样就亏了。我注意到了这个漏洞。”此时，他大有一种自命不凡的神情，“让你把树坑全部都给我填平，只是留下卢瓦河边的那一排不填，把我买来的白杨树苗栽在那儿。河边的树靠政府拨款浇水施肥。”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克罗旭那边笑了一下，鼻子上面的肉瘤也跟着轻微



地一颤，那是一种近乎阴冷的笑容。

“很明显，白杨只应当种在贫瘠的地方。”被葛朗台的盘算惊得目瞪口呆的克罗旭随口答道。

“对的，先生。”箍桶匠的回答不无嘲讽。

欧也妮只顾着欣赏卢瓦河美妙的景色，没有细听父亲的计划，但是，克罗旭下边的话，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哎，好啊，你从巴黎招来一个女婿了，现在索漠城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你的侄子。我抓紧拟订一份婚书吧？”

“你……你……你一大……大清早出门，就是想要跟我说这个？”葛朗台一边说，他脸上的肉瘤一边扭动，“唉！那么好吧，我的老伙计啊，跟你直说，我把你想要知道的全部告诉你吧，我宁愿把女……女……女儿……扔……扔到卢瓦河，你知道吗？也不……不愿意将她……嫁……嫁给她的堂弟。你可以……将……将这话……讲出去。先不讲也好，就随便他们胡扯去吧。”

这些话听得欧也妮差点晕倒，那渺茫的希望刚刚萌芽快要开花，这时候却被剪成一片片地扔到脚下。

从昨天晚上起，促使两心相通的各种幸福的点点滴滴，已经把她的心系在了查理的身上，如果这样今后只有痛苦来支撑他们两个人了。莫非女人的命运，遭尽苦难比享尽荣华更加显得崇高吗？父爱的火焰为什么会在父亲的心头熄灭了呢？查理有什么过错吗？真是让人百思不解！她当初萌发的爱情本就是深不见底的秘密，如今又包上了重重疑团。她回到家的时候，双腿忍不住颤抖，走上那一条幽暗的老街，她刚才还觉得充满生机，现在却觉得如此凄凉，岁月和人事的变换让



她深感悲怆。爱情的伤害，她一刻都逃不掉。快到家的时候，她抢先几步上前去敲门，站在门前等候着父亲。葛朗台看见公证人手中拿着一份还未拆封的报纸，询问道：“公债行情怎么样？”

“你不听我劝告，葛朗台，”克罗旭答道，“赶快买一些吧，两年的时间就可赚两成，另外再加上高额利率，8万法郎的年息就等于5000法郎，行情是70法郎一股。”

“看看再说吧。”葛朗台揉了一下下巴。

“天哪！”公证人忽然叫了一声。

“有什么事吗？”葛朗台问道。克罗旭这时候已把报纸递到他的面前，说道：“你自己看看这篇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巴黎最受敬重的商业巨头之一葛朗台氏，昨天按例前往交易所之后，在寓所使用手枪击中头部，自杀身亡。在这之前，他曾经致书议院长辞去商务裁判所的所长职务，同时辞去兼任的各种职务。经纪人洛甘以及公证人苏歇的破产，让他资不抵债。以葛朗台氏所拥有的威望以及信誉，应该不难在巴黎得到资助。但是谁料这位场面上的人物，居然一时情急，出此下策，殊堪惋惜……

“这我早知道了。”老葡萄园主对公证人说道。

这一句话让克罗旭顿时觉得周身发冷。尽管作为公证人应当有不动声色的本领，但是想到巴黎的葛朗台也许请求过索漠的葛朗台借贷救命，结果却惨遭拒绝，克罗旭就感觉好像一股凉气穿透他的后背。

“那么他的儿子呢？他儿子昨天那么开心……”



“他自己还一无所知。”葛朗台依旧非常镇静地答道。

“那么再见，葛朗台先生。”克罗旭彻底明白了，他要赶快去给朋友弗庭长吃一颗定心丸。

葛朗台回到家，看到早饭已经摆好。葛朗台太太正坐在窗边那张四脚垫高的椅子上编织一条冬天用的毛线套袖。欧也妮一进家门就扑进母亲的怀里，情绪激动地拥吻母亲，她此时的心情，就跟哑巴吃黄连却又无法倾诉一样难受。“你们几个先吃吧，”娜依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楼梯上面跑下来，说道，“侄少爷睡得像一个婴儿，正睡得香呢。他闭着眼睛的样子真是可爱！刚刚我去叫他。嗨！好像没人一样，一声不应。”

“那么让他睡吧，”葛朗台说道，“他今天起得再怎么晚，也能赶得上听坏消息。”

“发生了什么事？”欧也妮往咖啡里面放了两块糖，天才知道它们有多重，那是老头闲着的时候一块一块切好的。葛朗台太太不敢询问，只是一声不响地看着丈夫。

“他父亲用枪自杀了。”

“您是说我叔叔？”欧也妮问道。

“真是可怜的年轻人！”葛朗台太太不由自主地喊道。

“是够可怜的，”葛朗台说道，“他一分钱也没有了。”

“唉！但是他现在睡得那么香，似乎天下太平无事呢。”娜依说着，那种语调充满了柔情。

欧也妮此时吃不下饭。她的心被揪得生疼，她生平第一次，由于自己所爱的人遭受到不幸而感到一种切肤之痛，浑身都为之颤抖。可



怜的姑娘哭了起来。

“你又不认得你叔叔，有什么好哭的？”她的父亲饿虎一样地瞪了她一眼说。他瞪眼看黄金的时候的眼光想必也是这样。

“但是，老爷，”女仆人插嘴说道，“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任何人都会替他难过。他睡得如此香甜，并不知道天降横祸。”

“我没和你说话，娜依！不要在这里多嘴多舌。”

欧也妮这时才明白，动了真情的女人应当把自己的心迹隐瞒起来，她就一声不吭了。

“太太，我出去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对他说起这件事。”老头儿继续说道，“我现在必须叫人把草地靠着大路那一边的水沟挖齐。中午我回来吃饭的时候，再和他谈谈相关的事情。而你，葛朗台小姐，就算你愿意为这公子哥儿哭天抹泪，那么也就到此为止吧。他很快就要动身去印度。你不用想再见到他了……”

父亲从帽子边上把手套拿起来，像平常那样不动声色，一个手指接着一个手指地戴好之后，然后出门了。

“啊！我的妈妈，我伤心得简直透不过气来。”欧也妮等到屋子里只剩下她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痛声叫道，“我从没有这么难受过。”

葛朗台太太注意到女儿面色苍白，赶快打开窗户，让她透一透气。

“我觉得好点儿了。”过了一阵欧也妮说。

看到一向冷静自持的欧也妮这么激动，葛朗台太太不由得一惊，她望着欧也妮，凭着慈母对女儿息息相通的直觉，瞬间猜透了所有的一切。的确她们母女间关系密切的程度，比起两个肉身连在一块儿的



匈牙利孪生姐妹还要更加亲密。匈牙利孪生姐妹因为造物主一时的错误身体连在一块儿，欧也妮跟她母亲呢，不管是坐在窗前当女工，还是到教堂做弥撒，始终是形影相随，就连晚上睡觉都呼吸一样的空气。

“真是可怜的孩子！”葛朗台太太把女儿搂在怀里，低声叹息。

欧也妮听见了这话，抬头看了一下母亲，揣摩她心里的意思，她询问道：“为什么送他去印度？他遭受到这么大的打击，难道不该让他留下来吗？我们不是他最近的亲人吗？”

“自然，孩子，按道理说他应该留下。但是你父亲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只能尊重他的主意。”

母女两个人一声不响地坐着，母亲坐在那个垫高的椅子上，女儿则自己坐到小靠椅里，接着两人重新拿起活计。欧也妮为答谢母亲深情的谅解，一边吻着她的手，一边说道：“你太善良了啊，好妈妈！”

这话使得母亲那一张因终生苦恼而尤其憔悴的老脸，有了一些光彩。

欧也妮继续问了一句：“你认为他好吗？”

葛朗台太太没有做任何回答，仅仅微微一笑，沉默了半天的时间，她轻声说道：“你已经爱上他了吗？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欧也妮反问道，“为什么呢？你喜欢他，娜依也喜欢他，为什么只有我不能喜欢他？来，我的妈妈，我们把桌子摆好，准备让他吃早饭吧。”她把活计放下，母亲也放下手中的活计，嘴里轻轻说：“你真的是疯了！”

但是她乐意相信女儿疯得有道理，她也和她一起疯。欧也妮叫着



娜依。

“你还需要什么，小姐？”

“娜依，乳酪中午应该能弄出来吧？”

“啊！是中午吗？当然可以。”女仆答道。

“喂！那么好，给他煮一杯浓咖啡。听德·戈朗森先生说，巴黎人喝的咖啡都是特别浓的。给他多放一些咖啡在里面。”

“哪里来那么多咖啡呀？”

“到街上去买。”

“假如遇见老爷呢？”

“他出去看草地了。”

“那么我就赶快去吧。但是费萨尔老板给我白蜡烛的时候，已经问我们家是不是来客人了。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钱，城里很快就会传遍的。”

“要是你的父亲发现破绽，”葛朗台太太说道，“说不定还会动手打人呢。”

“那就打吧，我们就跪着挨打。”

葛朗台夫人沉默不语，只是抬眼看看天空。娜依已经系好头巾上街去了。欧也妮铺好了雪白的桌布，又到顶楼上摘几串她先前因为好玩故意吊在绳子上面的葡萄。在过道的时候，她蹑手蹑脚地一边走路，一边担心惊醒堂弟，又不由得把耳朵贴在房门上面，听一听他均匀的呼吸。

“他睡得如此的香，完全不知大祸临头。”她心中想道。

她又从藤上摘了几片绿得鲜灵的叶子，像是摆筵席的行家那样把



葡萄装扮得特别诱人，接着兴致勃勃地把它摆上餐桌。她把父亲已经数好的梨全部都拿了来，在绿叶上面堆成一座金字塔。她走过来走过去，连蹦带跳的，真是恨不得把家中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可惜父亲全部都上了锁。娜依拿回两只新鲜的鸡蛋，看到鸡蛋，欧也妮兴奋得要抱住她的脖子。

“我看到佃户朗德的篮子里面有鸡蛋，就找他要，他为了可以讨好我就给了我两个，这孩子真是可爱。”

经过两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在这期间，她曾放下手里的活不止十次地去看咖啡是不是煮开了，听一听堂弟起床的声音——这才安排好一顿很简单的午餐，也没有花太多的钱，仅仅是家里的那一些老规矩都被破坏了。按照规矩午餐是站着吃的——每个人吃一点面包、水果或者是黄油，喝一杯葡萄酒。但现在，餐桌摆在了壁炉前，查理的餐具前被放了一把椅子，餐桌上面有两盘水果，还有吃煮鸡蛋时用的的小杯、一瓶白葡萄酒、面包和一小碟堆尖的糖块，欧也妮看着这些，想到如果父亲这个时候回家，会怎样对她怒视，禁不住害怕得四肢颤抖，因此她不时地看一看座钟，计算着堂弟在父亲回来以前能不能吃完这一餐。

“你就放心吧，欧也妮，要是你父亲回来了，所有的一切由我担着。”葛朗台太太说道。

欧也妮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啊！我的好妈妈，”她大声叫道，“我该怎么报答您呀！”

查理哼着一曲小调，在房里面转着圈儿绕个没完，最后终于下楼了。幸亏那时候刚到十一点钟。这个巴黎人打扮得那么花哨！似乎要



去苏格兰旅行的那位贵妇人府上做客。他走进客厅时笑容满面，潇洒的形象和他焕发的青春相得益彰。欧也妮的心里又喜又悲。伯父的行宫别墅已经成为泡影，但是他毫不在乎，高兴地和伯母打招呼：“昨晚休息得好吗，伯母？你呢，我的堂姐？”

“特别好，侄少爷，你呢？”葛朗台太太说道。

“睡得特别好。”

“你肯定饿了吧，堂弟？”欧也妮说着，“赶快坐下吃饭吧。”

“中午以前我从来不吃东西，我一直都是到中午才起床。但是，我一路上吃饭睡觉都特别差，那就随便吃一点。再说……”他把名表匠雷盖制造的精美无双的扁平怀表掏出来，看了一眼，“嗨！这时候才十一点钟，我居然起早了。”

“早？”葛朗台太太问道。

“对啊，我原来是准备整理一下行李。那么好吧，我就先吃点东西也好，家养的鸡鸭或者是野味竹鸡，随便吃点就行。”

“我的上帝啊！”娜依听见此话叫了起来。

“竹鸡？”欧也妮盘算着，她真是恨不得倾囊给他买只竹鸡。

“过来这边坐吧。”伯母对他说道。

花花公子像摆着姿势倚在软榻上的美女一样，懒洋洋地往椅子上靠。欧也妮跟母亲也把两把椅子拿了过来，坐到壁炉跟前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你们一直以来都住在这儿吗？”查理询问。他感觉客厅比昨天烛光下的模样更加难看了。

“对啊，”欧也妮望着他回答，“不过每当收葡萄的时候，我们



去帮娜依做些事儿，那时候就住在诺瓦叶修道院。”

“你们从来不出去走走吗？”

“礼拜天做完了晚祷之后，假如天晴，”葛朗台太太说道，“我们就会去桥上走一走，或者到了割草的季节，就去看一看割草。”

“这里有戏院吗？”

“你是说去看戏？”葛朗台太太高声叫道，“是去看戏子演戏吗？我的侄少爷呀，难道你不知道这真的是该死的罪过吗？”

“哦，我的好少爷啊！”娜依把鸡蛋端过来，说，“请尝一下鸡蛋。”

“哦，新鲜的鸡蛋。”他就像那些一直奢华的人，早已把竹鸡忘了，“这确实是鲜美的东西，有黄油吗，宝贝？”

“啊，黄油？好的，如果给你黄油，我就不能给你千层饼了。”女仆说。

“把黄油拿过来吧，娜依！”欧也妮叫了起来。

姑娘认真观察堂弟切面包的动作，目不转睛地，就像巴黎情感丰富的女子看见结局大团圆或者好人有好报一样的戏剧一样，有着无法言喻的快意。确实，他从小得到高贵的母亲的调教，又受到过一个时尚女子的熏陶，那举止之间的迷人、文雅以及细腻，几乎和美妇人不相上下。少女的同情和关心有一种磁力的影响。因此，当查理发现自己成了堂姐与伯母关注的对象，他就无法从感情的影响当中逃脱，那股潮水一样的向他涌来的感情，令他难以拒绝。他看看欧也妮，少女的目光因为满怀善意和温柔而倍显明亮，并且笑靥如花。在凝望当中他注意到欧也妮纯真的脸庞上五官和谐而优雅，神态纯洁，清朗有神的眼睛当中闪出青春洋溢的爱情光芒，只有热烈的爱意而不带任何肉



欲的成分。

“说一句实话，堂姐，如果你穿上盛装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面，我敢保证，伯母的话完全没错，你一定令所有男人动心，让所有女人嫉妒。”

这一番恭维，欧也妮尽管不解其意，但却把她的心紧紧地抓住了，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噢，你在取笑我这个可怜的乡下姑娘吧？”

“我的堂姐，将来等你了解我之后，就会明白我最憎恶挖苦人了，这让人心里发冷、发抖，而且还伤害感情……”他一边说着，一边有滋有味地吞下一块上面涂着黄油的面包，“不，我并没有取笑别人的聪明，因此吃过不少亏。在巴黎的时候，要让哪个人没脸见人，就说这人心地十分善良。这一句话的含义是‘愚蠢如牛’。但是因为我有钱，大家都知道我用任何手枪都能在三十步之外一枪击中目标，并且是在野外。因此谁都不敢讥笑我。”

“你说这些话，侄儿，证明你心地十分善良。”

“你的戒指真的好精致呀，”欧也妮说道，“可以给我看看吗？”

查理把戒指摘下，欧也妮的指尖碰到堂弟那粉红的指甲，害羞得脸都红了。

“你看一看，妈妈，做工太讲究了。”

“哦！那要花多少金子啊？”娜依端着咖啡进来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查理指着一只椭圆形的褐色陶壶笑问道。壶外面上过油彩，里面是搪瓷的，周围堆着一圈灰土，里边的咖啡冲到面上又向下翻滚着。



“这是烧得滚烫的咖啡。”娜依说。

“啊！我亲爱的伯母，既然我来这里住几天，那么总应该做些事情留作纪念。你们真的是太落后了！我教你们使用夏塔尔咖啡壶煮咖啡吧。”

然后他就讲了一番使用夏塔尔壶的方法。

“啊！有如此多的工序，”娜依道，“那真的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我才不想费这个劲儿呢。啊！是吧？如果我这样煮咖啡，那么谁替我给母牛弄草吃啊？”

“我为你煮去。”欧也妮说。

“孩子！”葛朗台太太望着女儿喊了一句。

这句话提醒大家，这可怜的青年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于是三个女人一起闭上了嘴，无比同情地看着他，这让巴黎青年感到莫名其妙。

“出什么事啦，堂姐？”

“嘘！”葛朗台太太看见欧也妮准备开口，赶快喝住，“你清楚的，我的女儿，你父亲说过要由他亲自告诉先生……”

“就叫我查理吧。”年轻的葛朗台闪动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

“啊！你叫查理吗？多么好听的名字。”欧也妮喊道。

预感中的不幸总是会准时来临。担心老箍桶匠有可能会不期而归的娜依、葛朗台太太跟欧也妮偏偏在这时候听见了捶门声：敲得那样的响，让他们马上知道是谁。

“爸爸这时候回来了。”欧也妮说。

她把糖碟子端走，仅仅只留下几块糖在桌布上面。娜依把那盘鸡蛋撤走了。葛朗台太太僵直地站在那里，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查理



看见这么突兀的惊慌，觉得非常不理解。

“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他询问。

“我的父亲回来了。”欧也妮说。

“那又怎么样？”

葛朗台先生走到了客厅，敏锐的目光扫过桌面，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

“啊！啊！你们在替侄儿接风呢，好，十分好，好极了！”他说道，不打一点点的结巴，“猫一上房，老鼠就一定跳舞。”

“为我接风？”查理心里十分纳闷儿，他自然想象不到这户人家日常的伙食跟生活习惯。

“给我倒一杯酒，娜依。”老头儿说道。

欧也妮端过来一杯酒。葛朗台从荷包当中掏出一把刀刃十分宽的牛角刀，把一块面包切了下来，然后拿了一些黄油，十分仔细地涂在上边，接着站着吃起来。这时候查理正在向咖啡杯里加糖。葛朗台看见那么多的糖块，瞪了一眼脸色早已经吓得苍白的妻子，往前走了几步，俯身靠近可怜的老太太的耳边，询问道：“你从哪儿拿来的糖？”

“娜依到费萨尔的铺子买回来的，家里没有糖了。”

这沉默不语的一幕让三个女人多么紧张，简直无法描述。娜依从厨房里跑出来，想要看一看客厅里情形如何了。查理喝了一口咖啡，依旧觉得太苦，伸手准备去拿葛朗台早已经收起来的糖。

“你想要什么，侄儿？”

“我要糖。”

“加一些牛奶，”老人说道，“可以缓一缓苦味。”



欧也妮把葛朗台已经收起来的糖碟重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面，接着镇定自若地看着父亲。确实，事实上巴黎女人为帮助情人逃跑，使用自己纤纤玉手扶住丝绸结成的绳梯，那样也不一定胜过这时候欧也妮把糖重新放上桌子的胆量。巴黎女子事后会自豪地让情人看着她玉臂上面的伤痕，那上边的每道受损的血管都会获得情人加倍的柔情的爱抚，用幸福来治愈伤痕，这是情人给她的回报。但是欧也妮被父亲闪电一样的目光瞪着，使得她惊慌得心碎的苦楚，估计查理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你难道不吃一些吗，太太？”

那个可怜的女人走过来，十分恭顺地切了一块面包之后，接着拿了一个梨。欧也妮勇敢地请父亲吃一些葡萄：“爸爸，尝一下我保存的葡萄！堂弟，你也吃一些好吗？我是特意为你摘的，瞧这几串多么漂亮。”

“哦！假如不制止的话，她们可以为了你把索漠城抢掠一空，我的侄儿。等你吃完饭之后，我们到花园走走。我有一些话要对你说，那可不是什么甜蜜的事情。”

欧也妮和她母亲同时望了查理一眼。一看那表情，查理就明白了。

“伯父，您这是什么意思？自从母亲死之后……”说起母亲，他的声音软下来，“再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了……”

“侄儿，谁能明白上帝要让我们经受多少痛苦啊？”伯母说道。

“好，好，好，好！”葛朗台说道，“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看到你这双白净的手，我的侄儿，我心中就觉得难受。”他让侄儿看看老天爷在他小臂的顶端安上的那一双犹如羊肩一样宽大而且肥硕的



手，接着又说：“手是用来捞钱的呀。你却被教养成把我们用来做钱包、票据夹的那种皮穿在脚上，不能这样啊！”

“您想要对我说什么？伯父，如果我听明白了一句，那么就不得好死。”

“跟我来。”葛朗台说道。

守财奴把刀子咔嚓一声折好之后，喝掉了杯底的剩酒，打开门向外走去。

“堂弟，坚强点！”

姑娘的语气让查理觉得发寒。他跟随着严厉的伯父走了出去，忐忑不安到了顶点。欧也妮、她母亲以及娜依按捺不住好奇的心理，走到了厨房，偷看就要在潮湿的小花园里面出现的那一场戏的两位主角。

伯父先是沉默地与侄儿并排走着。葛朗台想要把查理父亲的死讯告诉他原本并不感觉为难，但是想到查理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倒是有些同情，私下想怎么措辞才可以把悲惨的事情说得尽量平淡些。

“你现在已经失去父亲了！”这话倒不怎么严重，父亲总是要比孩子先死。但是，“你已经没一点财产了！”这句话汇集了人世间的苦难。老头儿在园子当中咯咯作响的沙径上面已经走了三圈了。每当人生发生重大事情时，我们的思想和情绪都会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以至于每次回想起来时，对那时环境的记忆就特别深刻。所以查理特别细心观察着小花园的黄杨树、飘落的枯叶以及腐蚀的墙垣，还有奇形怪状的果树，各种各样如画的细节将会一直永远地刻在他的记忆里，因为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有一种特别的记忆力。

“天可真是热，那么晴朗。”葛朗台做了一个深呼吸说。



“对啊，伯父，但是为什么……”

“是这样的，我的孩子，”伯父接着话头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你父亲处境很危险。”

“那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呢？”查理说。

“娜依！”他高声叫道，“上驿站雇马！我能够在这里弄到一辆车吧。”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回头看了看伯父，伯父却一动不动。

“车马现在都用不上了。”葛朗台望着查理答道。查理目光呆滞，沉默不语。

“是的，我可怜的孩子，你猜到了，他现在已经离开人世。这样也就算了，更加严重的是他使用手枪把自己的头射穿了……”

“您是说我的父亲……”

“对啊，这还不算什么。报纸上面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他呢。给你报纸，你自己看吧。”

葛朗台把从克罗旭那里借来的报纸拿到查理面前，让他读那篇令人痛心的文章。这时候，这位充满孩子气的可怜的青年，悲惨的是他还处于极易流露感情的年龄，不用说眼泪涌了出来。

“哭吧，哭出来吧，”葛朗台心想，“刚刚他横眉冷目的，真是让我害怕。这时候哭出来，也就没有关系了。”他把声调提高，继续对查理说：“我可怜的侄儿，这还没事儿，没事儿，”他不确定查理是否还在听他说话，又说：“你会渐渐忘记悲痛的。”

“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我的父亲啊！父亲呀！”

“他把所有的家产全部败光了，你已经身无分文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的父亲在哪儿，我的父亲呢？”



围墙当中，号哭以及抽噎的声音凄惨地连成一片，让人伤心。三个女人都被感动得哭了：哭与笑同样是会传染的。查理不再听伯父说话，他从院子里跑开，爬上楼梯，冲进自己的卧室，一下子扑倒在床，用被子紧紧地蒙着脸，准备躲开别人痛哭一场。

“就让这第一场暴雨过去了之后再说。”葛朗台说道，然后返回客厅。欧也妮同母亲早已急忙坐回原位，用刚才擦过眼泪的、还不由得颤抖的手再次做起活计。

“这孩子不明白事儿，把亲人看得比钱还重！”

欧也妮听到父亲居然用这样的话来谈论最神圣的痛苦，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从此之后她开始评论父亲的言行了。查理的号哭虽然渐渐低沉下去，但是抽泣声依旧悄悄地低旋在空气当中。他的深痛哀号似乎来自地下，直到傍晚才渐渐减弱直至完全停歇。

“真是可怜的年轻人！”葛朗台太太叹息道。

这声叹息却引起了大祸！葛朗台老爹瞪着自己的妻子、欧也妮还有糖碟。他想到了那顿倒霉的午饭，所以站到堂屋中间。

“啊！对了，”他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再大手大脚地乱花钱，葛朗台太太，我的钱不是让你用来买糖喂这个小混蛋的！”

“这不关母亲的事，”欧也妮说，“这是我……”

“你想和我吵架是吗？”葛朗台把女儿的话打断，说，“居然想和我作对？欧也妮，你不要做梦了……”

“父亲，您自己亲弟弟的儿子到您家来，总不可以连……”

“得，得，得，得！”箍桶匠连续用四个半音阶，“我弟弟的儿子呀，



就是我的亲侄儿呀，但是现在查理和咱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身上没有一个铜板，身无分文，他父亲现在破产了，等到这位花花公子心满意足哭够了，就让他滚蛋，我才不会让他把我的家搞得天翻地覆呢。”

“父亲，什么是破产？”欧也妮询问。

“破产嘛，”父亲答道，“比最丢人的事情还要丢人。”

“那肯定是大罪，”葛朗台太太说道，“他会被打到地狱里吗？”

“算了吧，你又在这里纠缠不清！”他耸了一下肩，向妻子说道，“破产嘛，欧也妮，意思就是偷盗，不幸的是，这是一种受到法律袒护的偷盗。因为纪尧姆·葛朗台讲信用和清白的名声，有些人交给他一批货，结果他却全部独吞了，只留给人家一双流泪的眼睛。所以说，破产的人简直比强盗还要坏。强盗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防卫，但是破产的人……总而言之，查理的脸真的是丢尽了。”

这些话在可怜的姑娘心里轰轰作响，一字千钧全部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她天真单纯，就好像是密林深处一朵娇嫩的鲜花，不知道处世之道，也不明白社会上似是而非的道理以及绕来绕去的诡辩，所以她完全相信父亲的解释，不清楚他是故意把破产说得如此卑鄙，不知道有计划破产和迫不得已破产是不一样的。

“这样，父亲，您没有来得及阻止这桩祸事发生，是吗？”

“我弟弟并没和我商量，更何况他亏空 400 万法郎。”

“什么叫作百万，父亲？”她问道，那一股天真劲儿，好像要有什么有什么的孩子。

“400 万法郎？”葛朗台叫道，“也就是 400 万枚 20 苏面值的钱。”

五枚 20 苏面值的钱相当于五法郎。



“天哪，天哪！”欧也妮吃惊得叫出声来，“他为什么会有 400 万法郎呢？法国还有人有那么多的钱吗？”

葛朗台摸了一下下巴，开始微笑，那颗肉瘤似乎在膨胀。

“那么，堂弟该怎么办呢？”

“去印度，依照他父亲的意思，他应该设法去那里发财。”

“他有钱去印度吗？”

“我会给他路费……一直到他送到……对，一直到南特。”

欧也妮扑了过去一把把她父亲的脖子抱住了：“啊！我的父亲，您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她拥抱的那股热情劲儿，简直使葛朗台羞愧，他的良心有点过意不去了。

“如果要积攒 100 万法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她问。

“上帝啊！”箍桶匠说道，“你知道，一枚拿破仑是多少吧？100 万法郎就需要有 5 万枚拿破仑。”

“妈妈，我们为他念‘九天经’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母亲回答。

“你又来了，总是花钱，”父亲大声叫了起来，“啊！你们认为家里有多少钱呀！”

这时候，顶楼上面隐隐传来一声非常凄厉的哀号，把欧也妮和她母亲吓得顿时浑身冰冷。

“娜依，上楼看看他是不是想要自杀。”葛朗台说道。这一句话把母女俩吓得脸色苍白，他却转过身看着她们：“啊！看一看你们！你们两个可别干蠢事！我现在要走了，我要过去应酬荷兰客人，他们今天就要离开。然后我要去见克罗旭，和他说一说今天的这些事情。”

他走了。看见葛朗台开门出去，欧也妮跟她母亲舒了一口气。此前，女儿从来没有感到在父亲面前这样拘束过，但是这几个小时以来，她的思想感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妈妈，一桶酒可以卖多少钱？”

“你父亲可以卖到 100 法郎到 150 法郎之间的价格，听说偶尔可以卖到 200 法郎。”

“那么他有 1400 桶酒……”

“老实说，孩子，我不清楚可以卖多少钱，你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他的生意。”

“这么说来，爸爸应当是有钱……”

“一定也很不宽裕。”

欧也妮没有办法弄清父亲究竟有多少财产，算来算去也只能到此为止。

“他望都没有望我一眼，那个小少爷！”娜依从楼上走下来，说道，“他躺在床上就像是头小牛，哭得和圣女玛德莱娜那样，他怎么这么难过！”

“妈妈，我们现在去劝一劝他吧。假如有人敲门，我们就赶快下楼。”

葛朗台太太无法拒绝女儿动听的声音。欧也妮那么高尚，她现在变得成熟了。母女俩胆战心惊地上楼，来到了查理的卧室。门打开着。年轻的小伙子看不见也听不见有人上来，他完全沉浸在泪水当中，泣不成声地抽噎着。

“他是多么爱他的父亲啊！”欧也妮轻声说道。



这一句话的语调，明显流露出一种情愫，说明她已经不知不觉地动了情。葛朗台太太慈爱地望了女儿一眼，附在她耳旁低声说：“注意，你爱上他了。”

“我爱上了他！”欧也妮继续说道，“要是您听见父亲早上是怎么说的，那么您现在就不会说这句话了。”

查理翻了一下身，看到了伯母和堂姐。

“我没有父亲了，我可怜的父亲啊！假如他早一点把内心的悲伤告诉我，我们完全能够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挽回。上帝呀，我的好爸爸啊！我原本以为不久就能够再见到他，我真是后悔，临别的那一天，我都没有亲热地和他吻别……”

他一阵哽咽，无法再说下去了。

“我们肯定会为他衷心祈祷的，”葛朗台太太说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不得不服从。”

“堂弟，”欧也妮说道，“振作起来！你的损失既然已经不能挽回，那么这时候就及早想想怎么保全面子……”

女人的聪明和乖巧，使得她对什么事情都十分机灵，在劝慰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她让堂弟多想一想自己的将来，以减轻眼前的苦痛。

“你说我的面子？”青年人用力一甩头发，双手合抱着手臂，然后坐起来喊道，“啊！是的。伯父说过，我父亲现在破产了。”他发出一种撕心裂肺的叫声，用双手蒙住脸：“你不要管我，堂姐，你赶快走开！天哪，天哪！请饶恕我的父亲吧，他肯定是痛苦到极点才自杀的！”



年轻人是十分坦率的，没有心机，也没有什么做作的举止，真的是又凄惨又动人。查理挥手示意她们走开，心地善良单纯的欧也妮和她的母亲都懂得，这是一种别人无法慰藉的苦楚。她们一起下了楼，沉默地回到窗前自己的座位上面，再次拿起活计，足足有一个钟头，她们没有说一句话。刚刚欧也妮凭她一眼就能够把什么都看清楚少女才有的眼力，看了一眼堂弟的日常用品，她看到那套精致的梳洗使用的工具、镶金的剪子以及剃刀。在悲恸的心情当中流露出这么不同凡响的贵族气质，或许是出自对比的结果吧，使得查理在欧也妮看来更加值得关爱。从来没有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么惊心动魄的场景刺激过她们的神经，她们长时间沉溺于平静和孤独当中。

“妈妈，”欧也妮说道，“我们为叔叔戴孝吧。”

“这件事情得由你父亲做主。”葛朗台太太轻声说道。

她们俩又沉默不语了。欧也妮自己一针一线地做着女红，善解人意的旁观者或许能从她有规律的动作当中看出她在遐想之中产生的各种想法。这美丽的姑娘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和堂弟一起分担丧亲之痛。四点钟的时候，一阵声势浩大的敲门声，把葛朗台太太吓得胆战心惊。

“你父亲发生什么事儿啦？”她对女儿说。

葡萄园主满面春风地进了屋子。他把手套摘掉，用力地搓手，好像要把手上的皮搓掉一样，幸亏他手上的皮像是上过硝的俄罗斯皮革，就差没有上光和加进香料。他走来走去的，不住地看表。最终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太太，”他一点都不结巴，顺畅地说，“我把他们全部都骗了。我们的酒出手了！荷兰客人和比利时客人今天上午的时候要回国，我



就在他们居住的客栈前面的广场上来回溜达，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你认得的那个人走过来找我了。那些出产好的葡萄的园主全部都压着货等着好价钱，我不劝他们出手。比利时人可一下子慌了起来。我早就看在眼里，最后 200 法郎一桶成交，这个买卖就做成了，其中的一半儿付现钱。现钱就是金币。字据全部都开好了，这就是属于你的六金路易。三个月之后，酒价一定跌。”

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语气平静，话里却暗藏着杀机。这时候聚集在索漠中心广场上面的人们，正在被葛朗台的酒已出手的消息吓得六神无主，他们议论纷纷。如果他们听见葛朗台说的上面这些话，一定气得发昏不可。慌乱的结局可能会使得酒价下跌百分之五十。

“您今年应该有 1000 桶酒吧，父亲？”欧也妮问道。

“对啊，我的乖孩子。”

这就是老箍桶匠表达高兴至极的称呼。

“那么就能够卖到 20 万法郎了。”

“对啊，葛朗台小姐。”

“那么很好，父亲，您这样就能帮查理一把了。”

之前巴比伦王伯沙撒，看见神秘之手在墙上预示他死亡的时候，他的愤懑以及惊愕也不能与这时候葛朗台的怒火相比较。他早已不去想那一个宝贝侄儿了，却意识到那没有出息的家伙居然盘踞在女儿的心目当中，盘算在女儿的算计里。

“啊！真是好啊，自从那个花花公子进来我家，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翻了个儿了。你们自作主张大摆阔气，还买糖果，大摆宴席，花天酒地的。我可不允许。我这个岁数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人，起码轮



不着我的女儿或者其他什么人来教导我应该怎么做吧！对于我的侄儿，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就会怎么样对待，你们任何人都不需要干涉。而你，欧也妮，”他转过身对她喊，“不要再跟我提到他，否则，我让你和娜依一块儿住到诺瓦叶修道院去，我说得出做得到。假如你再吭一声，我明天就把你送走。那小子在哪儿？现在下楼没有？”

“他还没有，先生。”葛朗台太太答道。

“还没有？那么他在做什么？”

“为他的父亲悲伤哪。”欧也妮答道。

葛朗台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教训她，他再怎么样也是父亲。在客厅里转了几圈之后，他又急忙上楼去，藏进了密室去谋划买公债的事情。他那一千三四百公顷的森林齐根砍下的林木，让他得到了 60 万法郎；另外加上卖白杨树的收入，去年和今年的收入，还有最近成交的那一笔 20 万法郎的交易，总共有九十来万法郎。一股公债就有 70 法郎，短期内就能赚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这一笔利润使得他跃跃欲试。也就是在刊登他兄弟死讯的那一张报纸上面，他把一笔笔数目进行仔细的预算。侄儿的呻吟他完全听不见。

娜依上楼过来敲了一下密室外面的墙壁，请她的主人下楼，晚饭已经准备好。在过道那里，葛朗台跨下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依旧在心中盘算着：“既然能够赚到八厘的红利，那么这一桩买卖就非做不可。两年之内，我可以从巴黎取回 150 万法郎的金洋。”

“嗯，我的侄儿呢？”

“他说不想吃饭，”娜依答道，“真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省了我的食物也好。”主人说道。



“是啊！”娜依接话。

“好了！他不可能永远哭下去的。等到肚子饿了，就算是森林里的狼也忍不住了呢。”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

“老爷，”葛朗台太太等到桌布撤下以后，说着，“我们应该戴孝吧？”

“真是的，葛朗台太太，你只知道出花钱的新奇主意。戴孝要在心中，并不在乎衣裳上面的装饰的。”

“但是，为兄弟戴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教堂也规定我们……”

“就用你的六金路易去买孝服吧，只要分给我一块黑纱就行了。”

欧也妮一直沉默不语地抬眼看着天。她慷慨的天性一直潜伏着，生平第一次苏醒了，却受到伤害。

表面上，这个晚上和他们单调生活当中的很多个夜晚相同，但是，实际上这却是最恐怖的一晚。欧也妮只是顾着低头做活，没有用昨天晚上被查理看得一文不值的针线包。葛朗台太太在一旁编织袖套。葛朗台转着自己的大拇指，连续四个小时不停，他在心中算计了很多次，盘算的结果绝对会在明天让索漠城的人感觉大吃一惊的。

那天没有什么人上门拜访。满城都在讨论葛朗台使出的那一手辣招，他自己兄弟的破产，还有侄儿的到来。因为对共同利益商讨一番的必要，索漠城里面中上阶层的葡萄园主全都聚集在德·戈朗森先生的府上，对前一任市长肆意辱骂的恶毒程度令人发指。

娜依在那里纺她的麻线，纺车的呀呀声变成客厅灰色楼板下唯一

的音响。

“我们连舌头都省了。”她说道，露出一排好像是剥了皮的杏仁似的又白又大的牙齿说道。

“什么都应当节俭。”葛朗台从沉思当中一下子惊醒过来，回答道。他似乎远远看到了三年之后的800万法郎财产，他在一片黄金的海面上沉浮。

“我们去睡觉吧。我代表大家去向侄儿道声晚安，再询问一下他是否想吃点什么东西。”

葛朗台太太在二楼的楼道里站住，想听一听老头儿对查理说些什么话。欧也妮比她母亲更大胆，朝前走了几级楼梯。

“哎，侄儿，你心中难受，那么就哭吧，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到底是父亲。不过咱们遇到困难就必须耐心忍受。你在这儿哭，我却已经在为你考虑了。你看，我这做伯父的对你有多么好。快来，鼓起你的勇气！你想要喝一杯吗？”

在索漠城，葡萄酒并不值钱，这儿的人请人喝酒就和印度人请人喝茶一样。

“但是，”葛朗台接着说，“你这里还没有点灯。不好，不好！做事情必须看清楚才可以。”葛朗台朝壁炉走过去。

“嗨！”他叫了起来，“这儿有白蜡烛，从哪里来的白蜡烛啊？两个娘儿们为了给他煮鸡蛋连我的地方都想拆掉去换钱！”

听到这些话，母女两个人赶快躲进自己的房间，钻进被窝里面，动作之迅速，像是受惊的耗子逃回洞里似的。

“葛朗台太太，你的钱用不完是不是？”葛朗台走进妻子的房间



问道。

“老爷，我正在做祈祷呢，有话过一会儿再说。”可怜的母亲吓得说话的声音都走调了。

“真是见鬼，你的上帝！”葛朗台嚷着。

通常守财奴都不相信有来生，对他们而言，现世就是所有的一切。金钱可以控制法律、政治、风俗，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制度、书籍、人以及学说，合起来对来世的信仰破坏着，一千八百年以来的社会大厦赖以支撑的基础也被破坏了。现在，死亡变成了一种无人害怕的过渡。在安魂弥撒以后静等我们的明天吗？这早就已经被迁移到现在。以正当手段或者是不正当手段，在现今登上穷奢极欲和声色犬马的天堂，不管义或者不义，只需要可以达到空前的享乐，享受繁荣，化心肝成为铁石并且拼命争取一时的财富，就像从前的殉道者为未来的幸福因此而受尽苦难那样，现在金钱已成了普遍的追求！这种思想处处都一样，甚至还会被写入法律。法律并不对立法者进行质问“你怎么想”，而是在问“你付多少钱”。这类学说如果从资产阶级传播到平民百姓中间，一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葛朗台太太，你的祈祷做完了吗？”老箍桶匠问道。

“我是在为你祈祷。”

“那么很好！晚安。我们明天早上再谈。”

可怜的女人睡下的时候，担心得像一个小学生没有念熟功课、睡觉的时候害怕醒过来看见老师愤怒的面孔那样。就在她担惊受怕地裹紧被子，而且把耳朵蒙住准备入睡的时候，欧也妮穿着睡衣，光着一双脚丫跑到了她的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啊！我的好妈妈，”女儿说道，“明天的时候，我就会和父亲说，这所有的都是我干的。”

“不要，他可能会把你送去诺瓦叶的。让我来应付，难道他会吃了我吗？”

“你听到了吗，妈妈？”

“听到什么？”

“他好像还在哭泣呢。”

“上床睡觉吧，我的孩子。你会着凉的，砖地上很潮湿。”

心事重重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富有而又可怜的女继承人，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从此之后，她的睡眠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酣畅了。

人生有些事情，虽然从本身来说千真万确，但常常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对一时冲动的决断不做任何一点心理学的研究，又丝毫不解释促成这种决断的神秘原因吗？或许欧也妮来自肺腑的热情要在她最微妙的感觉当中去剖析，因为这样的激情，刻薄一点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病态，会影响她以后的人生。很多人宁愿否定结局，也不愿意掂量掂量在精神方面事与事的神秘联系性，以及这种联系性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因此，说到这儿的时候，对于善于观察人性的人来说，欧也妮的前半辈子就等同于一张保票，她不动任何心机的单纯和突如其来洋溢的激情，确实是真实可信的。她以前的生活越是平静、恬淡，感情中最微妙的感情发展得越是激烈。因此，被白天发生的事情弄得现在心乱如麻的欧也妮，夜里的时候多次惊醒，倾听堂弟房屋里的动静，好像从昨天起就在她心里盘绕的哀鸣仍然不断地传来。她一会儿联想他



悲痛得断了气，一会儿梦到了他饿得气息奄奄。天就要亮的时候，她的确是听见了一声骇人的叫喊声。她匆忙穿好衣服，在晨光当中蹑手蹑脚地来到堂弟所住的房间。房门开着，蜡烛已经燃尽。被疲惫折磨的查理和衣躺在了椅子上面，脑袋倒在床的一边，早已经睡着了。他像是空着肚子上床的人一样地做着梦。

欧也妮完全可以畅快地哭一场，可以仔细地欣赏这张由于痛苦而变得好像是石头一样冷峻的俊美青年的脸庞以及哭肿了的双眼，睡梦当中的他像是依旧在流泪。查理似是有了心灵感应，感觉到欧也妮来了，因此睁开眼睛，看到她满脸怜惜地站在面前。

“对不起，我的堂姐。”他说。很明显，他不知道这时候是几点钟，也不清楚身处何地。

“这儿有几颗心听到了你的声音，堂弟，我们还以为你想要什么呢。你应该躺到床上去，这样窝着多累人哪。”

“说得也是。”

“那么就再见吧。”

她赶快溜走，感觉跑到这里来不仅仅兴奋而且害臊。只有心无邪念才会做出这样冲动的东西。涉世一深，美德也就会像恶念那样锱铢必较。欧也妮在堂弟面前非常冷静，但是一回到自己的房里，她的腿却支持不住开始哆嗦。无知的生活瞬间告终，她思前想后，把自己狠狠地责备了一顿。“他会如何看我呢？他会觉得我爱上了他。”这正好又是她最希望的。坦率的爱情自有预感，知道爱能产生爱。幽居独处的姑娘，居然偷偷跑到一个年轻人的房间里，这是多么重要的大事！关于爱情，有一些思想行为对某些心灵不就等同于神圣的婚约吗？



一个钟头之后，她来到了母亲的房间，像平时一样侍候母亲起床、穿衣。随后，母女两个人坐在客厅窗户前面的老位置上，焦虑地等待着葛朗台。就好像有的人因为害怕责骂以及惩罚而吓得手脚冰凉，或者是心头发热、紧缩、扩张一样，这由每个人的气质而决定的，这样的情绪其实非常自然，甚至连家畜都会产生。它们自己不注意而受了伤可以不哼一声，犯了过错挨打，一点点的痛苦就会使得它们大声哀叫。

老头儿这时候下楼来了，但是他心不在焉地和太太说话，吻了一下欧也妮，然后就坐到桌子前面，好像他已忘记昨天晚上的恐吓。

“侄儿现在怎么样啦？他倒是不怎么让人讨厌。”

“老爷，他还在睡觉。”娜依答道。

“那么好，不需要点蜡烛了。”葛朗台用嘲讽的口气说。

这种一反常态的宽宏大量，这样的挖苦人的幽默，使葛朗台太太感到很意外。她仔细地看看丈夫。老头儿……说到这儿，应当向读者做一些说明，在都兰、安茹、普瓦图以及布列塔尼等地方，老头儿——我们已经很多次使用它来当作葛朗台的称呼，不但可用于最残忍的人，还可用于最慈悲的人，只需要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全部都可以用。这一称呼并不代表个人的仁慈。言归正传，老头儿把帽子和手套拿起来，然后说：“我到市中心广场逛逛，好会一会那几个克罗旭。”

“欧也妮，你父亲绝对有事情。”

确实，葛朗台睡得不多，晚上有一半时间做着各种事先的盘算，盘算的最后总能够使他的见解、观察、计划达到一种惊人的准确，可以保证凡事成功，令索漠城的人折服。人类的任何力量都是耐心与



时间的集合体。有目标，且善于伺机而动的便是强者。就好像所有守财奴那样，葛朗台必须和别人钩心斗角不可。他依靠两种感情：自尊和获利。但是利益既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具体的，那么，在某方面利益就等于自尊心，所以自尊心和获利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都是源于自私。因此，被艺术地搬上舞台的守财奴，往往能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现实中的每个人都和这类人物一脉相通，因为他们关系到人类的全部感情，是世间所有感情的缩影。人，谁没有欲望？哪一种社会欲望的解决不需要金钱？

葛朗台的确是如他妻子所说的那样“有事儿”。和所有的守财奴一样，他的心里总是纠结着一种无法平息的欲望，非得和别人明争暗斗，把别人的钱很合法地赚过来不可。把别人压倒，不正是施展自己的威力，让自己永远有权利蔑视那些过分懦弱所以只好任人宰割的弱者吗？啊！躺在上帝脚下的那只平静的羔羊，它是尘世间所有受害者最感人的象征，它象征了弱小者们的归宿，那就是获得赞美的受苦和懦弱。这种羔羊，守财奴把它们圈起来之后养肥杀掉，然后煮熟了吃，却不怎么看得起它，金钱和轻蔑正是守财奴的养料。

昨天晚上，老头儿的想法换了一种思路，他的宽大就是这样来的。他想到了一个捉弄巴黎人的诡计，准备开巴黎人的玩笑，玩弄他们，折磨他们，捏一阵，捻一阵，折腾得他们跑来跑去、汗流浹背、满怀希望又着急得脸色苍白。这是他站在灰色的客厅里，登上家里那虫蛀斑斑的楼梯的时候想到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老头儿，他在顷刻之间就想到了把巴黎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阴损办法。侄儿的事情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当中。他需要挽回亡弟的声誉，但又不想让侄儿以及他

自己花一分钱。他马上就要将他的现金存入为期三年的账号，以后他只需要经营好田庄就可以了。不过，他需要一种肥料来保持住钩心斗角的心眼儿，他从自己的兄弟的破产当中正好寻到了这种肥料。他认为在自己利爪之下已经没有其余可供压榨的东西，所以就只有去挤捏巴黎人了，让查理获得实惠，而且自己又能够一文不花地做一个仗义的哥哥。家族的名誉在他的筹划当中并不重要，他的善意和一个赌徒的心思差不多，喜爱看一场自己没有下注的赌局赌赢，而且还要赌得精彩。

克罗旭叔侄是他很必要的帮手，但是他不想求助于他们，而是要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他准备让刚刚想好的这一场喜剧当天晚上就开演，以便在演出之后的翌日不花分文地博得全城的喝彩声。

第四章

父亲不在家，欧也妮就情不自禁地公开关心起她心爱的堂弟来，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心中蕴藏的爱怜，对他尽情释放了。怜爱是女性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是女性希望让人家感受到的唯一情感，是她们愿意被男人激发起而不会厌恶的唯一感情。欧也妮去倾听堂弟的呼吸最少三四次，希望知道他是不是仍在睡。最后，他终于起床了，所以奶油、咖啡、鸡蛋、水果、盘子、杯子，一切与午餐相关的东西都变成了她关注的对象。她轻盈地登上破旧的楼梯去倾听堂弟的动静。他是在穿衣服吗？他依旧在流泪吗？她径直走到房门口。

“堂弟？”

“堂姐。”

“你想在哪儿用早餐，是在客厅里还是在你房里？”

“随你安排。”

“你现在好吗？”

“亲爱的堂姐，说起来真是惭愧，我觉得饿了。”

隔着门进行的这一段对话，给欧也妮的感觉，简直就像小说中大

段的精彩对白。

“那么好，我们把饭给你端到房间，这样就不会惹我父亲生气。”说完之后，她像小鸟一样轻盈地下楼来到了厨房，“娜依，去整理他的房间。”

这道经常被人踩的破楼梯，稍微有动静就响声不绝，然而在欧也妮看来，它似乎已失去破旧的缺点。她感觉到楼梯明晃晃的，还会说话，并且和她一样充满活力，和她的爱情同样年轻，她的爱情是多么需要这楼梯的配合呀！以及她的母亲，她慈爱包容的母亲也情愿受她的爱情狂热的差遣。等到查理的房间收拾好之后，母女两人都上去陪伴这一个不幸的人。基督教慈悲为怀的教义不是规定她们要安慰遇难的人吗？母女两人从宗教当中取用了一大堆模模糊糊的说法来为自己的越轨举止辩解。

查理·葛朗台感觉自己成了最受体贴和温柔关爱的对象，他因为痛苦而破碎的心，很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种体贴入微的感情以及美妙的同情的甜蜜。那是心灵向来处于压抑当中的母女，在她们生活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受苦受难的区域之内，一旦获得瞬间的自由，就擅长表露出来的一种感情。有至亲关系当盾，欧也妮毫不顾忌地收拾堂弟随身携带的内衣以及洗漱用品，顺手把看到的小玩意儿——镂金镂银的东西，尽情地一件一件地玩赏，以观察做工为名，拿在手中不放。查理看见伯母和堂姐对他这么关心备至，不由得深受感动。他对巴黎的世态炎凉很有体会，就像是他现在的处境，在巴黎只会受到冷遇。他意识到欧也妮那种特殊的美，而且光艳照人，昨天他还觉得可笑的生



活习惯，从此之后他开始称赞起它的纯朴了。欧也妮从娜依手里接过一只盛满奶油咖啡的搪瓷碗，她真诚地端给堂弟，而且善意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巴黎人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把堂姐的手抓住，深深地吻了一下。

“哎，你这是怎么啦？”她问。

“哦！我感激得流泪。”他答道。

欧也妮忽然转身来到了壁炉前拿烛台。

“娜依，这给你，把它拿走。”她说。

她回头再看堂弟的时候，脸上依旧有一片红晕，但却至少能用眼神当作掩护，不把心中洋溢的极度幸福暴露出来。

他们的眼睛却表达了相同的感情，就像他们的心灵融合在相同的畅想当中：明天是属于他们的。这一番柔情，查理认为特别甜美，由于他遭了大难，早已经不存什么希望。

一声门锤响起来，把母女俩立刻吓得回到原位。幸亏她们下楼迅速，当葛朗台来到客厅的时候，她们手中已经拿起活计。如果他在楼梯下的门厅里遇到她们，他一定会起疑心的。老头儿草率地吃完简单的午餐。没有拿到原先说定的津贴的庄园看守，从弗洛瓦丰赶来了。他把一只野兔以及几只竹鸡带过来，这些都是在庄园里打的，还有磨坊租户托他捎来抵租的几条鳗鱼以及两条梭鱼。

“哎！哎！这个可怜的科努瓦耶，居然来锦上添花了。这些东西好吃吗？”

“特别好吃，好心的先生，已经打下来两天了。”



“赶快来呀，娜依，动一动你的双脚，”老头儿说道，“把这些东西拿去，晚饭的时候吃。我想要请两位克罗旭吃饭。”

娜依一下子傻了，瞪眼望着所有人。

“啊！那么好，”她说道，“但是我去哪里弄猪油以及大料呢？”

“太太，”葛朗台说道，“给娜依六法郎的钱，等一会儿我去拿几瓶好酒，不要忘记提醒我一下。”

“嗯！这么说来，葛朗台先生，”庄园看守早已经准备好一段索要津贴的话，“葛朗台先生……”

“得，得，得，得，”葛朗台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个聪明的好人，我们明天的时候再说好吗？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他又转过身对葛朗台太太说道：“太太，给他五法郎的钱。”

说完之后，他赶快走了。那个可怜的妻子花费了 11 法郎买到眼前的一阵清静，一下子高兴起来。她明白葛朗台把给她的钱一个个收回去以后，一定有半个月的时间不来寻事。

“那么给你，科努瓦耶，”她递给了他十法郎，“改天再谢谢你。”

科努瓦耶没什么话可以说了，所以走了。

“太太，”娜依把黑头巾戴上，挎上了篮子，说道，“我只需要三法郎，其余的您留着吧。好啦，我可以应付的。”

“娜依，将饭菜准备得好一些，堂弟会下楼吃饭的。”欧也妮说道。

“没错，肯定是有不寻常的事情，”葛朗台太太说道，“从我结婚到今天，这是你父亲第三次请客人吃饭。”

大约四点钟，欧也妮和她母亲把六副刀叉准备好，男主人把他尤



其珍视的久藏佳酿拿了好几瓶出来。这时候查理来到了客厅。年轻人看上去脸色苍白，他的一举一动、仪态、眼神以及说话的声音都透出诚挚的哀伤。他没有故作悲痛，而是确确实实地难过。痛苦笼罩在他的脸上，反而呈现出一种惹人怜爱的神情，因而欧也妮更加疼惜他了。

或许，不幸使他离她更加近了。查理再也不是她心目中高不可攀、阔绰的美少年，而是一个正陷入贫困深渊当中的穷亲戚。女人在一视同仁这一点上和天使一样，把救苦济贫当作自己的责任。查理跟欧也妮通过眼睛交流，互相安慰，那个落难的公子，可怜的孩子，沉静并且高傲地坐在角落当中一言不发；堂姐温柔而亲切的眼神时不时地落在他的身上，使得他抛开愁思，与她一起神游在向往的未来。

这时，葛朗台请克罗旭吃饭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全城，其引起的轰动效果丝毫不亚于他背着索漠城所有的葡萄酒商出售自家收成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个老箍桶匠请客，如果只是想如苏格拉底的弟子阿尔契别亚德当年那样，为了惊世骇俗而剃下狗尾巴宴客，或许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大人物，但是他从来不把索漠人放在眼中，不停地把索漠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从无敌手。德·戈朗森夫妇很快便获知查理的父亲暴卒并且已经破产的消息，决定当晚就去他的主顾家吊唁以及慰问，当然，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探听葛朗台在这时候决定宴请克罗旭叔侄的动机。

五点的时候，克·德·朋弗庭长和他的叔叔，也就是克罗旭公证人来了，两个人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宾主落座之后，开始用餐。葛朗台非常严肃，欧也妮一言不发，查理在沉默，葛朗台太太比平常更



不喜欢开口，搞得这顿晚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丧亲饭。离席的时候，查理对他的伯父伯母说道：“请你们原谅我先告退。我需要写几封悲伤的长信。”

“你请便，我的侄儿。”

查理刚刚走，葛朗台便知道他会专心致志写什么样的信，很狡猾地看着妻子说道：“葛朗台太太，我们需要谈的事情，你们也许听不懂，现在是七点半，你们还是趁早去休息吧。晚安，我的孩子。”

他吻了一下欧也妮，母女两人出去了。这天夜里的演出到这时候才正式开场。葛朗台早已经在和人们的交往当中变得诡计多端，所以被他咬得皮开肉绽的人给他起了“老狗”这个绰号。今天晚上他比一生当中任何时候都更加工于心计。如果这个索漠市长野心更大，再恰好遇到好时机，爬到社会上层的圈子，奉命出席议论各国事务的会议，把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才能用到国际交往上去，毫无疑问，他可能会为法国立功的。自然，还有可能就是老头儿从索漠离开，只会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可怜虫。有一些人的头脑，就像动物似的，从本土搬迁到另一个地方，从习惯的水土离开之后，就无法生殖繁衍。

“庭……庭……庭长……先生……你……你说……说起破……破产……”

他伪装了那么多年大家都当作习惯的结巴，还有每到雨天的时候他总是抱怨不迭的耳聋，在今天这种场合，让克罗旭叔侄觉得尤其累人。他们俩一边听葡萄园主结结巴巴地说话，一边不自觉地扯动自己的嘴脸，似乎要把话中漏在舌尖上面的字眼补足。



说到这儿，或许有必要追述一下葛朗台口吃以及耳聋的历史。其实，在安茹这个地区，本地话听得最清楚，讲得最利索明了的，莫过于这个老箍桶匠了。但是，尽管他这样精明，以前却上过犹太人的当。那个犹太人在谈论生意的时候，把手在耳朵边上弯成一个喇叭状，装作听觉不灵，又结结巴巴地像是要寻找合适的措辞一样，表明口才太差，以至于葛朗台吃了善心的当，不知不觉替狡猾的犹太人寻觅他心目中的想法以及字眼，最后把犹太人想要说的全部都说了出来，使得他变成了那个犹太人却不是葛朗台自己本人了。那次奇怪的较量所达成一致的生意是老箍桶匠的商业生涯当中仅有的一桩失了手的买卖，不过经济上吃了亏，头脑上却受益匪浅。所以葛朗台越发感激犹太人教会他这一绝招，磕磕巴巴让买卖对手着急，着急替他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丢(掉)自己的观点。而今天夜里要谈的问题确实更需要装聋、装口吃，更需要使用神秘莫测的兜圈子的形式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第一，他不愿意对自己的主意承担责任；第二，他不愿意授人话柄，让人猜透他真正的目的。

“德·朋……朋……朋弗先生……”这是葛朗台三年以来第二次称呼克罗旭的侄子为朋弗先生。庭长一听很可能会误以为那个刁钻的老头儿已经把他选定为女婿了，“你……你……你刚刚说，破……破产……可……可以……由于某……某一些情况……由……由……”

“是由商业法庭出面阻止，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德·朋弗先生把话头抓住了，说得准确些，自以为猜到了葛朗台老爹的想法，打算诚诚恳恳地替他仔细地解释一番，“你想要听听？”

“我愿意洗……洗耳恭……恭听。”老头儿十分谦逊地答道，那模样好像调皮的孩子假装学乖，装作一本正经地听老师解释，心中却在嘲笑老师一样。

“当一个很值得尊敬并且得到尊敬的人，例如，在巴黎已经故去的你的弟弟……”

“我的……我的弟弟，正是。”

“如果受到资金周转不灵的困扰……”

“这……这……就是……周……周转不灵吗？”

“对的……当他面临破产时，对他有管辖权的（请注意）商业法庭通过判决，有权为他的商号指定几个清盘人。清理并不是破产，你懂吗？一个人如果破产，可能会名誉扫地，但如果是清盘，那他还是清白的。”

“假如这……这……这样……做……不……不……不用……花……很多……钱，那……那差别……就……就太大了。”葛朗台说道。

“但是即使没有商业法庭帮助，还是可以宣告清理的。因为……”庭长捏了一撮鼻烟，“破产是怎么宣告的，你明白吗？”

“我从来没有想……想过。”葛朗台答道。

“首先，”庭长说道，“当事人或者他的合法登记代理人做好资产结算表之后送往法院书记室。然后，由债权人自己出面提出申请。假如当事人不交资产结算表，那么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宣告这个当事人破产，又会怎么样呢？”

“对啊，怎……怎么办？”



“这样的话，死者的亲族、代表、继承人可以出面清理，当事人如果没有死，则由他自己清理，假如他避而不见，可以让他的朋友出面清理。你想清理你弟弟的债务是吧？”庭长询问。

“啊！葛朗台，”克罗旭公证人大声叫了起来，“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尽管地处偏僻，可是我们的面子要紧。你弟弟终究和你同姓，倘若你挽救了自家清白，那么你可真的称得上是一个男子汉了啊！”

“真是太伟大了。”庭长打断叔叔的话，插言道。

“自然了，”老葡萄园主答道，“我……我……我的弟弟是……也是姓葛朗台，和……我同姓。这……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我……我自己并不否……否……否认。而这……这种……清……清……清理……可以……在任……任何情……情……情况……况……况之下，从每一个方面看……看……看，对……对我……我……所爱的侄儿是……是……是很……很……很有好处的。但是，先得弄明白。我不认……认……认得那些巴黎的坏……坏……坏蛋。我……在索漠，你知道的！我的葡……葡萄园，我的水……水……水渠，总，总之，我有我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开过期票。什么叫作期票？我……我收到过期……期……期票很多，我自己没有签……签……签发过。期票能够兑……兑……兑……兑现，能够贴……贴……贴……贴现。我只知道这些。我听别人说可……可……可……可以赎回期期……”

“对啊，”庭长说道，“期票可以打一个折扣从市场上面收回来，你知道吗？”

葛朗台用手拢着耳朵，做了一个听筒的形状。庭长把话又重复了



一次。

“这样说，”葡萄园主继续说，“这些事儿有好处也有……有……坏处喽。我……我……我活到这……这一把年……年……年纪，这……这……这些事情，我都……都搞不清楚。我必……必须……留……留在这儿照……照……照看农田。谷物进……进……进了仓库之后，就需要……谷物……支付。第一得保证收……收成。我在弗洛瓦丰地区有……有……有重要的生意需要做，挣……挣……挣钱做一些生意，我不能……能……放……放弃家庭去……去对……对……付那些……鬼……鬼事。你说我……我……我应当去……去……去巴黎办清……清……清理，以此制止宣告破产。我……我……我现在分身无……无……无术呀，我又不是小……小……小鸟，所以……”

“你的意思我弄懂了！”公证人喊出声来，“那么好办，我的老朋友，你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老朋友，他一定会为你尽心尽力的。”

“好了，”葡萄园主心里想，“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建议。”

“假如派谁去巴黎，找到令弟纪尧姆最大的债主，告诉他……”

“且……且……暂且慢，”老头儿继续说，“告诉他什么？是否就……就……就说：索漠的葛朗台先生这样，索漠的葛朗台先生那……那……那样。他喜爱他的弟弟，也喜爱他的侄……侄……侄儿。葛朗台是一个好……好亲……亲……亲戚，他有一番好心。他将……将收……收……收成卖……卖……卖了。不需要宣告破……破……破……破产，你们一起联合，委……委……委托好几位清……清……清理人。到那时候葛朗台会……会……瞧着办。与……与……与其让



法院插……插手，还不如……清理更划……算……嗯？是吗？”

“是的，就是这样。”庭长说。

“因为，你是清楚的，德·朋……朋……朋弗先生，在拿……拿……定主意……之前，需要斟酌再三，做不……到，终归是……做不到。遇……遇见花……花钱的事，为……为……为了不倾……倾家荡……荡产，得先……把收支弄……弄……弄明白。嗯？是不？”

“自然了，”庭长说道，“我觉得用几个月时间，花费一笔钱，用协议的方式来付款，可以把债券全部都赎回。哈哈！手里有肥肉，还担心狗不追着走？只要不宣布破产，只要债券到了你手中，你就清楚得如同白雪一样了。”

“像白……白……白雪，”葛朗台托起了耳朵，用手做成一种招风耳的样子，再次重复了庭长的话，说，“我不清楚，什么白雪？”

“你听我好好地说。”庭长叫道。

“我，我，我正在听呢！”

“债券就是一种商品，也有价格变化。这就是杰雷米·边沁对于高利贷的推论原则。他早已经证实，大家对于高利贷的成见是错误的。”

“是的……”老家伙哼了一声。

“根据边沁的观点，既然货币在原则上而言是一种商品，那么代表货币的东西也一样成为商品。”庭长继续说，“大家都知道的，由某某人亲自签名的期票，和其余的货物一样，市场上价格会时高时低，流通量时多时少，涨价的时候可能很贵，也可能会跌得一钱不值，商业法庭裁决……（咄！我真是笨，真的对不起），在我看来，您弟弟



的债券您可以打二五折赎回。”

“你……说，他叫……叫……杰……杰……杰雷米·边……”

“叫作边沁，是一个英国人。”

“这个杰雷米，让我们在生意方面再不用怨气冲天。”公证人笑着说道。

“那些英国人有……有……有……有时候还十分讲情……情……情理，”葛朗台说道，“那么，照……照……照边……边……边……边沁的观点，我弟弟的债券看……看起来值……值钱……其实并不值钱。如果这样的话，我，我，我就说对了，是不是？我觉得很明白……债主可能……不……不可能……我……懂……知道的。”

“让我对你全部都说明了吧，”庭长说道，“依照法律，假如你把葛朗台商社的债券全都搞到手，这样你弟弟或者他的继承人不欠一点债务了。”

“好的，好的。”老头儿重复道。

“以公道而言，如果你弟弟的债券在市场上用百分之几的折扣转让（您懂得转让的含义吗？），刚好你有一位朋友路过那儿将债券买下，也就是说，债权人没有受到任何暴力的迫使，自动放出债券，这样已故的巴黎葛朗台的遗产便名正言顺地没什么牵连了”

“很对。生……生……生意毕竟是生意，”箍桶匠说道，“这不……不需要……说……但是，但是，你知道的，这也很有难……难……难处。我，我……没有……钱……钱……也……也……也没有……空。”

“是啊，你没法分身。哦，这样吧，我替你去巴黎（旅费记在您



的账上，只是小意思）。我去见一见债权人，和他们谈谈，把期限往后拖一拖，只需要你在清理总数上再多付一笔附加费，所有的一切都好商量。”

“我们另外再……再……谈……我……我……不……不可以，而且也不想……没弄清楚就……答应……应……不……不……不可以的，你……知道吗？”

“那自然。”

“我脑袋都快要炸……炸了，你说……说的……话……你……几乎把……我……我的脑……脑袋都……打……打成一片混乱了。我活到现在第……第一次……得想一想……这种……”

“对啊，你并不是法学家。”

“我，我仅仅只是……一位……可怜的……种……种葡萄的，听不清楚你……你刚刚说的那……那一些话，所以我得……得……得考……考虑……”

“那么好的。”庭长摆出一副像要做总结的样子。

“侄儿！”公证人带着一种责备的语气打断他的话。

“怎么了，叔叔？”庭长问道。

“你应当让葛朗台先生说明他的意思，委托这样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应当把范围说清楚……”

这时候传来一阵门锤声，德·戈朗森一家三口驾到了。他们进来之后，和大家开始寒暄，使得克罗旭无法把话说完。公证人对于这个反而高兴。葛朗台早已在斜眼看他了，鼻尖的肉瘤显露出他心中正刮



着狂风暴雨。然而，第一，严谨小心的公证人觉得：一个初级法庭庭长根本不适合去巴黎钓债权人上钩，牵扯到和法律抵触而且是不清不白的阴谋当中去；另外，他还没有听明白葛朗台愿不愿意花钱的表态，侄儿就自告奋勇想要接手这一桩生意，他本能上察觉到危机四伏。因此，趁戈朗森一家进门的瞬间，他把侄儿拉到了窗户旁边：“你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侄儿，献殷勤的话适可而止吧，不要想他的女儿想得昏了头。真是见鬼！不可以像刚出巢的小鸟一样看见核桃就啄。现在让我来把舵，你只需要从旁助我一臂之力就可以了。你用不着以你法官身份牵连进这种……”

他话还没有讲完，就看见德·戈朗森先生朝着老箍桶匠伸出了手，说道：“葛朗台先生，我们听说府上遭受了很可怕的不幸，你弟弟的商社出事了，他也亡故。我们特意前来表示哀悼。”

“如果说不幸，”公证人把银行家的话打断了，“最不幸的是他弟弟的死。假如他想到向兄长求助，那么也不会自杀。我们的老朋友最讲情义的，他打算清理巴黎葛朗台家所有的债务。我这个当庭长的侄儿，为了不使葛朗台先生在这一桩涉及司法的事务当中遭受麻烦，所以自告奋勇要立刻替他到巴黎去，和债权人磋商，并且适当地满足他们的心愿。”这一席抢白，再加上葡萄园主手摸下巴表达默认的态度，让德·戈朗森一家三口惊诧至极。他们来的路上还在纵情地大骂葛朗台吝啬，几乎把他说成害死兄弟的元凶。

“啊！我早就想到了。”银行家看了一下妻子，喊出声来，“路上我对你怎样说的，太太？葛朗台甚至连头发根儿都讲究尊严，绝不



会让他们的姓氏遭受一点玷污！没有尊严的财富是肮脏的！我们外省人就讲究尊严。好的，真是好样的，葛朗台！我是一个老兵，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件事，天知道，你真是太伟大了！”

“但……但……这……伟大……的代价很……很……高呀。”老头儿的手被银行家抓着剧烈颤抖的时候，他这样回答道。

“但是，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德·戈朗森继续说，“但愿庭长听了不要觉得不高兴，这件事情纯粹是一桩生意，不涉及司法，应该要商务行家去处理才行。什么回复权、预支、利息计算，都要熟悉，我倒是可以附带地……”

“我们倒……倒……倒是可以……想想……办法……我们俩尽……尽可……可能做些……安……安排……可以让我……我……我不至于许……许……许下什么我……我……我不该许……下的诺言……诺言，”葛朗台依旧结结巴巴地说道，“因为你了解，庭长先生自然要我出旅费的。”

最后一句话，老头儿说得很流畅。

“嗨！”德·戈朗森夫人说道，“能去巴黎可是一种享受，如果我能去的话我宁愿自己出钱去。”

她先是对丈夫使了一个眼色，好像在鼓励他一定要不惜代价从对手那边抢过这一件差事，然后又带着一脸蔑视的表情，看了一眼克罗旭叔侄俩，这两个人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苍白。

葛朗台抓住银行家的一颗纽扣，把他拉到一边。



“在你和庭长之间，我当然更信任你，”他说，“但是，中间有些原因，”他牵动着脸上的肉瘤，又继续说：“我想要买公债，也许有好几千法郎的数目，但是只准备出 70 法郎的价钱。听说每逢月底行市会下跌，你这方面十分在行，对吧？”

“自然了！你呀，是要我替你收进这几千法郎的公债了？”

“初涉这行，先小做。不要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玩这玩意儿。你给我在这个月月底买进一些。不要透半点口风给克罗旭他们，否则他们会生气的。那么既然你要去巴黎，有时间我们再来商量细节。”

“就这样说定了，我明天就乘驿车走，”德·戈朗森把嗓门儿提高了问，“我什么时候到这儿听你最后的嘱咐？”

“五点钟的时候吧，在晚饭之前。”葡萄园主搓了一下双手。

两家客人又面对面地坐了一会儿。停顿片刻后，德·戈朗森拍了一下葛朗台的肩膀，说道：“有你这样的同胞兄弟，让人看了都觉得羡慕……”

“是呀，尽管表面看不出来，”葛朗台答道，“我可是一个最看重骨……肉亲情的人。我疼爱我的弟弟，我要证明这一点，但愿不花……花……花得我倾家荡产……”

“那我们就此告辞了，葛朗台，”趁他还没有把话讲完，银行家就知趣地打断了他，“假如我要提早动身，有些事情还需要安排一下。”

“好的，好的。我也一样……为了你刚知道的这件事，我……我需要去去……去房间……想想，躲藏到我那……那间……按照克罗旭庭长的说法，评……评……评议室……去。”



“真是该死！我又不是德·朋弗先生了。”庭长悲伤地想，立刻变得像被辩护律师弄得不耐烦的法官。

两个敌对家族的首领一块儿起身告辞。他们都已经把老葡萄园主今天上午背叛乡亲的罪恶行径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想探知对方如何评价老家伙对新近这件事的真实动机，可是双方的警惕性都很高，谁都不肯先走漏半点风声。

“您二位与我们一块儿去拜访德·奥松瓦尔夫人，如何？”德·戈朗森询问公证人。

“我们改天再去，”庭长赶快回答，“如果叔叔同意的话，我已经和德·格里博古小姐说好了，去她那里拜访一下，我们需要先去她家。”

“那么再见吧，二位。”德·戈朗森太太说道。他们刚刚和克罗旭叔侄分开，阿道尔夫连忙对父亲说：“这一下他们可冒火了？”

“闭上你的嘴，孩子，”母亲急忙制止道，“他们还能听见呢。再说，你这一句话不够文雅，有一股法律学生的刻薄味儿。”

“哎，叔叔。”庭长等到德·戈朗森一家走远之后，禁不住叫起来，“最开始我是德·朋弗庭长，结束却仍是光杆儿克罗旭。”

“我当时就看出来了，你心中生气。但是风向对德·戈朗森有利，真的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就让他们踏上葛朗台老爹‘之后再谈’的顺风船吧。孩子，放心吧，欧也妮早晚是你的媳妇。”

没过多久，葛朗台慷慨的决定迅速在三家传播开来，这个手足情深的举动被索漠人传得满城风雨。葛朗台背叛葡萄园主们独家出售存



货的行为获得了大家的谅解，所有人都佩服他讲究兄弟情谊，对他交口称赞，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慷慨。法国人的脾气本来就是爱激动，喜爱凑热闹去捧转瞬即逝的红角儿，对与自己无关的新鲜事情瞎起劲。跟着起哄的那些人难道健忘得这么厉害？

葛朗台老爹刚刚把大门关上，就把娜依喊来：“先别把狗放出来，也不要睡觉，我们还要一块儿干活呢。十一点钟的时候，科努瓦耶会驾着马车从弗洛瓦丰过来，你注意听着，不要让他过来敲门，把他悄悄放进来。警察局不许居民夜晚大吵大嚷，更何况，也无须让乡邻知道我出门。”

说完之后，葛朗台自己上楼进了他的密室，娜依在楼下听到了他在上面搬东西翻箱子走来走去的，动作特别轻。很明显，他不想惊动妻子以及女儿，特别不想引起侄儿的注意。他看到侄儿的房里还有灯光，很早就低声咒骂过了。

半夜时分，一心惦念着堂弟的欧也妮好像听到有谁快要死一样的呻吟，她觉得这要死的人绝对是查理，和她分手的时候他的脸色那么苍白，那样垂头丧气，可能他自寻短见了。她急忙披了一件有兜的大衣准备出去，想要上去看看堂弟。这时有一道强光从门缝里面射进来，把她吓了一跳，还以为是着火了，然后听见娜依沉重的脚步声，便立即安下心来，最后听到她在说话，另外还有几匹马嘶叫的声音。

“我父亲是要把我的堂弟赶走吗？”她一边想，一边小心地把房门拉开了一条缝，既不让门发出嘎吱的声响，又正好能看见楼道里的动静。冷不防地，她的目光和父亲的目光碰上了，尽管父亲没有注意



到她，也不怀疑有人在门后偷窥，可是她还是吓得手脚冰冷。只看见老头儿跟娜依两人的肩头扛着一根十分粗大的木杠，木杠中间一根绳索捆着一只小木桶，很像葛朗台平时在面包房里做着玩的那种小木桶。

“圣母呀！老爷，怎么这么重呀？”娜依轻声问。

“可惜里面仅仅是一大堆铜钱！”老头儿答道，“注意别碰倒蜡烛台。”

仅仅只有一根蜡烛照明，蜡烛被放在楼梯扶手的两根立柱之间。

“科努瓦耶，”葛朗台朝着那个有职无权的看庄子的人说道，“你带手枪了吗？”

“我没有，先生。上帝！这不就是一堆铜钱嘛，有什么好担忧的？”

“呃！不担心。”葛朗台老爹说道。

“再说我们跑得快，”庄园看守说道，“佃户们已经为您挑选了最好的马。”

“好的，好的。你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吧？”

“我原本就不知道。”

“好！车还十分结实吧？”

“这车，老爷您是问这车吗？嗨！载 3000 斤都没有什么问题，您那些破酒桶能有多重？”

“噢，我知道的！”娜依说，“怎么也有一千七八百斤吧。”

“不要多嘴，娜依，一会儿你对太太说我去乡下了，晚饭的时候回来。科努瓦耶，快一些赶车，一定在九点钟之前赶到安茹。”

马车出发了，娜依把大门关好放出狼狗，肩头酸疼的她很快上了



床，街坊没有人发现葛朗台出门，更不知道他出门的目的。老头儿简直保密到了极点。在这一栋堆满黄金的房子里面没人能看见一个铜板。上午他在码头听人闲谈，说南特接了很多的船只装备的交易，黄金价格因此也就随之上涨一倍，投机商都涌到安茹来抢购黄金。老葡萄园主只要向佃户借几匹马，就拉着黄金去安茹抛售，这样换回国库券，等到市价高出面值之后，售出作为买公债的款子，并且趁金价暴涨的良机好好赚一大笔外快。

“我的父亲走了。”欧也妮在楼上都听到了。房间内又恢复了平静，远去的车轮声逐渐消失，在沉睡的索漠城上空不复回荡。欧也妮在没用耳朵谛听之前，先在心目中听见从查理房中传来的一声呻吟。一道如刀刃一样纤细的灯光从门缝中间射出，横照在破旧楼梯的扶手那边。

“他心里很难受。”欧也妮心里想着，并且登上了两级楼梯。第二声悲吟已吸引她来到三楼的楼道。门虚掩着，她把房门推开。查理的头像刀歪倒在旧靠椅外边，笔掉在地上面，手快要垂到地面。他好像睡着了，这样的姿势使呼吸时断时续。欧也妮也被吓了一跳，她赶快进去。

“他一定累极了。”欧也妮看到了十几封已经封好的信的时候，心想。她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地址：法里—布雷曼车行、布伊松服装店等。“他也许料理完事情后，希望早点离开法国。”她想着。

她的目光最后落到了两页还没装入信封的信上。其中的一页信纸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安奈特……”这几个字让她觉得一阵头晕，心跳加快，双脚被钉在地上不能动弹。“亲爱的安奈特”，他正



在恋爱，而且也有人爱他！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信中都说些什么呢？这些念头进入她的脑海之中，并且穿过心坎。她处处都看见这几个字，甚至在地板上也有，一笔一画都像是火焰在燃烧她的心。

“别这样！不！我不可以看这封信，我应当走开。但是看了又如何呢？”她望着查理，把他的头托回椅子靠背上。他就像孩子一样任人摆布，尽管睡着，也还以为那是他的母亲，闭着眼睛，朦胧当中接受母亲的悉心照料以及亲吻。欧也妮就像一位母亲，把他垂下的手抬起来，像母亲一样亲吻他的头发。“亲爱的安奈特！”像有个魔鬼在她耳旁这样吼了一声。“我知道这或许不对，但是我想看看那封信。”她心里想着。欧也妮把脸扭过去。良心在谴责她，善恶第一次在她心目中迎面相撞。直到那时，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她脸红的事，最终嫉妒和好奇心占了上风。每读一句，心就会膨胀一点，在读信的时候她全身兴奋的热血，让她初恋的快感更加难以描述。

亲爱的安奈特，除了我现在遭受的不幸，什么都无法拆散我们，那是再怎么谨慎的人都无法预知的。我的父亲自杀了，我们的家产全部都败尽了。我变成了孤儿，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这年龄还只能够算是个孩子，可是现在我应该像个大人那样，从深渊当中爬起。我耗费半夜的时间做了一番盘算。

即使我想清白地离开法国（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也没有100法郎能去印度或者是美洲碰运气。对啊，可怜的安奈特，我需要到气候特别恶劣的地方去寻觅发财的机会。听说在那种地方，发财既



快又稳。对于待在巴黎，那绝不可能。我的心，我的脸，都不能忍受一个破产的人、一个把家产败光的人的儿子所面临的耻辱、冷遇和蔑视。天哪！欠债 400 万法郎！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可能会在决斗当中把自己的命送掉。所以我绝对不会回巴黎。就算你的爱情，让男人心灵无比高贵的最温柔忠贞的爱情，也无法将我吸引到巴黎去。唉！

我最亲爱的，我没有路费去你那儿给你一个最后的亲吻，一个让我拥有勇气奔赴前程的亲吻……

“可怜的查理，多亏我读到这封信！我有钱，我可以给他钱。”
欧也妮说道。

她把眼泪擦了一下，接着读下去：

我从未受过贫穷的折磨。就算我有 100 金路易漂洋过海，我身上也没有一个铜板来办货做生意。不要说 100 金路易，我甚至连一个金路易也没有。只好等到我在巴黎的债务清偿之后，我才清楚还剩下多少钱。

如果分文不剩，我愿意去南特，到船上去当一名水手。一到那儿，我学那些苦干的人，年轻的时候身无分文，变成巨富之后回来，我一到那儿也要像他们一样白手起家。从今天上午开始，我十分冷静地思考我的未来。对我来说，未来对我比对别人更恐怖，由于我从小受着母亲的娇惯，又受到世上最慈祥的父亲的宠爱，一进入社交圈，



就获得安奈特你的爱！我只熟悉生活当中的鲜花，却不知这福气不能长久。

但是，亲爱的安奈特，我已经有了更多的勇气，虽然我以前是个无忧无虑的青年，受惯一个巴黎最迷人女子的疼爱，在家庭的幸福生活当中长大，任何人都疼我爱我，我想要什么我的父亲就给我什么……

啊，我的父亲啊，安奈特，他已经死了……唉！我考虑自己的处境，又想起了你的处境。仅仅一天一夜，我成熟了好多。我亲爱的安奈特，即便你为了把我留在你的身旁，留在巴黎，而牺牲全部豪华的享受，牺牲你的锦衣玉食，牺牲你在歌剧院的包厢，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最低的花费来维持我的挥霍，而且我不会同意你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现在只能一刀两断。

“他和她断了，圣母啊！哦！多么好呀！”

欧也妮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查理这时候动了一下，把她吓得手脚发凉。

多亏他没醒，欧也妮接着往下读：

我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欧洲人一到印度，由于气候关系，老得特别快，特别是那些劳碌的欧洲人。可能是十年之后吧，十年以后，你的女儿18岁，将变成你的伴侣，你的身体的一部分。而对你来说，在这世界已经十分残酷，但是你的女儿也许更残酷。社会的偏见，少女的忘恩负义，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见多了，应该有所警惕。和我一样，



在心灵深处牢牢地记住这四年以来的幸福吧，假如可能，忠于你那可怜的朋友吧。

然而我并不强求你的忠诚，因为，你知道的，我亲爱的安奈特，我应该认识到我当前的处境，以布尔乔亚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切实地盘算着过日子。我应该考虑结婚，这是我新生活中一件必定会发生的事，并且我可以坦诚相告，我在这儿，在索漠，在我伯父家中，遇到一位堂姐，她的行为、相貌、头脑、心地，都会让你喜爱，而且我觉得她……

“他一定是累极了，所以没有往下写。”欧也妮看到信到此中断，心中想道。

她在给他寻找理由！莫非这天真的姑娘感受不到信里通篇透出一股冷气吗？在虔诚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少女，不仅纯洁而且无知，一旦进入被爱情美化的世界当中，就会觉得一切东西都充满了爱意。她们在爱的天地当中行走，被天堂的光明包围着，这光明就是从她们的心灵深处放射出来的，而且照到她们心爱的人身上，她们用胸中如火如荼的热情点燃自己的爱人，把自己崇高的思想当作他们的。女人一切错误的根源差不多都出于相信真或者信仰善。在欧也妮心目中，“亲爱的安奈特，我的心上人”这种字眼就是爱情当中最美的表述，反复回响在她的心头，温暖着她的心灵，就好像小时候，听到教堂里的管风琴奏出《来啊，膜拜吧》这一首圣歌的音符，感觉非常动听一样。而且，查理眼里的泪水，显示出了他心地高尚的一面，这是让欧也妮



最为着迷的地方。

她怎么能知道，查理之所以如此爱他的父亲，那么真诚地为他哭泣，与其说是他自己心地善良，倒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父亲对他太宠爱了。纪尧姆·葛朗台夫妇一直以来都满足儿子的所有愿望，使得他享受到富贵生活中的所有乐趣，不让他像巴黎的大部分儿女一样，看到巴黎的诱人世界，就会忍不住产生欲念，只因为父母在世，一天天很难实现，所以对父母或多或少会有些可怕的念头。父亲不惜挥金如土，在儿子心中播下爱的种子，培养出真正没有任何保留的孝心。然而，查理终究是个巴黎孩子，受到巴黎风气的影响与安奈特的亲手调教，什么都惯于苦心算计。尽管长着一张娃娃脸，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深谙世故的成年人。他早已经受够这种可怕的世道的熏染，在他的圈子当中，一夜间在思想言语方面犯下的一些罪行，比起重罪法庭惩处的还要多；只要几句俏皮话，就能诽谤最伟大的思想。谁看得清楚谁是强者，而所谓看得清楚就是不相信一切，不相信感情，不相信人，而且不相信事实，热衷于制造事端。如果想看清楚这个世道，就要天天早上掂掂朋友钱袋的分量，善于像政客一样对发生的一切都摆高姿态，不欣赏任何东西，对艺术品、对高尚的行为，全部都不置一词，做任何事情都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经过千百次的疯狂放纵，那位贵族太太——美丽的安奈特，在疯疯癫癫调情卖俏之后，教查理一本正经地思考了：她把那抹了香水的手伸到了他的头发当中，对他说他之后的地位；她一面卷着他的头发，一面教他盘算生活；她使得他女性化，教他讲求实际，从两方面使得他堕落。只不过她腐化的方式，做得十



分高深巧妙，非同寻常。

“你真是傻，查理，”她说道，“我要费些心思教你明白世道。你对吕波克斯先生的态度太不像话。我知道他这人不实在，但你得等他失势之后才能随便得罪他。你明白康庞夫人的话吗？她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一个人只要还有权有势，你们就不得不敬爱他。等他垮台之后，你们就可以把他拖进垃圾堆。’有权有势的，他就是上帝；垮了之后，全部都比不上倒在阴沟里的马拉，因为马拉虽然死了，但还留在人们心中。人生就是一连串纵横交错的把戏，需要研究，要每时每刻保持警惕，一个人才可以维持他优越的地位。”

查理是个非常时尚的人，父母简直把他宠坏了，社交界也太吹捧他。压根儿谈不到有什么伟大的情感，母亲根植于他心窝里的那颗真金种子，早已经在巴黎这架拉丝机当中被拉成细丝。他平常只用它的表面，一天天地磨蚀，迟早会磨尽。但是查理毕竟才 21 岁，在这样的年纪，生命的热忱似乎跟心灵的坦诚难舍难分。看上去，他的声音、目光、长相和感情总体上是协调的。最无情的法官、最不轻信人的律师、最难相处的债主，面对一个人眼睛清澈如水，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也不会贸然断定他早已老于世故、心术不正。查理始终没有机会去实践巴黎道德的信条，到现在为止，他幸亏没有经验才容光焕发。可是，他还不清楚他已被注射了自私自利的一剂疫苗。巴黎人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萌芽，早已经在心中生根发芽，不久之后就会开花结果，只需要等到他从悠闲的观众变成现实生活舞台上的演员。

女孩子差不多全都至死不渝地接受表面上的甜言蜜语，欧也妮即



使和外省一些姑娘那样谨慎而且有眼力，当她看见堂弟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思想还相一致的时候，她还会有所提防吗？一次偶然的时机，对欧也妮却是一个致命的伤口，她看见了蕴藏在堂弟年轻的心中的真情最后一次由衷地表露，她听见了他良心的最后几声叹息。她把那封她觉得是充满爱意的信放下，爱惜地端详睡梦当中的堂弟，她觉得天真的、生气勃勃的人生幻想依旧在这张脸上存在着，她暗暗发誓要对堂弟始终疼爱，随后她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封信上，她这时候已经不认为偷看别人隐私有什么关系了。而且，她读这另外的一封信，是为了得到堂弟高尚品格的新证据，和别的女子一样，只要她爱上一个人，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个人拥有高尚的品格。

我亲爱的阿尔丰斯，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可是，说真的，尽管我怀疑那些滥称知己的芸芸众生，却不怀疑你给予我的友谊，因此拜托你料理我未了的事，希望你把我的所有的财物卖一个好的价钱。想必你现在已得知我的处境。现今我一无所有，想要去印度。刚刚我写信给所有我认为欠其款项的人，根据我记忆所及，另外附上清单一张，希望你查收。我的藏书、家具、车辆、马匹等所有东西，相信可以足够抵我的账。我只希望留下一些虽然不值钱却能当作我做小买卖开门货的小东西。我亲爱的阿尔丰斯，不久我就会奉寄正式委托书，便于你在为我出售东西时免遭非议。我所有的枪械请全部寄给我。而布里东，你可以留下自己用。那么好的马无人愿意出足够高的价钱，我宁愿奉送于你，就像临死的人把常戴的戒指送



给遗嘱执行人那样子。法里—布雷曼车行为我订做了一辆很舒适的旅行车，现在还没有交货，请想办法让他们留下车辆，不用我偿付赔款；假如不行的话，想其他解决方法也可以，总之要以不损我目前处境当中的名誉为前提，我欠那一个岛国人六路易，不要忘记还给他。

“我亲爱的堂弟。”欧也妮叹了一口气，把心放下，把一支蜡烛拿起来，碎步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把橡木柜的抽屉打开的时候，又激动又开心。那是一只很旧的柜子，文艺复兴的时候最美的杰作之一，上边依旧能模模糊糊看出来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徽。她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只带金坠的红丝绒大钱袋，这是她的外祖母给她的一件遗物。她很自豪地掂掂钱袋的分量，把她已经忘了数目的小小的积蓄清点一番。

她最开始把 20 枚崭新的葡萄牙金洋拿出来放在一边，那些是 1725 年约翰五世的时候铸造的，兑换率是一枚值五元的葡币，或者是用她父亲的话来说，等同于 168 法郎 64 生丁。但是市场价高达 180 法郎，因为这样的金币不仅仅少见，而且看起来光亮华美，就好像是一个个小太阳那样耀眼。

然后，她又从中间挑选出五枚面值 100 元的热那亚金币，也是稀有的古钱，每枚可以兑换 87 法郎，而且钱币收藏家会出价 100 法郎，这就是她母亲的外祖父拉倍特里埃先生留给她的遗物。

又一种：三枚 1729 年菲利浦五世的时候铸造的西班牙金币，是让迪央夫人赠送的，每给一枚，她总是会说一样的话：“这一个小玩



意儿，看起来黄灿灿的，值 98 法郎呢。收好之后，我的小乖乖，以后这就是你小金库的头号宝贝。”

接着，还有一种：这是她父亲最看重的荷兰金币，1756 年铸造的杜加，成色是 23K 有余，每枚值 13 法郎。

再一个是令人称赞的古玩——平时守财奴最珍惜的金徽章——三枚上面刻着天平的卢比，五枚上面刻着圣母的卢比，全部都是 24K 的纯金制品，正是莫卧儿皇帝铸造的华美的金卢比，依照分量每枚值 37 法郎 40 生丁，但是爱摆弄黄金的行家起码愿意出价 50 法郎。

最后一种，就是 40 法郎一枚的拿破仑金币，这正是她前天才拿到的，随便把它扔在了红钱袋里的。

这钱袋里面所装的宝物，有的是从来没有用过的金币，有的是一些名副其实的艺术品。葛朗台老爹要时不时地过问，让她拿出来看一看，仔细地对她讲述它们内在的质地，比如说，图案当中的飘带怎么美，表面如何光洁，字体又怎么华丽隽永、有棱角，并且没有一点磨损的痕迹。

但是她那天晚上不仅没想过金币的珍贵，也没有想到父亲的癖好，更没考虑过把她父亲这么珍爱的小金库脱手之后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她只是一心想着堂弟，经过一番大致的计算之后，她总算弄清她有 5800 多法郎的财产，按照市价折合可以卖到万把法郎。当她发觉自己有这么多的钱，她高兴地拍起手来，就像一个孩子。

所以，父女俩那天夜里分别清点了自己的财产：父亲是为了把自己的黄金出售，欧也妮则是为了把黄金扔到情海当中去。她再次将金



币放入钱袋当中，一点也不犹豫地拿上了楼。堂弟所处的窘境使她忘记了黑夜，忘记了体统。她的良心、牺牲精神，以及她的激动，所有的一切都在为她壮胆。

就在她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提着钱袋到了查理房间的门口时，查理这时候醒了。他看到堂姐后，愣住了。欧也妮走了过去，把拿着的蜡烛放到桌上，十分激动地说：“我的堂弟，我做过一件十分对不起你的事情，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假如你不计较，上帝也会原谅我的。”

“什么事情？”查理揉着眼睛说。

“我看了你写的这两封信。”

查理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为何会这样呢？”她继续说，“我怎么上楼来呢？坦白说，我如今也记不得了。但是我读了那两封信以后也并没有后悔，因为我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你的灵魂，你的心，还有……”

“还有什么？”查理问道。

“还有就是你的计划，你需要一笔钱急用……”

“哦，堂姐……”

“嘘，嘘，堂弟，轻点儿声，别把别人吵醒。你看，”她打开钱袋，“这些是一个可怜的姑娘全部的积蓄，她平时都用不到这些钱。查理，你就收下吧。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钱有什么用，是你告诉了我，钱不过是种工具，仅此而已。堂弟和亲兄弟差不多，姐姐的钱，你就放心去用吧。”

欧也妮虽然已经成年了，但心性还保持着孩子的天真，没想过她



会被拒绝，但他的堂弟却一句话也不说。

“怎么，你不肯收下？”欧也妮问，她的心在堂弟的沉默中跳得很快。堂弟的犹豫让她觉得很没面子，但她知道堂弟现在的处境，他急需用钱，于是，她跪了下来。

“你不收下的话，我就不起来。”她说，“堂弟，求你说句话啊……让我知道你肯不肯赏脸，你有没有器量，是不是……”

当查理听到这样一颗高贵纯洁的心灵发出这般绝望的呐喊，他不禁落下了眼泪，泪水滴落在了堂姐的手上，而当时他正拉着她的手，不让她下跪。欧也妮一触到这几滴眼泪，她立刻扑向了钱袋，把钱都倒在桌子上。

“哎，你肯收下了，对不对？”她高兴得也流下眼泪，“不要担心，堂弟，你一定会变得很有钱的。这些钱会给你带来幸运，你以后可以把钱再还给我。再说，我们可以搭伙做生意啊。总之，不管你说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是你不用把这笔钱看得太重。”

查理现在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了：“是的，欧也妮，如果我再不接受，就是和你太见外了。不过，要礼尚往来才对。”

“堂弟，什么礼尚往来？”欧也妮很担心地问。

“堂姐，你听我说。我那里有……”他指了指多屉柜上一个套着皮套的四四方方的盒子说道，“你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我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这个盒子是我母亲给我的。今天早晨我就想，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把上面的金子都卖了。她很爱我，耗费了大量的黄金做成了这只盒子。如果我去卖了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母亲的



不尊重。”欧也妮听到这句话，激动地抓住了查理的手。两人热泪相望，沉默片刻，查理又接着说，“我不希望毁了这一个盒子，也不愿意带着它四处漂泊。我亲爱的欧也妮，请你代我来保管。从未有人肯把如此神圣的东西交给他的朋友保管，你看一看就知道。”查理双手捧起盒子，把皮套卸掉，把盒盖打开，难过地把一只纯金铸造的精美梳妆匣交给了欧也妮，它做工之精巧使得梳妆匣的价值超过黄金本身的价值，欧也妮看得呆住了。

“这还不算稀奇，”查理一边说，一边按了一下弹簧，这时候一层层层立刻出现，“你瞧，这就是我的无价之宝呢。”一边说着，他从里面取出两幅肖像画，全部都是米蓓尔夫人的杰作，周围镶满珍珠。

“哦！真是一位美丽的夫人，正是你给她写信的那位太太吗？”

“不是，”他微笑了一下，“她是我的母亲，那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婶婶、叔叔。欧也妮，我需要跪着求你替我保管好这一只宝盒。万一我哪天不幸去世，断送了你借给我的家私，这些金子或许能够补偿你的一些损失。这两幅画我只想交给你，唯有你有资格保管。你要记住，宁愿毁了它们，也不能够让它们落在别人手里……”欧也妮一言不发。

“你这是答应了，是不是？”他又十分乖巧地补问一句。

听见堂弟重复了她刚刚说过的话，她向堂弟看了一眼，那是一个钟情女子眼神，娇柔而且深沉。查理握紧了欧也妮的手，吻了一下。

“纯洁的天使！我们之间，钱永远算不上什么，对吧？让钱起到作用的是感情，从今往后，感情就是我们的一切。”



“你长得很像你母亲。她的声音是不是也跟你一样柔和？”

“是啊！比我更加柔和……”

“对你当然是这样了……”她把眼皮垂下，说，“那么好了，查理，休息吧，你需要充足的休息，你现在累了。我们明天见。”

查理拿着蜡烛把堂姐送到门口，欧也妮动作很轻地把手从堂弟的手里面抽了出来。两个人站在门槛上。

他说：“唉！我们家财产怎么就败光了呢？”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的父亲是有钱的。”她说道。

“真是可怜的小宝贝，”查理走进房里，身体靠到墙上，接着说，“他如果有钱就不会让我父亲死了，也不可能让你们过如此清苦的日子了。总而言之，他要是钱的话，他就不会是这样生活着。”

“但是他有弗洛瓦丰呀。”

“弗洛瓦丰可以值多少钱？”

“不知道。而且他还有诺瓦叶。”

“就是破烂的田庄！”

“他还有葡萄园、草场……”

“全是穷地方，”查理满脸不屑的样子，“即使你父亲一年只有8万法郎的收入，你们也不会住在这样阴冷寒酸的房间里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左脚又朝前移了移。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指了一下一只旧柜子：“我的宝贝难道要藏在这里吗？”

“去睡觉吧。”她不希望查理走进自己简陋的卧室。所以查理退了出去，他们相视一笑，以此表示告别。两人在同样的梦境当中入睡，



从此查理给承受丧父之痛的心头平添了几分喜悦。

第二天清晨，葛朗台太太看到女儿在饭前陪着查理散步。他依旧愁容满面，就像一个不幸的人坠入了忧郁的深渊当中，估量着苦海的深度，并预感到未来的沉重分量那样。

“父亲需要到晚饭的时候才会回来。”欧也妮看到母亲一脸担忧的样子，就对她说。

欧也妮的言谈举止，以及听上去格外温柔的声音，都表现出她和堂弟有了心灵上的默契。他们的心灵或许早在他们体会到感情相投的力量以前就已经热烈地交织在一起了。查理闷在客厅里面，一个人忧伤，谁都不去打扰他。女人们都是各忙各的。葛朗台忘记了吩咐的事情，家里来了很多人。有修屋顶的、装水管的，有泥水匠、花坛工，以及木匠、葡萄园的种植工，有种庄稼的佃户。有人来谈修房子的价格，有的人来交租，有的人来要工钱。葛朗台太太跟欧也妮忙得一塌糊涂，和唠唠叨叨的工人答着话，和那些啰唆不止的乡下人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娜依将抵租的东西搬进了厨房。她总是要等到主人说明，才明白哪些该留下自用，哪些该送往市场出售。因为，老头儿的习惯和很多土财主一样，习惯将那些劣质酒和烂水果留给自己吃。

傍晚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葛朗台从安茹回家了，金子换来了1400法郎，皮夹里面装满王国证券。在他使用证券去购买公债以前，尚有利息可拿。他把科努瓦耶留在安茹照看那几匹累得半死的马，让他等马歇息好之后再慢慢回来。

“我刚刚从安茹回来，太太，”他说，“我现在饿了。”



娜依在厨房里叫道：“您从昨天晚上到这时候还没有吃过东西吗？”

“一点儿东西都没吃。”老头儿回答说。

娜依把菜汤端过来。就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德·戈朗森过来听取主顾葛朗台的意见。

“你先安心吃饭，葛朗台，”银行家说道，“稍后再说我们的事。你知道安茹的金价吗？有的人从南特赶去收买。我也想送过去一些进行抛售。”

“不用了，”老头儿回答，“那里已经够多的了。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才告诉你，不能让你白白地跑一趟。”

“但是，据说那里的金价已经涨到了 13 法郎 50 生丁。”

“应该说之前的确到过这个价钱。”

“你怎么知道呀？”

“昨天晚上，我去过安茹了。”葛朗台压低声音回答。

银行家惊讶得颤抖了一下。然后两人嘀咕了几句，并且时不时地看着查理。在谈话中，当老箍桶匠想要银行家代他购进 10 万法郎的公债时，德·戈朗森又露出吃惊的神情。

“葛朗台先生，”他对查理说道，“我想要去巴黎，您是否有什么事托我去办……”

“没什么事情，先生，谢谢您。”查理回答说。

“客气了，侄儿。这位先生是去料理你父亲的后事。”

“莫非还有什么希望吗？”查理问道。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箍桶匠嚷道，那份尊重荣誉的傲劲儿装得非常逼真，“你不是我的侄儿吗？你的名誉也就是我的名誉，难道你不是姓葛朗台吗？”

查理站了起来，把葛朗台老头儿紧紧地拥抱了一下，接着脸色苍白地走出去。欧也妮望着父亲，感动不已。

“好的，再见。我的好朋友德·戈朗森，所有的一切拜托了，好好应付那些人！”两位外交专家握了一下手，老箍桶匠把银行家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他把大门关上，返回客厅，靠在安乐椅上面，对娜依说道：“再给我一些果子酒。”但因为他太过于亢奋，所以实在是坐不住了，就站了起来，望着德·拉倍特里埃先生的遗像，一面踏着在娜依看上去所谓的舞步，一面唱道：

在法兰西禁卫军里，
我曾经有过一位好爸爸……

娜依、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默默地彼此对望了一眼。葡萄园主高兴到极点的时候，总是让她们感到害怕。晚上的聚会倒是很快就结束了。最开始时葛朗台老爷希望早点睡，但是他一上床，家里谁都不能不睡觉，就像是奥古斯特国王一喝酒，整个波兰就必须得烂醉一样。娜依、查理以及欧也妮疲倦的程度也并不亚于这位老家长。而葛朗台太太呢，一直是顺着丈夫的意志睡觉、吃饭、走路的。但是，在饭后消食的两个钟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的箍桶匠，说了很多



特别的警句，所有的都显示出他的聪明。他喝完果子酒之后，眼睛望着杯子，说：“嘴一旦沾杯子，那么酒就空了！人生在世就是这样，不可以现在过去同时有。钱不能花了却依旧留在钱袋里。不然的话，生活也太美了。”

他说笑的时候非常和气。娜依拿了纺车打算纺麻。他说：“你肯定累了，把麻放下吧。”

“啊！放下？还是算了吧，我会感觉很无聊呢。”老女仆回答说。

“真是可怜的娜依！喝一点果子酒吧？”

“啊！至于果子酒嘛，我不拒绝，太太做的甚至比药剂师做的还要好喝。他们兜售的不是酒，是糖水。”

“他们把糖放得太多，就没有酒的味道了。”老头儿说。

第二天，全家聚在一块儿吃早餐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突如其来的不幸使得葛朗台太太、欧也妮跟查理在感情上面互相有了联系，甚至连娜依也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们。他们四个人开始真正像一家人。至于老葡萄园主，敛财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而且眼看花花公子马上就要出去自谋生路，很快就会动身，除了去南特的旅费之外，不需要多花一个子儿，因此家里虽然住着这个客人，但也并未放在心上。他任凭两个孩子——他如此称呼查理跟欧也妮——在葛朗台太太的监督之下自由活动。在公共道德、宗教思想这些方面，他对太太是足够信任的。

和公路挨着的草场需要划界挖水沟，沿着卢瓦河要栽白杨，葡萄园和弗洛瓦丰有冬季的工作需要做，他忙得根本顾不得管别的事情



了。从那时开始，对欧也妮而言，倒是爱情春天的开始。自从她自己把库藏送给堂弟之后，她的心也伴随着那些宝贝一块儿交给了堂弟。两人心中装着一样的秘密，默默对视表示出相互的理解。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更加亲密、更加默契，他们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血缘关系不是给了她说话亲切、目光含情的权利吗？所以欧也妮乐于让堂弟的痛苦消弭在领略到爱意渐生的孩童一样的欢乐当中。在爱情开端与生命开端中间，有很多动人的相似之处，人们不是用甜美的歌声以及慈爱的目光呵护着婴儿快些入睡吗？不是用动听的童话来为他描述似锦前程吗？希望不是常常向他展开彩色的翅膀吗？他不是一会儿乐极而泣，一会儿痛极而呼吗？他不是因为一些无所谓的小事争吵吗？——为了几块他想要用来制造活动宫殿的石子，为了几把刚才摘来就遗忘的鲜花，他不是急切地追赶时间，希望要早早踏入生活吗？

恋爱基本上就是人生第二次脱胎换骨。欧也妮和查理之间，爱情跟童年其实就是一回事：这是带着一切孩子气的热烈的初恋，正因为他们的心原来都裹着忧伤，所以一直到今天才能从孩子气当中获得那么多的快乐。这种爱情的诞生是在丧亲之痛之下挣扎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倒是与这所凋敝的房屋内的朴素的外省气息更合拍。在寂静院子里的井台边和堂姐谈话；在小花园里面那些长着青苔的板凳上面，两人一起并肩坐到日落时分，正经庄重地说一些废话；或者是在老城墙以及房屋间的宁静当中无言相对，好像在教堂的拱门下一起静思。查理开始明白爱的圣洁，这是因为他的贵族情妇，他的安奈特，只能够让他感受到暴风雨一样的冲动。此刻他脱离了装娇卖痴、追求虚荣



以及奢华热闹的巴黎式的情欲，感觉到了纯真而真实的爱情。他喜爱这所房屋，这家人的生活习惯也不显得怎么可笑了。天刚刚亮他就起床，只为了抢在葛朗台下楼分早餐之前，跟欧也妮多说一阵话。当老头儿的脚步在楼梯一响的时候，他就迅速溜进花园。这一种清晨的约会，甚至连欧也妮的母亲也不知道，而娜依又假装没看见，小小的罪恶感为最纯洁的爱情添加了另外一种快乐。等到吃完早餐，葛朗台老爹出门巡查庄园与地产，查理就会厮守在母女俩身边，帮助她们缠线团，看着她们做活，听着她们闲谈，体会从来没有过的甜蜜。

这样的近乎修道院朴素的生活，使他觉得很感动，因此认识了两种不知道世界为何物的灵魂之美。他原来以为法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生活习惯，除非是在德国，而且只在奥古斯特·拉封丹的小说里面，才可能会想当然地有这种描绘。很快，他感受到欧也妮正是歌德笔下的玛格丽特的化身，而且没有玛格丽特的缺点。

总而言之，一天天，他的目光还有谈吐，把可怜的姑娘深深地迷住了，让她如醉如痴地投身爱情的洪流当中，她抓住自己的幸福就像是游水的人抓住柳枝爬上岸休息。时光飞逝，中间最愉快的时光，却已经为了就要来临的别离而显得更加凄凉黯淡，每一天总有一些小事提醒他们离别就在眼前。

德·戈朗森动身准备去巴黎之后的第三天，葛朗台就带着查理去初级法庭，让查理签订一份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那几乎是离经叛道的文件。他到克罗旭公证人那里办理了两份委托书，其中一份给德·戈朗森，另外的一份给代他出售动产的朋友。随后，他还不得不办理出

国所需的各种手续。最后查理从巴黎订制的简单的孝服被送来了，他把自己用不着的衣服全部卖给索漠的一位成衣店老板。这件事让葛朗台老爹十分赞赏。

“呵！这才像是一个希望出门赚钱的人呢。”他看见侄儿穿上粗呢黑礼服的时候，说，“好，非常好！”

“请放心，我的伯父，”查理答道，“我知道在现在的处境下，自己该怎么做。”

“那是什么东西？”老头儿看到查理手里拿着金子，眼前一亮，问道。

“伯父，我把纽扣、戒指还有所有值钱的小东西都收在一块儿了，但是我在本地没有认识的人，我想请求您今天上午……”

“要我买下吗？”葛朗台打断他的话。

“不是的，伯父，我求您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买主。”

“那么给我吧，侄儿，我来给你估一估价，之后告诉你值多少钱，误差一定不超过一厘。这是一件首饰，”他看着一条很长的金链说，“18K到19K。”

老头儿伸出一双肥手，一下把那些金器都拿走了。

“堂姐，”查理说道，“请你允许我送给你两颗纽扣，你可以把它们系上丝线，然后套在手腕上，现在就流行这样的手镯。”

“那么我就收下了，堂弟。”她一边说着，一边会心地望了他一眼。

“我的伯母，这一件是我母亲的金顶针，我一直把它当宝贝一样收藏在我的旅行梳妆盒里。”查理送给葛朗台太太一个看起来玲珑精



致的金顶针，那是她向往了整整十年而得不到的东西。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侄儿。”老太太的眼睛这时候湿润了，“我一定要在早晚两次祈祷时真诚地为你祝福，祝福你出门平安。如果我死了，欧也妮一定会为你保存这一件首饰的。”

“侄儿，这些东西值 989 法郎 75 生丁，”葛朗台开门走过来说，“为了避免你浪费力气去兜售，我现在给你现款……利弗尔足算。”

在卢瓦河沿岸，“利弗尔足算”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面值六利弗尔的银币算作六法郎，没有折扣。

“我不敢开口请您买下，”查理不安地望着他，“但是，在您居住的城市变卖我的首饰，也真是令我感到羞愧。用拿破仑的话来说，脏衣服须在家里洗。因此我感谢您的一片好意。”葛朗台挠了一下耳朵，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我亲爱的伯父，”查理担忧地望着葛朗台，好像是怕他多心，“我的堂姐跟伯母都赏脸收下了我的一点小礼物留作纪念，现在请您收下这一副袖扣，我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它们或许能让您想起远在海外时时时刻刻惦记着亲人的可怜男孩。从此，也只有你们是我的亲人了。”

“孩子！我的孩子啊，不可以把东西全送了呀……你拿了什么东西，太太？”他贪婪地转过身来问，“啊！金顶针！你呢，小丫头？嗬！钻石纽扣。那么好的，你的袖扣，我把它收下了，孩子。”他把查理的手握住，“但是你一定答应我，让我替你……替你付……是的……替你付去印度的花费。是的，你的旅费由我来给你出。特别是，孩子，你知道的，为你估价首饰的时候，我仅仅只估算了金子本身的价钱，



自然手工还值一些钱呢，那么，就这样办吧，我给你 1500 法郎……利弗尔足算，我向克罗旭借，由于家中连铜板也没有了，除非彼罗泰交来欠租。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马上去找他。”

他把帽子、手套戴上，然后走了。

“你真的要走吗？”欧也妮望了一眼查理然后问道。那目光既含哀伤，又充满爱慕。

“是的，必须走。”他低头回答。

几天以来，查理的情绪、举止、谈吐变得像一个有深深伤痛的人，因为责任重大，已经在忧患当中磨炼出崭新的勇气。他不再长吁短叹，他变成一个大人了。欧也妮看到他穿着同他苍白脸色与忧郁神态非常一致的粗呢丧服下楼，才比之前更看清堂弟的性格。

那一天母女俩也穿着丧服，和查理一起参加教区教堂为已经故去的纪尧姆·葛朗台举行的追悼弥撒。

午饭的时候，查理收到了几封巴黎来的信，全部都看完了。

“哎，堂弟，一切办得顺利吗？”欧也妮轻声问道。

“千万不要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葛朗台说道，“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你，为什么要管堂弟的私事？别打扰他。”

“哦！我并没有什么秘密。”查理说。

“好，好，好，我的侄儿，你迟早会明白，做生意应该要守口如瓶。”

等这对情侣单独走进花园之后，查理把欧也妮拉到核桃树下坐定，对她说：“我没有看错阿尔丰斯，他做得实在是太棒了，他把我的事情处理得既谨慎又仗义。我巴黎的债全部都还清了，而且我的家具现



在也卖了一个好价钱，他还说，他咨询了一个走远洋的船只，用剩下的 3000 法郎买了一些欧洲的小东西，能够在印度挣得一大笔钱。他已经把我的行李打包送到南特去了，那里正好有一艘货船开往爪哇。五天之后，欧也妮，我们就得分手了，或许是永别，至少也是很长时间不能见面。我的那些货和两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万法郎，算是小小的开始。我不能够指望几年之内就能够回来。我亲爱的堂姐，别把我和你放在一个天平上，我也许会死在异国他乡，你可能会遇见更好的人。”

“你爱我吗？”她问。

“哦，爱，特别爱。”他回答的声调非常恳切，感情也有一样的深度。

“那我等着你，查理。我的上帝啊！父亲在窗口！”她推开想要过去拥抱她的堂弟。

她逃进了门洞里面，查理也跟着追过来。看见他追来，她匆忙打开过道的门，退到了楼梯下边。到了后来，她慌不择路地来到了娜依的小房间一边过道最暗的地方。查理一直追到那儿，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怀中，紧紧搂住她的腰，让她靠在自己身上。欧也妮不再拒绝，她坦然地接受了，同时也给了查理一个最纯洁、最温暖、最倾心的亲吻。

“亲爱的欧也妮，堂弟胜过你的亲兄弟，他可以娶你。”查理说。

“但愿是这样的！”娜依从她的黑屋子里面打开房门说道。

这一对情侣吓了一跳，慌忙逃进客厅。欧也妮赶快拿起活计，查理则捧着葛朗台太太的祈祷书，念起《圣经》来。

“啧啧！”娜依说道，“都在祈祷呢！”



自打查理一宣布行期，葛朗台就忙活起来，以表示对侄儿的关怀。凡是用不着花钱的事他都表现得很热心，张罗着去给侄儿找钉箱子的木工，回来后说那人索价太高，还不如亲自做木箱。他自告奋勇用家里的旧板又锯、又刨、又钉，钉成好几只相当漂亮的箱子，把查理的东西全部都装了进去。他还吩咐人把箱子装上船，而且上了保险，便于行李按时运到南特。

自从过道一吻以后，欧也妮感觉时光过得太快，简直快得吓人。有时候，她真是想陪堂弟一块儿远走天涯。只要是领略过最难分难舍的爱情的人，因为年月、时日、不治之症或者是某些致命的打击，以至于爱情存在的时间一天短似一天的人，都可以理解欧也妮的苦恼。她常常在花园一面散步一面流泪。现在她感觉这花园、院子、房屋、小城全部都太狭小，她已经投身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面。

终于到了动身的前夜。早晨，趁葛朗台和娜依全都不在，查理跟欧也妮把装有两帧肖像的宝盒庄重地放进箱柜当中唯一一只带锁的抽屉里面，跟已经倒空的钱袋放在一块儿。存放时免不了几番亲吻几番流泪。欧也妮把钥匙藏在胸口的时候，已经没有勇气制止查理亲吻她的胸脯。

“它不可能离开这里的，我的堂弟。”

“那么好！我的心也是一样的，永远永远留在这儿。”

“啊！查理，这样不好。”她的口气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他回答道，“我已经有了你的承诺，这时候请接受我的誓言。”



“我是永远属于你的！”这句话两人甚至连说两遍。

天底下没有什么誓言比这更加纯洁，欧也妮的纯真顿时使查理的爱情也变得神圣起来。第二天的早餐吃得很凄惨。尽管娜依收下查理送她的金绣绸睡袍跟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还是没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这时候也忍不住眼含热泪。

“这可怜、幼嫩的少爷就要漂洋过海，但愿上帝保佑他一路顺风。”

十点半的时候，全家出门一块儿把查理送上去南特的驿车。娜依放狗护院之后，把大门关好，坚持要替查理拿着随身携带的小包。老街上的商人们全部都站在店铺的门口，看着他们走过去。到了广场之后，公证人克罗旭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等一会儿不要哭，欧也妮。”她母亲在一旁叮嘱说。

“侄儿，”葛朗台在客店门口开始拥抱查理，热烈地亲吻着他的两颊，说道，“在你离开的时候贫穷，发了财之后再回来，你父亲的名誉不会遭受到损害，我葛朗台对你保证，到那时候，就指望你来……”

“伯父，这样离开我也不会觉得太难受了，这不正是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吗？”查理打断他压根儿没听懂的老箍桶匠的话，不禁将感激的泪水洒到伯父黝黑的脸上。这时候欧也妮使出全身力气抓住了堂弟的手还有父亲的手。唯有公证人一个人笑眯眯地在一边佩服葛朗台的精明，因为只有他听出来老头儿话里的弦外之音。四个索漠人拥挤在好几个人当中，等待着驿车出发。当驿车驶过桥面之后，他们就听见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车轮滚动的声音。

“祝你一路顺风！”葡萄园主说道。多亏只有克罗旭公证人听到



这一句祝愿。欧也妮跟她母亲已经来到了站台角上还能看见驿车的地方，把她们手中的白手帕挥动着，查理也扬出手绢回应。

“母亲，我这时候恨不得有上帝的法力。”欧也妮在看到查理的手帕的时候说道。

为了不打断葛朗台家之后的事情，这时候把老头儿托德·戈朗森在巴黎办的事提前描述一下。银行家起身之后一个月，葛朗台便拿到一张 10 万法郎的公债登记证，是以 80 法郎一股的价钱买来的。他死之后为他做财产清单的人仅仅只提供这一笔公债的情况，至于生性多疑的葛朗台那时候是以什么办法把 10 万法郎拨到巴黎，把登记证换作公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内情。克罗旭公证人觉得是娜依不知不觉地做了运送巨款的忠实人选。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她有五天不在家，说是在弗洛瓦丰整理东西，似乎老头儿把什么东西丢在那儿一样。而纪尧姆·葛朗台商社的事情，居然一样都不出老箍桶匠的预料。

众所周知，法兰西银行对于巴黎及各省的大富户，都有精确的记录。索漠的德·戈朗森与费利克斯·葛朗台全都是榜上有名的，和那些有大片没有抵押的地产做靠山的金融大户一样，他们两人也享有可靠的信誉。所以索漠的银行家到巴黎来清理一下葛朗台债务的传言，很快使债权人放弃签署拒绝证书的念头。财产当着债权人的面被启封，本家的公证人依照规定清点遗物。德·戈朗森很快就把债主们召集在一块儿，他们一致推举索漠的银行家跟弗朗索瓦·凯勒作为清算员。把挽救葛朗台家的名誉的同时挽救债权人所必需的所有权限，全部都委托给他们。凯勒是一家有实力的商社的主人，而且又是主要债权人



之一。索漠的葛朗台的信誉，还有通过德·戈朗森之口给债权人的心中充满希望，使得协议顺利达成，不愿意就范的债权人竟然一个也没有。没有人想到把债权放在盈亏的总账上去权衡，所有人都对自己说：“索漠的葛朗台是会偿还的！”半年之后，巴黎人把转付出去的那些债券全部回收进来，把所有债券保存在自己的腰包当中。这就是箍桶匠想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

第一次碰头会之后的第九个月，两位清算员交付给每个债权人百分之四十的债款。这一笔钱是把已故的纪尧姆·葛朗台的证券、动产以及不动产还有其他杂物所得的全部出售，出售手续办得很仔细，账算得也十分仔细。所有的清理工作严格按照规定，毫无舞弊。债权人都高兴地承认葛朗台家的信誉令人钦佩且毋庸置疑。当这些赞誉之词被众人恰当地传说一遍之后，债权人要求偿付债款的剩下部分。他们一起联名写了一封信交给了葛朗台。

“不就是这些吗？”老箍桶匠把信扔到了壁炉的火里，“你就耐心等待着吧，朋友们。”

作为对信中提议的回应，索漠的葛朗台要求把全部现存借据全部都集中在一位公证人的手里，并且附上一张已经付款项的收据，方便核对账目，准确做出遗产现状的总账。

这个要求立刻引起无数的争执。通常情况下，放债的人全部都是些喜怒无常的家伙。今天打算达成协议，明天就想不顾一切地将之全盘推翻，再过几天之后，他们又会非常通情达理。今天他们的太太脾气很好，小儿子长了牙，家中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他们就锱铢必较，



一点点小亏都不愿意吃；明天遇到下雨，他们出不了门，心里十分闷，只要事情能解决，一切条件都愿意答应；到了后天，他们提出来想要担保；月底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逼你上吊不可了。这些刽子手！

债主就像一只呆鸟，大人哄孩子，让孩子想方设法把盐粒放到鸟的尾巴上面，说这样就能抓住它。而债主即使不是那只呆鸟，也会把自己的债权看作这只呆鸟，所以永远扑空。葛朗台早已经把债主的脾气摸透了，他兄弟的债主们全都在他的算计当中了。有的愤怒了，就干脆拒绝了存放借据在公证人那里。

“好！特别好。”葛朗台朗读着德·戈朗森关于这件事的来信，开始拍案叫绝。另外有几位尽管同意交存借据，但是必须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利，并且一点权利也不放弃，而且保留宣布债户破产的权利。经过好几次通信协商，索漠的葛朗台答应债主们替他们保留所有的权利。因为这一让步，温和派的债主终于说服了激烈派的债主。

虽然有人不满，借据却终究都交了出来。有的人对德·戈朗森说：“这个老东西不把我们看在眼里。”

纪尧姆·葛朗台去世之后两年差一个月，许多债主忙着做生意，被巴黎的行市起落弄得团团转，早已把葛朗台到期该付的款项置之脑后了。或者即使没忘记，也仅仅只是想：“看来顶多能拿回百分之四十七而已。”老箍桶匠早就已经对时间做过计算，用他的话说，时间是魔鬼。

到第三年年底的时候，德·戈朗森写信给葛朗台，说他已设法让债权人同意，只需支付葛朗台家还没有清偿的 240 万法郎中的十分之



一，就可以把所持的债券全部如数转交给他。葛朗台回信说道，因为破产而拖累他弟弟自杀的公证人以及经纪人还活在世上，也许早成为太平度日的好人，理应对他们提起诉讼，逼他们或多或少拿出点钱，以此来减少拖欠的数目。

第四年年底的时候，拖欠款结算下来最终确定为 12 万法郎。然后清算员与债权人之间、葛朗台跟清算员之间又反复协商了半年。

总而言之，索漠的葛朗台被逼到不得不付款的时间，是那一年九月。他通知那两位清算员，说他的侄子在印度发了财，来信说是要亲自偿还亡父的所有债款。他不能擅自了结这一笔债，要等着侄子的回音，到了第五年年中的时候，债权人人们还是被“全部偿还”的说法搪塞着，神气的老箍桶匠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事实上他心中暗笑，每一次说完“这些巴黎人”，他总是附带一副阴险的笑容，还有一句诅咒。这一批债权人的遭遇确实算是商业史上闻所未闻的怪异事情。当我们这个故事让他们再次出场的时候，他们依旧处在葛朗台给他们安置的地位。等到公债涨到 115 法郎一股的时候，葛朗台老爷马上售出他买的那一大笔份额，从巴黎弄回了 200 万法郎的黄金以及公债名下 60 万法郎的利息，他把这些本利收入都倒进他的储金桶。德·戈朗森从此以后长久地住在巴黎。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他当上了议员；其次，他尽管是有妻室的人，却非常厌倦索漠枯燥的生活，已经和歌剧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弗洛丽娜开始双宿双飞了，当兵时的老毛病重新在银行家的身上死灰复燃。不用说，他的举止在索漠人的眼中看起来很不道德。他的妻子还算比较幸运，和他分了家，竟然具有管

理索漠银号的头脑，后来银号一直在她的名下继续经营，弥补了被戈朗森的荒唐行径败掉的家产损失。克罗旭叔侄落井下石，让这位活寡妇打肿脸充胖子的处境更加苦不堪言，导致女儿的婆家找得非常不如意，所以才不得不打消娶欧也妮当儿媳的念头。阿道尔夫去巴黎寻找自己的父亲，据说他后来变成一个很卑鄙的人。克罗旭叔侄最后获胜了。

“你的丈夫真是不知好歹，”葛朗台得到了抵押品作保借钱给德·戈朗森夫人的时候说道，“我为你遗憾，你真是一个贤惠的好太太。”

“啊！先生，”很不幸的太太回答说，“谁也想不到他从你府上动身去巴黎的那一天，居然走上了一条自我灭亡的路呢。”

“真是苍天有眼啊，德·戈朗森太太，我是一直到最后都不让他去的。那时候庭长先生拼命地想替他，但他那么争着要去，我们到今天才知道原因。”

这样，葛朗台就不欠德·戈朗森什么人情了。

第五章

在一般情况之下，女人的苦楚远比男人多得多，程度也更加深。男人有力气，而且他的能量有时间发挥：他活动、奔走，随意地打主意，眼睛望着将来，并从中获得欣慰。查理就是如此。但是女人待在家中，和忧愁形影相伴，并没有什么事儿能够用来排遣忧愁，她一步步滑到忧愁开启的深渊的最底端，测量这一个深渊，而且常常用祝愿和泪水把这深渊填满。欧也妮就是如此。她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感觉到爱、痛苦、献身，这永远是女人生活的所有。

欧也妮完全变成了一个女人，但缺少女人应该得到的幸福。她自己的幸福，使用博叙埃崇高的说法，就好像是墙上的钉子，虽然钉满一墙，但有一天拔下来的话也填不满她的手心。忧愁却是不劳久等，不断而来。查理动身之后的第二天，葛朗台家在别人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只有欧也妮一个人觉得空荡荡的。背着父亲，她偷偷让查理的卧室保持住他离开时候的样子。葛朗台太太跟娜依十分愿意帮助她完成这个维持原样的意愿。

“谁知道他会不会提早一些时候回来呢？”她说道。

“啊！我多么希望在这里碰见他，”娜依答道，“我服待他已经



习惯了！他那么和气，一个很和气的少爷，脸蛋又俊，头发时髦像一个姑娘。”

欧也妮看着娜依。

“圣母哎！小姐，您的眼睛可真是吓人啊！千万不要这样看人家。”

从这之后，欧也妮的美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魅力。关于爱情的想法逐渐渗透她的心灵，另外加上获得爱情的女人所具有的那种尊严，她眉宇之间透出一种画家们通常用光来表现的色彩。堂弟来到之前，欧也妮可以称得上受孕前的圣处女；堂弟走了以后，她就像是圣母马丽亚：她感受到了爱情。在那些西班牙画家的笔下，前后两个马丽亚被表现得如此不同而又出神入化，以致变成了基督教艺术当中最丰富、最令人满意的形象之一。她发誓天天去教堂做弥撒。查理走之后第二天，她从教堂里面做完弥撒回家之后（在做弥撒的时候，她许愿要天天来教堂）路过书店，购买了一幅世界地图，她把那幅地图挂在镜子附近，为的是跟随堂弟一起去印度，那样早晚她就能置身堂弟乘坐的船上，对他提出很多问题，询问他：“你还好吗？觉得难受吗？当你看到那颗你曾经教我认识它的美丽以及用途的星星的时候，你一定想到我了吧？”早晨，她坐在桃树下面被虫蛀了的长满青苔的凳子上出神，他们在那儿说过那么多情话，在一块儿做过那么多美梦。

她畅想未来，抬头看着墙上的一角青天，随后又向残旧的墙外望去，看到查理卧室上面的屋顶。总而言之，这是很美好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它连续不断的，包含着种种相思，变成了生命的本质，以



及用前人的话说，变成了生命的素材。当葛朗台老人的那些自称朋友的人夜里来打牌的时候，她假装非常愉快，隐藏着内心的真情，但是整个上午，她和母亲以及娜依总是一直提到查理。娜依明白，她尽量地同情小姐，而且不忽视对老东家的职责。她和欧也妮说道：“我如果有个诚心诚意对我的男人，我情愿……跟随他下地狱。我宁可……那个那个……我宁可为他牺牲自己。但是……我没有这种男人。我到死都还不知道这一辈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小姐，你能够想象到吗？那个老头儿科努瓦耶，人倒是不错的，他总是围着我转，看上了我的钱，而且那些来巴结你的人，事实上是嗅到了老爷金元宝的气味。我心里有数，我这个人，心思细着呢，不要看我像猪一样胖，我可是不傻。不过，小姐，虽然那算不上爱情，我也挺开心。”

两个月的时间就那样过去了。

那么无聊的日常生活因为对秘密的严格保密而充实起来，秘密也使得三位妇女的关系更亲密。在她们的心目当中，查理仍在这一间客厅的灰色天花板下来回走动，依旧住在这儿。早晚各一次，欧也妮把梳妆盒打开，仔细地看婶婶的肖像。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她打算从两幅肖像当中寻找查理的相貌特征的时候，被母亲看见，所以葛朗台太太知晓了侄儿和欧也妮互相交换宝物的秘密。

“你全部都送给他了？你父亲过圣诞节的时候要看你的金子的，到那时候你如何跟他交代？”母亲吃惊地问道。

欧也妮眼神发呆，整整半天的时间，母女俩吓得提心吊胆，稀里糊涂地错过了正场弥撒，只好去做读唱弥撒。三天以后，1819年就要过完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将要爆发，一幕没有毒药、匕首，



而且没有流血的布尔乔亚悲剧即将上演。但是，对于剧中人而言，这悲剧要比希腊神话当中阿特柔斯王族后裔的灭绝人性的遭遇更为恐怖。

“那时候我们如何闯过这一关啊？”葛朗台太太把针线活放到腿上，对女儿说道。两个月以来，不幸的母亲遭遇了许多困扰，害得她过冬天要用的羊毛袖套都还没有织完。表面上看起来这件小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没有袖套，所以后来在丈夫大发脾气被吓得一身冷汗的时候，她得了伤寒。

“我想过了，可怜的孩子，如果你早点儿告诉我这个秘密，我们还有时间写信给巴黎的德·戈朗森先生。也许他有办法给我们寄回一些和你的金币类似的金币，虽然你父亲认得你的金币，或许……”

“我们有那么多钱去弄金币吗？”

“我可以用我的财产做抵押。而且，戈朗森先生或许会为我们……”

“现在没有时间了。”欧也妮的声音都变了，闷声闷气地把母亲的话打断了，说道，“明天早上，我们不是要去他的房间祝贺他新年愉快吗？”

“可是，孩子，我们为何不去找克罗旭想想办法呢？”

“不可以，不可以，那不就是自投罗网，把我们卖给他们了吗？何况，我不可以改变。我没有做错，我并不后悔。上帝是会保佑我的，任由他去吧。啊！您如果读了他的信，您肯定会为他考虑的，母亲！”

第二天的时候，1820年的元旦一早，母女两人惊恐之余想出了最



理想的说辞，好避免像以前那样很郑重地到他卧室里去拜年。

1819年一直到1820年的冬天是那一时期最寒冷的冬天。屋顶上积满了雪。

一听见丈夫的房里有什么动静，葛朗台太太就说：“葛朗台，吩咐娜依给我的房间生上火吧！我在被窝里都冻得不行了。我这岁数应该多加保重了。再者，”她停了一阵，说道，“让欧也妮也到我房里来穿衣服吧。否则这种天气，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梳洗会生病的。过一阵我们到客厅壁炉边再祝你圣诞快乐吧。”

“看，看，看，看，说得多么好听！你这叫作圣诞发福利吗，太太？你向来没这么会说话呀，你难道吃了一片泡酒的面包吗^[1]？”

沉默了好一会儿。

“唉，”太太的话或许让他有所感动，老头儿又接着说，“就按照你的想法办吧，葛朗台太太。你真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妻子，我真的不想你到了这把年纪还得什么病，尽管拉倍特里埃家的人通常都有铁一样的身体。嗯？你说是吗？”停顿一会儿，他叫道，“总而言之，我得到了人家的遗产，对他们家的后代应当宽容的。”说完之后，他咳了好几声。

“老爷，你今天早上很快乐吧？”不幸的女人十分严肃地说。

“我一直都是很快乐的。”

[1] 这里出自莫里哀的戏剧《屈打成招》第二幕第四场，提到据说鸚鵡吃了泡酒的面包便会说话。

快乐，快乐，快乐，箍桶匠，
快快修补你的酿酒桶！

他一面唱着，一面穿戴十分整齐地走到了太太的房里。

“这很好，好家伙，确实是干冷干冷的。我们今天好好吃顿饭，太太。德·戈朗森给我邮寄来了一块酱鹅肝，我现在就去取来。他还邮寄过来一枚面值加倍的拿破仑让我送给欧也妮，”箍桶匠凑在太太耳旁说道，“我确实没有金子了，太太。我本来有几块古钱，为了生意只好用了，这句话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说完之后，他吻了吻太太的额头，以此表示祝贺。

“欧也妮，”母亲叫道，“真不知道你父亲昨晚是朝哪一侧睡的，他今天早上的脾气真是太好了。哦，我们可以顺利渡过难关了。”

“老爷是怎么回事儿？”娜依走到了女主人房间打算生火，“他开始对我说：‘圣诞快乐！大傻瓜！赶快去我太太的屋里生火，她很冷。’接着他伸手递给我一枚六法郎崭新的硬币，我都惊呆了！太太，你看，看见了没有？哦！他特别好。无论如何，他也是个要脸面的人。有些人越老越吝啬，但是他，就像是你做的果子酒一样，十分和顺，而且越陈越好。他真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

老头儿之所以这么高兴，是由于他在投机上获得了大胜利。德·戈朗森先生扣除了老箍桶匠 15 万荷兰证券的贴现折扣，以及他为老箍桶匠买进 10 万法郎公债垫付的零头后，托驿车将本季度的利息余额 3 万法郎交给了葛朗台，同时向他报告公债持续上涨的消息。那时候的市价是 89 法郎一股，到一月底的时候，最显赫的资本家们都愿意出



价 92 法郎一股买进。

葛朗台在两个月当中盈利 12%，他已经把账都结清，从此之后他每半年的时间坐收 5 万法郎，不需要付税，也没有什么补偿性的消费。外省人通常对公债有一种反感，但是葛朗台却弄明白了这笔投资的好处，他发觉自己可以在五年的时间里不需要太费心思，就能连本带利地成为一笔 600 万法郎资本的主人，另外再加上他好几处地产的价值，总数加在一起，这将是一大笔可观的财富。给娜依的六法郎，可能是对老妈子无意之中帮了东家大忙的报酬。

“哦！哦！葛朗台老爹早上就像去救火一样的，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街上做买卖的一边开铺门一边想。到了后来，他们看到他从驿站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驿站的脚夫。推着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独轮车。

“水总是往河里流，老头儿刚才是奔着钱去的。”有人说。

“财富从巴黎、弗洛瓦丰、荷兰向他家流去呢。”另外一个人说。

“他迟早会买下索漠城的。”第三个人大声道。

“他甚至都不怕冷，总是忙着做生意。”有一个妇女对自己的男人说道。

“哎，哎，葛朗台先生，假如您拿着碍事，让我来给你减轻这负担。”

“的确很重！都是一些铜板。”葡萄园主说道。

“是银子呢。”脚夫轻声说。

“你想要我照顾照顾吗？那么就管好你的臭嘴。”老头儿一边开



门一边对脚夫说。

“啊！真是老狐狸，我之前还以为他耳聋，”脚夫心想，“原来遇到冷天，他耳朵倒是更灵了。”

“我给你20个铜板的酒钱，你闭上嘴快滚吧！”葛朗台说道，“娜依会把独轮车交还给你……娜依，那娘儿俩去做弥撒了吗？”

“是，老爷。”

“好好，那么快点。”他叫着，把大包小包往她那边扔。没多久，钱都被运进了那一间密室，他把自己锁在里边，“开饭的时候，你就敲一下墙喊我。现在你把独轮车送回驿站去。”

一家人一直到十点钟才吃早饭。

“现在，你父亲不会向你金子看了。”葛朗台太太做完了弥撒后，在回去的路上对女儿说，“而且，你要装作怕冷的样子。等到挨过了今天，到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你的宝贝凑起来……”

葛朗台下楼的时候想着如何才能把刚刚收到的钱迅速变成硬邦邦的金子。想起自己在公债上投机倒把得如鱼得水，他决定将所有的资产都投入，一直到行市涨到100法郎一股为止。这一个计划对欧也妮十分不利。他一走进客厅，母女俩就祝他生日快乐，女儿快乐地上前抱住了他的脖子撒娇，太太却十分严肃。

“啊！啊！我的孩子，”他吻了女儿的两腮，“我挣钱全部都是因为你呀，你看到了吗？我想要你幸福。想要幸福就不得不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全都是空的。这个交给你，又是一枚崭新的拿破仑，是让人从巴黎捎来的。家里一点儿金子都没有了，只有你还藏着金子，赶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宝贝儿。”



“嗨！天真是冷，我们赶快吃饭吧。”欧也妮答道。

“哎，那么好，吃完饭之后再看，对吗？这会有助于消化。德·戈朗森那个胖子竟然弄得到这样的美味，”他又继续说，“那么我们就先吃饭吧，孩子们，我们没有破费一点儿。他十分好，对德·戈朗森，我十分满意。这个老滑头帮了查理的忙，而且是尽义务。他把我这个可怜的兄弟的事办得特别好。呜……”他把嘴塞满，歇了一阵，说道，“真是好吃！快吃呀，太太，这起码抵得上两天的营养呢。”

“我不饿。我一直不太舒服，你是知道的。”

“啊！知道，你只需要把肚子吃得饱饱的，请你放心，绝对是撑不坏的。你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身子骨十分硬朗。你真的是又黄又瘦，可是我就爱黄色。”

一个等待着被众人唾骂羞辱处以极刑的死囚所怀有的恐惧心情，也比不上葛朗台太太母女俩在等待早餐之后的大祸的胆战心惊。老葡萄园主越是谈笑风生，母女俩就越心中发紧。做女儿的总算还有一个依靠，她还可以从爱情当中汲取力量。

“为了他，为了他，”她心中默念道，“就算千刀万剐我也愿意。”

想到这儿，她看了看母亲，眼睛当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把这些都撤走，”葛朗台在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刚吃完饭就对娜依说道，“桌子不要动，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你的小金库，”他看着欧也妮说道，“说小，倒也不小，仅从面值算你就有 5959 法郎了，另外再加上今天早晨的这 40 法郎，差一法郎就 6000 法郎了。好，我给你一法郎让你凑个整数吧。你明白的，乖孩子……哎，你为什么在

听我们讲话呢？抬腿走吧，娜依，做你的事情去。”老头儿一发话，娜依就赶紧溜走了。

“你听我说，欧也妮，你应当把你的金子给我。爸爸想要你给，你不可以不给，知道吗，我的小乖乖？”

母女俩都不说话。

“我没有什么金子了，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

“我给你的 6000 法郎现金，利弗尔足算。你按照我的吩咐办，把钱放出去。你还十分年轻，很招人喜欢呢。等到你出嫁的时候，这也十分快了，我要给你找一个未婚夫，交给你一笔本地从来没有过的压箱钱。所以听话，乖乖，现在难得，你可以用你的 6000 法郎购买公债，每半年的时间你会得 200 法郎的利息，也不需要付税，不需要找补什么费用，不害怕冰雹、霜冻，不害怕发大水、旱涝以及保收。或许你不乐意把金子拿出来，是不，小乖乖？赶快去给我拿来吧。之后我再为你攒，荷兰的、葡萄牙的、莫卧儿的、热那亚的，另外再加上每年过节我给你的，不到三年的时间，你那可观的小家私就可以恢复一半儿啦。如何，好孩子？把头抬起来，赶快去拿，宝贝儿。你真应该过来亲一下我的眼睛，由于我告诉你钱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钱是有去有来的，而且会出汗的，还会生产。”

欧也妮站起身来，朝着门口走了好几步，又忽然转过身，很坚定地望着父亲，说道：“我的金子现在没有了。”

“你的金子现在没有了！”就像一匹马听到身旁有雷在鸣，葛朗台喊着，两腿一绷，噌地站起来。

“很对，没有了。”



“你简直是疯了吧，欧也妮。”

“没有了。”

“岂有此理！”

每当箍桶匠吼这一句咒语的时候，楼板都要颤抖。

“啊呀，上帝呀！太太脸都吓得惨白了。”娜依喊着。

“葛朗台，你这样发火，迟早会把我吓死的。”不幸的女人说。

“算了吧，你们家的人哪，是死不了的！欧也妮，你把金子弄到哪里去了？”他扑上去大声吼道。

“父亲，”女儿在葛朗台太太身边跪了下来，说着，“我妈妈痛苦成这个样子。你瞧，不要把她逼到死路上去。”

葛朗台看到太太平时蜡黄的脸彻底变成了白色，也觉得害怕了。

“娜依，赶快扶我上床去，”她开始虚弱地说，“我就要死了。”

娜依马上过去搀扶，欧也妮也走上去扶住母亲。葛朗台太太每走一步就软一步，每上一级台阶都似要倒下一般，两人费尽功夫，才勉强把葛朗台太太扶上楼。葛朗台一个人待在客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登到了七八级阶梯，伸长脖子嚷道：“欧也妮，等你母亲躺下以后，你赶快下来。”

“好的，父亲。”

她安慰了一下自己的母亲，就赶快下楼了。

“我的孩子，”葛朗台说道，“跟我说，你把你的金子弄哪儿去了？”

“父亲，假如你送给我的东西，不能够由我完全支配，那么你拿



回去吧。”欧也妮冷淡地说，她找到了那一枚拿破仑，送到葛朗台的面前。

葛朗台一把抢过去，塞进了自己的钱包。

“我想，我之后绝对不会给你东西了。甚至连这个也不给！”说着，他就把大拇指扳往大门牙上一磕，哼的一声，“你没有把你的父亲放在眼里，你甚至不信任你父亲，你不明白父亲是什么吗？如果你不把父亲看得超过一切，父亲也就不是父亲了。金子在什么地方？”

“父亲，尽管你生气，我还是爱你的、敬重你的，可是原谅我大胆地提醒你，我现在已经 23 岁了。你总是说，我已经成年了，目的是让我明白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我用我自己的钱，做了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就尽管放心，钱放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秘密，我不可以告诉你，”她说道，“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秘密吗？”

“我是一家之长，我不能有我的事要办吗？”

“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才不愿对父亲说，葛朗台小姐！”

“是一件特别好的好事，但是不能告诉你。”

“起码得告诉我你何时把金子拿出去的吧？”

欧也妮摇了一下头。

“你生日那一天金子还在，对吧？”欧也妮由爱情锤炼出来的一种狡猾，并不低于父亲被吝啬锤炼出来的那种狡猾。

她还是摇头。



“从没看到过这么顽固，这样的偷盗。”葛朗台的声音越喊越高了，震得房子里面一层层地发出响声。

“是什么！在我的房子里面，在我的家里面，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金子！咱们家里仅有的金子！我能不知道是谁拿的吗？金子是十分值钱的东西。最坦诚的姑娘也可能会做错事，把一切都送人，在大户贵族的人家，甚至普通百姓家，也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把金子送人……你把金子送别人了是吗？是不是？”

欧也妮沉默不语。

“没看见过这样的女儿！我还是你父亲吗？你如果把金子送给别人，总该有一张收条吧……”

“我难道没有支配这一笔钱的权利吗？它不是我的钱吗？”

“可是你还小。”

“已经不小了。”

葛朗台被自己的女儿说得哑口无言，脸色惨白。他开始跺脚，咒骂，好半天的时间才找到话说，高声嚷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贱货，你这条毒蛇！啊！你这个坏种，你知道我疼你，你就胡乱来。这个丫头要勒死亲生的父亲！那么好呀！你居然把我们的家产扔给那个穿羊皮靴子的小光棍儿。真是岂有此理！糟糕的是我不可以取消你的继承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我要咒你，咒你的堂弟，咒你们的儿女！你们全部都不得好结果，听到没有！假如你给了查理，那么就……哦，不！这怎么可能。什么！是那一个油头粉面的坏家伙把我的金子偷走了？”他看着始终冷冷地不出一声的女儿。

“她一动不动的，甚至连眉头也不皱！她比我葛朗台还要葛朗台



呢。你送给别人金子，总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你说话呀！”

欧也妮看着父亲，那一种带刺的目光把他激怒了。

“欧也妮，你现在是在我家，在你父亲的家里面。你要想接着住下去，就得服从我的命令。神父劝告你要服从我。”

欧也妮低下了头。

“你用我最心疼的东西来伤害我，你不认错，我就不想看见你。回你房间去吧。没有我的允许，你就不许出来。娜依会给你送去面包还有水的。听到了没有？走！”

欧也妮哭泣着跑到母亲床前。葛朗台在花园里面踩着雪转了很多圈，竟然没有觉得寒气逼人。

他想现在女儿一定在她母亲的房间里，他想要当场抓住她违抗命令来出一出气，因此便像猫那样轻捷地爬上楼梯，闯进自己妻子的房间，正好看见欧也妮把脸埋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抚摩着她的头发。

“不要哭了，我可怜的孩子，你父亲的怒气会慢慢消下去的。”

“她现在没有父亲了，”箍桶匠说道，“这样违抗父亲命令的女儿，是你和我生的吗？真是不错的教育，还是宗教教育呢！你为什么不在自己房里呢？马上坐牢去吧，小姐。”

“你想要把女儿从我怀里抢走吗，老爷？”葛朗台太太抬起因为发烧所以通红的脸说。

“你想把她留在身旁，那么你就跟她一起离开，你们俩一块儿从这屋里出去。真是该死的，金子在哪里？落在哪个人手里了？”

欧也妮把头抬起来，高傲地望了父亲一眼，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老头儿马上锁上了门。

“娜依，”他喊道，“把厅里的火灭掉。”说完之后，他坐在妻子房间里壁炉前的椅子上，说：“她肯定给了那个迷人的坏小子查理，他是看上了我的钱。”

葛朗台太太深深明白女儿现在危险的处境，出于母女间的感情，她终于鼓起勇气，绷着一张冷冷的脸假装没有听见。

“这些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一面回答，一面翻身，躲避丈夫闪闪发光的眼睛，答道，“你这样粗鲁蛮横，我简直要痛苦死了，我预感到我唯有被横着抬出去才能离开这一间屋子了。你现在真应该放过我，老爷，我确实是从来没有让你伤心过，起码我是这样想的。你女儿是敬爱你的，我相信她像刚出世的孩子那样清白。所以，你不要难为她，收回你的命令吧。天这么冷，你别搞得她生大病。”

“我不想见她，也不想理她了。就让她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喝水以及吃面包，一直到使我满意为止。真是见鬼！做家长的应当有权利知晓家里的金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有的那种卢比，恐怕是全法国都找不到，热内亚和荷兰的金币。”

“老爷，欧也妮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就算她把金子扔进水里……”

“扔进水里？”老头儿大声叫起来，“扔进水里！你真是疯了，葛朗台太太，我说话一向是算数的，你知晓我的脾气的。假如你想让家里太平，就应该让她悔罪，把她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女人之间总是比我们男人说话方便一些。无论她做了什么事情，我总不会把她吃了。她是害怕我吗？就算是她把堂弟从头到脚都镀满金子，他也早已



经远在他乡，我们也追不上了……”

“这样说，老爷……”葛朗台太太特别敏感，可能因为女儿遭的难使她更加心软也更加聪明，她敏锐地发现丈夫的内心有一些可怕的想法，所以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但是口气没有变，“这么说，老爷，我应付女儿比你有办法了？她一切都没跟我说，她像你。”

“天哪！今天你真的是能说会道啊！得，得，得，得！你现在竟然敢欺骗我，我不是傻瓜。我看你们在背后早就串通好了。”

他凝视着妻子。

“坦白说，老爷，你如果想逼死我，你就这么说下去好了。我坦白告诉你，老爷，就算是我送掉老命，也要重复一遍：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女儿，她比你讲道理。这钱是给她的，她从不会乱花，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老爷，我求你，饶恕欧也妮吧……这样，你的愤怒带给我的痛苦也会减轻些，说不定你就能让我捡回这一条命。我的女儿呀，老爷，还我女儿吧。”

“那么我走了，”他说，“这家没办法待了。母女两个人想的说的都好像……噤……呸！你们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圣诞大礼啊，欧也妮！”他叫道：“你哭吧，哭吧！你这样做迟早会后悔的，你明白吗？一个月内吃两次圣餐有什么用？你居然把父亲的钱偷送给一个游手好闲的懒骨头。等你一无所有，只有把心给他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心也一口吞掉。你就等着瞧吧！看你那个穿着羊皮靴、目空一切的查理究竟有多么大的出息。他居然欺骗一个姑娘，把她的私房钱拿走，真是没心没肺的下流坯子！”

等街门关上了之后，欧也妮也从房间走出来了，来到母亲身边。



“你为了我，那么勇敢。”她对母亲说。

“看见了吧，孩子，犯法的事情会把我们拖到怎样一步田地！……你都让我撒谎了。”

“哦！全部的罪过就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吧。”

“真的吗？”娜依很惊慌地上来问道，“小姐以后只吃面包、喝清水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娜依？”欧也妮十分平静地说。

“啊！如果小姐只能够吃干面包，我倒常常吃果酱，不可以，不可以。”

“不要说了，娜依。”欧也妮说。

“那么我就不说了，你们等着看吧。”

二十四年来，葛朗台第一次一人吃饭。

“你怎么成了单身汉呢，老爷？”娜依说道，“家里有妻子、女儿，竟然成了单身汉，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你在和谁讲话呢，娜依？把你的臭嘴闭上，不然的话小心我把你赶出去。你锅里面烧的是什么，我听到沸腾的声音了。”

“我正在炼脂油……”

“今天夜里有客人，客厅生火。”

克罗旭叔侄、德·戈朗森母子八点钟的时候过来拜访，都因为没有看到葛朗台太太母女而诧异。

“太太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欧也妮在伺候着太太。”老葡萄园主答道，脸上没有露出一点点破绽。

东拉西扯地聊了一小时以后，德·戈朗森太太上楼去看望葛朗台



太太，下楼的时候每个人都问：“葛朗台太太好点了吗？”

“不好，不好，”她说道，“她的健康情形确实让人担忧。像夫人这样年龄的人需要小心照料才是，葛朗台老爷。”

“我一定会的。”老葡萄园主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客人们就离开了。克罗旭叔侄一出门之后，德·戈朗森夫人匆忙告诉他们：“葛朗台家肯定出事了。葛朗台太太特别不好，如果仅仅是她自己还没有什么。但她女儿眼睛通红，好像是哭了很久一样。难道是他们逼女儿嫁给什么人不成？”

葡萄园主躺下之后，娜依穿着软底鞋偷偷地溜进欧也妮的房间，让她吃一块用平底锅做的肉饼。

“看吧，小姐，”友好的用人说，“科努瓦耶交给了我一只野兔，您饭量十分小，这一张肉饼应该够您吃七八天的呢。冻上以后，它肯定不会坏的。您仅仅只吃干面包怎么挺得住啊，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

“亲爱的娜依！”欧也妮把她的手紧紧地握住说。

“我做得特别香，味道好极了。老爷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买了大油、肉桂，花的是我自己的那六法郎，那几个钱我可以自己做主的。”

说完之后，女仆好像听见了葛朗台的声音，便赶紧走了。

几个月的时间里，葡萄园主一般都是在白天不同的时间来看望妻子，闭口不说起女儿，也不去看看她，而且连间接涉及她的话也不说一句。葛朗台太太始终没下过床，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什么都可以软化箍桶匠，他始终像花岗岩的柱子，十分坚硬的，



天天绷着脸。他还和往常一样照例外出，但是说话不再结巴，话也少了很多，在生意上面显得比之前更加刻薄，而且居然经常在数目上出些差错。

“葛朗台家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克罗旭派跟戈朗森派都这样议论。

“葛朗台家会出什么事情呢？”这变成了索漠城内所有人家晚上应酬场合都能够听到的一句话。

欧也妮由娜依领着去教堂做弥撒。走出了教堂之后，如果德·戈朗森太太来搭话，她一直都躲闪着，不能使好事者满意。但是两个月之后，欧也妮被惩罚关进禁闭室的秘密再也瞒不过克罗旭叔侄和德·戈朗森太太。到了这时候，葛朗台也就不再为欧也妮不经常露面找借口了。到了后来，不清楚是谁把这件事情泄露了出去，导致全城的人都知道葛朗台小姐从大年初一的时候就被父亲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火可以用来取暖，只用清水以及面包充饥；还知道了娜依给她做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半夜给她送去；大家居然还探听到葛朗台小姐悄悄看望病中的母亲。葛朗台的做法因此受到严厉的谴责。全城的人都把他当成无法无天，他们重新提起他忘恩负义的老账，想起他一桩桩恶毒的行径，很有把他逐出社会的趋势。他只要一出现，人们就会对他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当他的女儿由娜依陪伴着走下曲折的街道去教堂做弥撒或者是做晚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挤到窗口，十分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富家独生女的言谈举止与面色，居然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天使一样的忧伤以及清纯的美。

父亲对她的冷酷折磨并没让她痛苦不堪，她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



地图、小凳、花园，还有那一堵墙吗？她不是经常回味爱情的吻留在她嘴唇上面的甜蜜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根本不明白自己已变成了城里人谈话的中心，她的父亲也是一样。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虔诚而纯洁，她的良知以及爱情让她承受住了父亲的愤怒和蛮横。但是一种更深沉的痛苦超越了其他的痛苦，她的母亲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了。她是多么善良温柔的人啊，灵魂发出垂死的光芒。欧也妮总是责备自己，认为母亲受病痛折磨，都是自己无意中造成的。这样愧疚的心理，虽然经过母亲劝解，但却使她和自己的爱情更加分不开。每天早上，父亲出门之后，她就来到母亲的床前，娜依会把早餐端到那里。可是可怜的欧也妮，为自己母亲的病情担心、难过，她暗示娜依看看母亲的脸色，随后便掩面而泣，更没有胆量提及堂弟。但是葛朗台太太却忍不住开口问：“他在哪儿呢？为什么不来信啊？”

母女俩完全没有路程远近的概念。

“只要想着他就可以了，母亲，”欧也妮答道，“不要问了，您在生病，您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他。

“我的孩子，”葛朗台太太说道，“我这一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上帝是会保佑我的，让我看见了苦难终了的日子，我只觉得高兴。”

这一位妇女的话总是神圣的，显示着一个基督徒的本色。她在床前用早餐的时候，她丈夫在她房里面走来走去。那一年的前几个月，她时常翻来覆去对丈夫说一样的话，语气虽然很亲切温柔，但是很坚定，因为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反而有了平日所没有



的勇气。

“老爷，十分感谢你对我的病这么关心。”丈夫无关痛痒地询问她近况如何时，她经常这么回答，“假如你想把我的痛苦减轻一些，把我的悲痛减缓一些，你就放过我们的女儿吧，表现出你是一个像样的基督徒、丈夫以及父亲。”

听了这一番话，葛朗台像看见了大雨将临的行人很乖巧地躲在门下避雨一样，坐到床边，默默地听着，没有什么回答。遇到妻子用最动人、最温柔、最虔诚的话恳求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今天好像气色不大好，真是可怜的太太。”完全忘掉女儿似乎成为一句铭文，刻在他花岗岩一样的额头，深刻在他紧闭的唇上。而且他一成不变的、含糊其词的答话使妻子苍白的脸上到处都是泪水，他也丝毫不为所动。

“让上帝宽恕你吧，老爷，”她说道，“就好像是我宽恕你一样。你总有一天是需要宽恕的。”

打从妻子病倒之后，他没有胆量再连叫那可怕的“得，得，得，得”了！但是，妻子天使一样的温柔并没有感化他咄咄逼人的蛮横。内在的美丽在老太太的脸上生辉，慢慢驱除了她以前的丑陋，变成了她整个心灵的表达。祈祷的法力好像净化着她五官中间最粗俗的线条，变得细腻而且焕发光彩。哪个人没见过圣徒容貌这样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呢？灵魂的力量最终一定会战胜最粗俗的外貌，崇高信念产生的纯正庄重到最后会生动地刻在他们脸上！这样脱胎换骨的情形，把她的肉体煎熬之后换了另一副相貌的情景如此震撼人心，即使是依旧铁石心肠的老箍桶匠也迫于无奈有所感动，虽然效果十分小。他说话不那



样盛气凌人了，天天寡言少语，来维持自己家长的尊严。忠诚于他的娜依一上街买东西，总会有人对她含沙射影地询问几句，说一说她主人的坏话。公众的舆论全部都讨伐葛朗台，女仆依然替家里争面子，在为他辩解。

“哎，”她对那些说东家坏话的人说，“我们老了之后都会变得心肠很硬的！你们为何不能让他心肠硬一些呢？你们趁早不要搬弄是非了。小姐的生活和王后一样呢。对啊，她不愿意见人，那正是她自己喜欢的。而且，老爷自有老爷的想法。”

一天夜里，已经是暮春将尽的时候，被病魔、伤心折磨得渐渐憔悴的葛朗台太太，即使做祷告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把父女俩劝和，她把心中的隐病告诉了那两位克罗旭。

“惩罚一个 23 岁的姑娘那样喝清水、吃面包？”德·朋弗庭长大声叫了起来，“真是不讲道理！这就是妨害自由、侵害身体、虐待自己的家属。她应当上告，理由……”

“好了，侄儿，”公证人说道，“抛开你那一套法院里的规矩。太太，请您放心，我让这个惩罚到了明天就终止。”

听到谈论自己，欧也妮也走了过来。

“各位，”她不屑一顾地说，“不需要你们费心，我的父亲是一家之长，只要我还在这里住着，就不得不服从他。他的所作所为用不着别人赞成或者是反对，他只对上帝负责。我请求你们以我们之间的友谊为重，不要提这件事。责怪父亲就等同于侮辱我。谢谢你们关心我，假如你们可以制止满城侮辱我们的坏话，我十分感激，那一些流言我是偶然之间才听到的。”



“她说得很对。”葛朗台太太说。

“小姐，把那些流言制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还您自由。”老公证人十分敬重地答道。欧也妮因为幽居、悲伤以及相思而增加的美，甚至连老公证人都看呆了。

“那么好，孩子，就拜托克罗旭先生去处理这件事情吧，既然他保证肯定能成功。他知晓你父亲的脾气，知道怎么和他说。假如你愿意我在有生之日看见你生活快乐，你跟你父亲不管怎样都要讲和。”

第二天，葛朗台和自从禁闭欧也妮以来天天必做的那样，到小花园去走了好几圈。他散步的时间通常是欧也妮梳头的时候。他来到核桃树下，就躲藏在树后面，久久观察女儿那长长的头发，那时候他一定在两种精神状态之间徘徊：其中一种是他生性的固执，另外一种是要亲亲自己的女儿。

他常常坐在那一张查理和欧也妮曾经立下山盟海誓的小木凳上面，而那一刻女儿也偷偷地从镜子里面看着父亲。如果他站起来，接着散步，女儿就故意坐在窗前望着围墙，墙上面挂着最漂亮的花，裂隙的地方窜出几株仙女梦、碗碗藤，另外还有一种或黄或白的粗壮的野草——那一种在索漠以及都尔地区的葡萄园里到处都有的景天蔓。克罗旭公证人到得很早，看到老葡萄园主端坐在六月的艳阳下面的小凳上，背靠着隔墙，看着女儿。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克罗旭先生？”看到公证人，葛朗台询问。

“我来和你商量件事情。”

“啊！啊！你有一些金子，想和我交换？”

“不，不，跟金子没有什么关系，是有关你女儿的事情。为了你



跟她，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他们管得住吗？小小烧炭匠在家里也是一家之长。”

“说得很对，烧炭匠在家自杀，也是他的自由，但糟就糟在，他在往大街上扔钱。”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你太太目前病得特别严重，朋友。你应该去请贝日兰大夫看一看，否则她就有生命危险了。假如她得到应有的治疗，就算死了，你也一定会安心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好，好，好！你知道她害的什么病！那一些医生哪，如果一上门，一天至少来五六趟。”

“坦白说，葛朗台，你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在索漠城里的时候，还有哪个人比我更关心和你有关的事情？所以我才告诉您。现在，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应当知道怎么做人。而且我也不是为这事情来的，有件事情说不准对你更重要得多。说来说去，你总归不想你太太死吧？她对于你来说太重要了。等到她一死，你想一想你在女儿面前是什么处境。你需要向欧也妮报账，由于你们夫妇的财产是在一块儿的。你的女儿到那时候自然有权要求分你的财产，也有权利卖掉弗洛瓦丰。总之，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但你是没有权利继承的。”

这些话对老头儿就好像是五雷轰顶，他在法律上面没有在生意上那么在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共有财产需要分割的问题。

“所以你应该对女儿宽容一些。”克罗旭总结性地说道。

“但是你清楚她做了什么事情吗，克罗旭？”



“什么事情？”公证人特别想听葛朗台老爹的心里话，特别想知道他们为何吵架。

“她把自己的金子给人了。”

“那么，金子是她自己的吗？”公证人询问道。

“你们为何都这样说！”老头儿做了一个十分悲壮的动作，手臂一下子垂了下来。

“莫非你为了区区小事，”克罗旭继续说，“就不想要女儿在她母亲死后放弃继承的那部分遗产？”

“啊！你居然把 6000 法郎的金子当作区区小事？”

“哎，我的老朋友，把您太太的遗产列出一部清册，假如欧也妮分起家来的话，你知道你需要破费多少吗？”

“需要多少？”

“20 万、30 万，还有可能是 40 万法郎！到时为了弄清共有财产的实际价值，会将您和您太太的共同财产进行拍卖。但是，假如你们父女俩好话好说……”

“岂有此理！”老箍桶匠脸色惨白地坐了下来，“走着瞧吧，克罗旭。”

一阵沉默之后，准确地说，是一阵痛苦挣扎之后，老头儿望着公证人，“人生真是太残酷、太痛苦了！克罗旭，”他十分庄严地说，“你没骗我吧，你用自己的名誉起誓，保证你刚刚说的都有法律依据。给我看一看民法，我需要看民法！”

“真是可怜的朋友，”公证人答道，“我的职业我自己还不清楚吗？”



“那样就是真的了，我就要被女儿抢光、欺骗、杀死、吞掉吗？”

“她继承她母亲的所有财产。”

“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我的太太，我那样地爱她。幸亏她身体硬朗，终究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

“她估计活不到一个月了。”

箍桶匠拍了一下脑袋，走来走去，目光如炬地看了一眼克罗旭，问道：“那该怎么办？”

“欧也妮完全可以无条件放弃继承她母亲的财产。你不打算剥夺她的继承权吧，是不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就不能亏待她。我这样说实际上对我不利。我依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清算登记，拍卖分家吗？”

“等着看吧，等着看吧。现在什么都别说了，克罗旭。你搞得我头昏脑涨，你把金子弄到手了吗？”

“没有，仅仅只有十来枚旧金币，你需要，我全部都给你。我的好朋友，跟欧也妮讲和吧。你看看，全索漠的人都对你扔石头呢。”

“真是混账！”

“好的，公债已经 99 法郎一股了。您总该高兴高兴了。”

“是 99 法郎吗，克罗旭？”

“是的。”

“哎！哎！99 法郎！”老头儿送克罗旭到了街门口。刚才的消息让他兴奋得坐不住了，他上楼去看望太太：“喂，太太，你能够和你女儿待一整天的时间了。我打算去弗洛瓦丰。你们两个人都友好一点，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的好太太啊，你看看，这 60 法郎



给你在圣诞节做路祭用，满足你的心愿了吧！你们就高兴一下，痛快一下吧，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他放了10枚六法郎的银币在自己太太的床上，又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好太太，你肯定会好起来的，是吗？”

“你心中连亲生女儿都没有，怎么可以在家里招待大慈大悲的上帝呢？”她激动地说着。

“好，好，好，好，”他以温柔的口吻说，“这个好说！”

“老天终于开眼了！欧也妮，”母亲激动得一脸通红，叫道，“快过来亲亲你的父亲，他宽恕你了！”但是，老头儿早已没有踪影了。他一溜烟儿往乡下的庄园跑过去，在路上他要理一下被搅乱的思绪。

葛朗台那一年已经76岁。特别是最近两年，他的吝啬一下子变本加厉，就像一个人年深日久的病情一样不断加重。根据一些人对守财奴、野心家以及偏执狂所做的调查，他们的感情经常是非常专注象征他们痴情的某一种东西。看见金子和占有金子都是葛朗台的嗜好。他的专制思想跟随着他爱财越深而日益膨胀，让他在妻子死后放弃即使一小部分财产支配权，他都认为是一件违背天理的事情。向自己的女儿呈报一下各项账目清单，把动产、不动产一块儿登记造册，作为不可分割的财产进行拍卖……

“这真的是抹自己的脖子。”他在葡萄园的中间一面检查葡萄藤，一面大声说道。

到了最后，他下定决心，晚饭的时候回到索漠，打算向欧也妮屈服，巴结她，而且哄骗她，这样以便临死的时候还能像国王一样，



掌握着家中数百万财产的财政大权，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老头儿无意当中身带万能钥匙，自己把大门打开了，轻手轻脚地走上了楼。此时，欧也妮把那只美丽的梳妆盒拿到母亲床上，母女俩正趁着葛朗台不在的时候，细细打量查理母亲的肖像，很希望从中找出查理的相貌特征。

“这明明是他的额角，他的嘴巴！”欧也妮正说着，葡萄园主打开门进来了。

望到丈夫两眼紧紧盯着盒子上的金子，葛朗台太太吓得大声嚷道：“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老头儿像是饿虎扑向熟睡的婴儿一样的，朝着梳妆盒扑来。

“这是什么东西？”他一把夺走盒子，把它放到了窗台上面。

“金子！是金子！”他喊出声来，“好沉的金子！足足有两磅。啊！啊！原本查理是用这一个换走了你宝贵的金币。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这一笔交易不错呀！我的乖孩子！你真的是我的女儿，我爱你。”

欧也妮手脚开始不住地颤抖。

“是不，这是不是查理的盒子？”老头儿又问。

“对的，爸爸，这并不是我的。这匣子可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是查理寄存在我这里的。”

“好！好！好！他把你的钱拿走了，应该补偿你。”

“父亲……”

老头儿打算拿刀子撬下一块金片，他不得不把盒子放在椅子上面。欧也妮赶快扑过去抢，但是，箍桶匠的眼睛始终看着女儿以及梳妆匣子，他手臂用力一推，把女儿推倒在母亲的床上。



“老爷，老爷。”母亲坐起来叫喊着。

葛朗台把刀拔出鞘，想要撬金子。

“父亲，”欧也妮马上跪下，爬到父亲身边，高高举着双手，说，“父亲，请你看在圣徒们和圣母的面上，看在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面上，看在您永远得到拯救的面上，看在我这一条小命的分儿上，请求您不要碰这只盒子！它不仅仅不属于您而且也不属于我，它属于一位托我保存的穷亲戚，我有责任将它完璧归赵。”

“那为什么拿来看呢？假如是寄存的话，看比动手更加要不得。”

“父亲，您不要弄坏它，不然的话，我就没有脸见人了。父亲，您听见了吗？”

“老爷，您行行好吧！”母亲说。

“父亲！”欧也妮大叫一声，声音是那么响，吓得娜依赶快上楼。欧也妮手里握着一把刀，用它做武器。

“你想怎么办？”葛朗台冷笑一声询问道。

“老爷，老爷，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母亲说道。

“父亲，假如你的刀子碰掉哪怕是一点点的金子，我就用这一把刀结束我的性命。你已经让母亲一病不起，你还想要逼死你的亲生女儿，那么好吧，如果你伤了盒子，我就杀死我自己。”

葛朗台把刀子拿起来对准盒子，望望女儿，一时竟无从下手。

“你真的要自杀，欧也妮？”他说道。

“她会的，老爷。”母亲说。

“她说到就会做到，”娜依叫道，“老爷，您这一辈子总应该讲一次道理吧。”



箍桶匠望了望金子，又望了望女儿。葛朗台太太一下子晕了过去。

“哎呀！您看见了没有，我的好老爷啊，太太晕过去了。”娜依叫道。

“好了，我的孩子，我们不应该为一个盒子而伤了和气，赶快拿去吧。”箍桶匠把那个梳妆盒往床上随便一扔，很生气地喊道。

“你，娜依，快去把贝日兰大夫请来……”他吻着太太的手背说道，“没有什么，全部都过去了，我们最后讲和了。是吗，乖女儿？不用再吃干面包了，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她把眼睛睁开了，暖暖，妈妈、妈妈，好妈妈，好了，你看我拥抱欧也妮了。她喜欢堂弟，如果她愿意，那么就让她嫁给他好啦，让她保存那个小盒子好啦。但是，你可一定要长命百岁，我可怜的太太啊。”

“上帝啊，你为何这样对待你的妻子以及女儿啊！”葛朗台太太虚弱地说。

“以后不会了，不会了，”箍桶匠叫道，“你看一看吧，可怜的太太。”

他从密室里面捧回一把金路易，然后撒到床上：“看，欧也妮，看，好太太，这些都给你们。”他一面说一面把钱拈起来玩，“好了，赶快高兴起来吧，好太太身体赶快好起来吧，你想要什么就会有有什么，欧也妮也是一样的。这100金路易就是给她的。你就不会再送给别人了吧，欧也妮，嗯？”

葛朗台太太跟女儿面面相觑，满是愕然。

“哎，这样就对啦，”一边说着，他就把金路易放进口袋里面，“我们就和和气气过日子吧。我们全部到客厅里吃晚饭，每天晚上玩两个



铜板一次的摸彩游戏。很痛快地玩吧！满意了吧，好太太？”

“唉！为什么不满意！既然你觉得这么快活。”奄奄一息的太太说道。

“真是可怜的太太，”箍桶匠说道，“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另外还有你，我的女儿啊！”他把女儿搂住，亲了一下，“唉，吵过架之后搂着女儿多么开心！我的乖宝贝啊！你看看，太太，我们这时候一条心了。来，把这个抓住，”他指了一下梳妆盒，对欧也妮说道，“拿着它，不要怕。我再也不提了，永远不说了。”

索漠城里面的头号名医贝日兰大夫很快就到了。就诊完毕之后，他坦白地告诉葛朗台，说他太太的病情非常严重，唯一的办法是让她在精神上绝对地安静。

“要花特别多的钱吧？”老头儿询问，“一定要吃药吗？”

“药倒不需要多服，但是照顾肯定要周到。”医生不由得一笑，答道。

“嗯，贝日兰大夫，”葛朗台说道，“您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完全相信您，什么时候应该来您就尽管来。绝对要保住我太太的性命，我特别爱她，您明白吗？虽然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藏在我心里，那些事把我的心思都搅乱了。我悲伤呀。自从我兄弟死了之后，悲伤就进入我们家。为了我的兄弟，我在巴黎花了很多的钱……真的是倾家荡产了！这还没有完呢。再见了！大夫，如果能治好我太太的病，您就尽全力救她吧，哪怕花掉一两百法郎都可以的。”

葛朗台之所以热烈盼望太太病好，是因为她一死就需要办理遗产



登记，但是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尽管他对母女俩的所有想法都表示赞同，让她们也的确感到受宠若惊；尽管欧也妮对母亲照料得简直是无微不至，或者说不遗余力，但是葛朗台太太还是迅速地走向了死亡。她一天天衰弱了下来，一天天憔悴下来，像大部分这种年龄的女人患上重病那样。她脆弱得就像是秋天树上的黄叶，上天的光辉映衬得她精神焕发，就像是阳光射入树林给黄叶染上金光一样。这是一种和她的一生很般配的死亡，一种基督教徒的死亡，这难道不是特别崇高吗？

1822年的10月，她的贤惠，她的天使一样的耐性，还有她对女儿的爱惜，尤为光彩夺目，她没有一句怨言地去了，就像是洁白的羔羊上了天，她在尘世只舍不下一个人，那便是陪伴她度过凄惨生活的温柔的女儿。临死前她看了女儿几眼，似乎预示了女儿今后悲惨的命运。一想到把这个和她一样洁白的羔羊孤独地留在自私自利的世界上任人宰割，她就觉得心酸。

“我的孩子，”她在咽气前说道，“唯有在天上是幸福的，你以后会知道的。”

母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欧也妮找到了新的理由，让她觉得更加依恋这个她出生、受苦、母亲又刚刚去世的家。看到客厅里的窗户和窗下那一张垫高的座椅，她流泪了。注意到老父对自己如此的温柔体贴，她以为以前错看了老父的心思。他过来扶她下楼吃饭；他连续几个小时看着她，目光近乎慈祥。总而言之，他像看着一堆金子一样地望着她。老箍桶匠跟以前大不一样，在女儿跟前哆嗦得特别厉害，看到他这种老态，娜依和克罗旭等人还以为是年龄所致，以至于担



心他的身体出现了某些衰退。但是，全家服丧的那一天，吃过晚饭之后，唯一清楚老头儿秘密的克罗旭公证人也在座，老头儿怪异的行为就有了答案。

“我亲爱的孩子，把饭桌收拾好、把门窗关严。”他对欧也妮说道，“现在你已经继承你母亲的财产啦，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是不是，克罗旭？”

“是的。”

“难道一定要今天办不可吗，父亲？”

“对啊，乖宝贝。我不希望把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不想让我担心吧。”

“是的，父亲。”

“哎，那么好，今天晚上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办了。”

“你想要我做什么？”

“这，真是乖孩子，这和我没关系。你跟她说吧，克罗旭。”

“小姐，你父亲既不赞成分家，而且也不赞成变卖产业，更不赞成因为现款要付大笔所得税。所以你跟你父亲共同拥有的财产，你需要放弃登记……”

“克罗旭，你的这些话确定没错吗？应当对一个孩子说吗？”

“让我继续说下去，葛朗台。”

“好，好，朋友。你也好，我女儿也好，都不愿意刮我的皮，是不是，我的乖女儿？”

“可是，克罗旭先生，你究竟要我做什么？”欧也妮不耐烦了，问。

“哎，是这样的，”公证人说道，“我想要你在这个文书上面签字，



表示你同意放弃对你母亲遗产的继承权，把你跟你父亲共同拥有的一切财产的使用权，交给你的父亲，而他将确保您享有虚有权……”

“我对你说的话一点都不理解，”欧也妮答道，“把文书拿过来，告诉我在哪里签字。”

葛朗台老爷望了望文书，又望望女儿，再望望文书，紧张得满头是汗，一刻不停地擦着。

“我的乖宝贝，”葛朗台说道，“这一张文书送去备案要花很多钱的。假如你愿意无条件放弃对你可怜的母亲继承权，把你的前途完全交托给我的话，我会觉得更满意。我每个月将给你一大笔钱，100 法郎。这样的话，你想要给谁做多少次弥撒都能付得起……嗯！100 法郎一个月，如何？”

“你爱怎样就怎样，父亲。”

“小姐，”公证人很诧异地警告欧也妮，“我有义务提醒你，那样你会一无所有……”

“嗯！上帝啊，”她说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别多嘴，克罗旭。我们说好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葛朗台握着女儿的手，一面拍着一面喊道，“欧也妮，你绝对不会后悔，是吗？你是个言而守信的姑娘，嗯？”

“哦！父亲……”

他热烈地吻了一下她：“你确定不反悔，你是一个有信用的姑娘，对吗？”

“好了，孩子，你救了我一命。事实上，你这是把我给你的那些还给我而已，我们只有两清，那么这才叫公平交易。人生就像是一笔



交易。我祝福你！多么贤惠的好姑娘，孝顺老爹的好女儿。你现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从明天开始，克罗旭。”他看着吓呆了的公证人说道，“请您准备一份放弃遗产的文书交给法院的档案室。”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欧也妮签署了一份自动放弃财产继承的声明。老箍桶匠庄严地承诺给女儿的100法郎，一分钱都没见到。所以，当欧也妮说笑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他可以不脸红吗？他连忙上楼，从密室里捧回从侄儿手中拿来的大概三分之一的首饰。

“这个给你，小东西，”他的语调很有点讽刺的味道，“要不要把这些当作给你的1200法郎？”

“哦，父亲！你真的要把这些都给我吗？”

“我明年再给你这么多，”他把那些首饰倒进了她的围裙里面，“这样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他的首饰就都到了你的手中。”他搓着双手，为可以利用女儿的感情占便宜而庆幸。但是老头儿虽然身板还硬朗，但也认为需要让女儿学一些持家的技巧了。连续两年，他让欧也妮当着他自己的面吩咐一些家常菜单，然后结收债款。渐渐地，他把庄园田地的那些名称内容，接连不断地告诉她。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让女儿学会了他的所有理财方法，他让这些方法深入到女儿的内心，变成了她的习惯，他终于可以放心地把伙食库的钥匙交到她的手里，让她正式管家。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欧也妮跟她父亲单调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事值得一提。总是一些相似的事情，就像一座老钟那么精确。葛朗台小姐心中的痛苦对谁都不是秘密，但如果说每个人都感觉到这痛苦的理由的话，是她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使得索漠城里的人对

她感情的猜想获得了证实。跟她做伴的，只有克罗旭叔侄三人，以及他们无意之中带来的亲朋好友。他们教她玩惠斯特牌，而且每天晚上玩一局。

1827年那一年，她父亲感受到了衰老的分量，不得不让女儿参与田产的秘密，并且对她说：“碰到了难题，尽管找克罗旭公证人商量一下，他的忠诚，我是领教过的。”

到了后来，到那一年年底的时候，老头儿总算在82岁高龄的时候患了瘫痪，并且病情急速恶化，贝日兰大夫做出不治的诊断。欧也妮想起自己很快将孤独地活在世上，和父亲也就更加亲密了，她把这亲情的最后一环抓得特别紧。在她的脑海中，和所有动情的女人相同，爱情就是整个世界，但是查理不在身旁。她对老父亲的照顾，应当说是鞠躬尽瘁。老父的身体开始衰退，只有吝啬仍旧凭借本能支撑着，所以他的死与他的生并没有形成什么对比。早上，他就让人用轮椅把他推到卧室的壁炉和密室的房门中间，密室里当然堆满金银。他在那儿纹丝不动地待着，但是他不放心地一会儿看看包了铁皮的门，一会儿又瞧瞧前来探视他的人。有任何动静，他就要询问出什么事情了，而更让公证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听见狗在院子里打了一个哈欠。

表面上老头儿晕晕乎乎，可是一到该收租的日子，他居然能准时清醒，和管葡萄园的人算账，或者出具收据。他把轮椅拨动，始终把轮椅转到面对密室铁门的位置。他让女儿把门打开，监督她亲自将钱袋秘密地堆好，关严了门，最后让女儿把那把宝贵的钥匙交还给他，藏在背心袋里面，时而摸一下。他的老朋友克罗旭公证



人觉得，假如查理·葛朗台不能回来，这样这财主的女继承人就一定得嫁给他当庭长的侄子，所以他对老头儿百般地献殷勤，每天听候葛朗台的差遣，谨遵命令去弗洛瓦丰，去每个地方的田庄、草场、葡萄园做事，出售收成，随后把全部收入换成金子、银子，由老头儿把这些金银秘密地装成一袋一袋的，然后堆放在那间密室里面。总算到了弥留之际，那几天的时间里，老头儿结实的身架和死亡确实做了最后一次较量。他需要坐在壁炉边刚好对着密室房门的那个地方。他把身上盖着的毯子拉过来，把自己紧紧地裹住，对娜依说：“裹紧一点，裹紧一点，不要让人家偷走我的东西。”他所有的生命都浓缩到那双眼睛当中，等到他有点力气可以睁开眼睛，就把眼珠转向密室房门那边，在那中间藏着他的金银财宝。他问女儿：“它们现在还在吗？现在还在吗？”

那种声调透露出一种惊恐万分的担忧。

“在，父亲。”

“把金子看住，拿一点过来，放在我跟前。”

欧也妮放了几枚金路易在桌子上，他盯着它们，就像是一个刚知道观看的孩子呆呆地看着同一件东西，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也像是一个孩子一样，不时地露出费力的微笑。

“这个样子好让我心里暖和。”他喃喃地说道，偶尔脸上还现出一种十分舒坦的神情。

当本堂神父来为他做临终圣事的时候，他那双明显已经死去几个钟头的眼睛，一看到银制的十字架、烛台还有圣水壶，竟然忽然之间复活，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圣器，鼻子上面的肉瘤也最后



地动了一动。当教士把那把镀金的受难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的时候，让他吻吻上边的基督的时候，他却做出一个十分吓人的动作，他要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次努力断送了他的老命。他叫唤欧也妮，尽管她就跪在他的床前，他却看不到。欧也妮的眼泪已经淋湿他早已冰冷的手。

“父亲，您想要为我祝福吗？”她问。

“把所有的一切看管得好好的！到那边给我交账！”他用这最后一句遗言证实基督教应当是守财奴的宗教。

从此以后，欧也妮·葛朗台在这所房屋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便孤身一人了。只有娜依，她只需要使一个眼色，娜依就能心领神会，只有娜依为爱她而爱她，只有跟娜依才能说一说心中的愁苦。对欧也妮而言，高大的娜依是天赐的保护神，所以她不再是女仆，而变成了一位谦卑的朋友。

父亲死了之后，欧也妮从克罗旭公证人那里知道了，她在索漠地方的地产，每一年收入 30 万法郎；一共有 60 法郎一股买进的利率为三厘的公债 600 万股，现在一股已经卖到 77 法郎；另外还有 200 万法郎的黄金以及 10 万法郎现款，这还不算其他零星的收入。她的财产总共大概达到 1700 万法郎。

“我的堂弟在什么地方呀？”她沉默地说。

公证人克罗旭把遗产清册交给欧也妮的那一天，欧也妮和娜依各自坐在客厅的壁炉两边。在空荡荡的客厅当中，从母亲那一年坐过的那一张加脚垫的椅子到堂弟喝过酒的那一只玻璃杯，一切东西都成了纪念品。



“娜依，我们现在自由了……”

“对啊，小姐。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个小白脸，否则，我走着也一定要找到他。”

“汪洋大海距离我们很远啊。”她说。

当可怜的女继承人正在这个又冷又暗的屋子里，与她的老女仆相对饮泣的时候，从南特到奥尔良，无人不在谈论葛朗台小姐的 1700 万法郎的家产。

在她签发的第一批文书当中，就有给娜依的一笔 1200 法郎的终身年金。原来只有 60 法郎年金的娜依转眼变成了富有的攀亲目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从一个老姑娘变为了一个新媳妇，嫁给了那个被任命为葛朗台小姐田产庄园总管的安托万·科努瓦耶。

科努瓦耶太太比起那时候的普通妇女来，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优点。她的年龄虽然 59 岁了，但是看上去却只有 40 岁的样子。她粗糙的轮廓禁得起岁月的磨炼。多亏长期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她的脸色很红润，身子骨像铁一般的坚实，在她的身上甚至看不到衰老的痕迹。也许她从没有像结婚那一天那么漂亮过。生得丑反而沾了光，她高大、肥胖而且结实，一点都见不着老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气，有些人甚至羡慕科努瓦耶的艳福。

“她气色多么好啊！”布店老板说。

“她可以生一群儿女呢，”贩盐的商人说道，“说一句不怕您见怪的话，她好像在盐缸里腌过，保鲜！”

“她有钱，科努瓦耶这小子总算是娶对了。”另外的一个邻居说。



在邻里当中人缘儿特好的娜依，从老屋里面出来，走过曲折的街道，到教堂那里去举行婚礼，在路上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祝贺。欧也妮赠送的贺礼是三打餐具。科努瓦耶没有料到女主人这么大方，一说起她，他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甚至愿意为她牺牲。变成了欧也妮贴心人的科努瓦耶太太还有一件跟她找到如意郎君一样称心的高兴事：她竟然可以像已故的东家一样掌管伙食库的钥匙可以早晨调配口粮了。另外，她手下还有两个用人，其中一个厨娘，另外的一个负责整理屋子、缝缝补补以及给小姐做衣服。科努瓦耶兼任看守和管家，无论如何，娜依挑选来的厨娘跟女仆全部都是上等之才。所以，葛朗台小姐就有了四个忠心耿耿的用人。而佃户们一点儿都觉察不出老东家死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生前曾经建立的一套严格管理的例行章程，到现在由科努瓦耶夫妇继续照例执行。

第六章

到了 30 岁的时候，欧也妮还是没有尝过一点点人生的乐趣。她凄凉的童年，是在一个好心却没人知道、始终是受欺侮而且永远痛苦的母亲身边度过的。这一位母亲在高高兴兴离世的时候为女儿还得生活下去感到难过，她给欧也妮留下了些许内疚以及永远的遗憾。欧也妮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就是她郁郁寡欢的源头。她只是草率地看了情人几天，就在那两次悄悄地接吻中，把自己的心给了他，之后，他就离开了，把整个世界隔在他俩中间。这一段被父亲诅咒的恋情，几乎要了她母亲的性命，她获得的只有苦恼和一点渺茫的希望。所以，她费尽心机奔向幸福，现在却不能得到补偿。精神生活跟肉体生活是一样的，也要呼气、吸气：一个灵魂有时候需要吸收另外一个灵魂的感情，需要把这些感情转变为自己的感情，之后再把这些变成更加丰富的感情，送给另外一个灵魂。没有这么美妙的景象，也就没有一点心灵的生机，这样心灵就会缺少空气，不免要伤心，甚至是枯萎。欧也妮开始觉得难过了。在她心目中，财富不仅不是一种势力，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她只有依靠爱情、依靠宗教、依靠对未来的信念才可以继续活着。爱情为她演绎永恒，她的心以及《福音书》全部都告诉



她：从今往后有两个世界需要期待。她天天沉浸在无穷的幻想当中，但是这两种幻想对她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她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她爱别人，并且觉得别人也爱着她。

七年以来，她的热情把一切渗透。她所钟爱的财产并不是收益日增的几百万家产，而是查理的那一只盒子和挂在床头的那两幅肖像，以及从父亲那里赎来的那些首饰。她把它们用心地摆在一块棉垫子上面，放到了柜子的抽屉里。此外，还有母亲使用过的婶婶的顶针，现在她虔诚得就像是珀涅罗珀做着活计等候着丈夫归来一样，把那一个顶针绣花戴上了，只是为了单纯地把这一件充满回忆的金器套在她的手指上面。看起来葛朗台小姐一定不会在守丧期间结婚。她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克罗旭一家全部在老神父高明的指挥之下唯有用无微不至的关心来看住有钱的女继承人。每天夜里，她家的客厅里都会高朋满座，全部都是当地最狂热、最忠诚的克罗旭派，他们使用不同的词语赞美女主人。其中包括随从御医、大司祭、内廷侍从、梳妆女官、首相，而且还有枢密大臣，就是一位无话不说的枢密大臣。如果她要一名替她提裙边的跟班，他们也一定会给她找来的。她就像一位女王，别人对她的奉承，比对所有皇后还要更加巧妙。谄媚从不会出自伟大的心灵，它只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全部都训练有素，可以钻进他们所趋附的人的心脏。谄媚还意味着利益，所以那些每天夜里挤在葛朗台小姐客厅里的人，才会围着她转，称呼她为德·弗洛瓦丰小姐，并且想方设法用美妙绝伦的词语把她捧上天。这些众口一词的恭维话语，欧也妮也是闻所未闻，开始难免脸红，到了后来不知不觉当中，她的耳朵就习惯了人家的这种赞美，尽管有些奉承话说得



太过于露骨，她也不觉得刺耳，而如果有哪位初来乍到的人认为她难看，她对这种非议也不会像八年之前那么毫不在乎了。她在膜拜自己情人的时候暗中说的那一套甜言蜜语，自己也喜欢听。就是这样，她渐渐习惯于被人视为女王，渐渐习惯见到她的宫廷里每天晚上朝臣如水。德·朋弗庭长是这一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他的聪明，他的人品，他的教养，他的斯文，在这个小圈子里一直受到赞扬。据说，七年以来，他的财产膨胀得非常快，朋弗庄园至少有1万法郎的年收入，并且和克罗旭家的全部产业一样，周围都是葛朗台小姐庞大的产业。

“您清楚吗，小姐？”其中一位常客说道，“克罗旭家里有4万法郎的年收入。”

“这还不包括积蓄呢，”一位克罗旭派的老党羽名字叫作德·格里博古的小姐继续说道，“前不久有位巴黎来的先生找克罗旭，情愿把自己的事务所以20万法郎的价格让给他，因为假如他可以当上调解法庭的法官，他就必须卖掉事务所。”

“他想要接替德·朋弗先生担任庭长呢，所以先来布置一下，”德·奥松瓦尔太太说道，“由于庭长先生就要担任法院推事了，之后再晋升为院长。他的门路有很多，早晚会达到目的。”

“对啊，他真的是一个人才。”另外一位说。

“您觉得呢，小姐？”庭长先生竭尽全力把自己打扮得和他想扮演的角色看起来很相配。虽然年过四十，虽然他的紫膛肤色、让人讨厌的面孔，就好像所有吃司法饭的人的尊容那样干瘪，他竟然打扮得像一个小伙子，在那里玩弄着藤杖，在德·弗洛瓦丰小姐家从来不吸鼻烟，来的时候经常戴着白领带，身着一件前胸打宽袖的衬衣，让他



的神气好像和一般蠢头蠢脑的家伙是同门兄弟。他跟漂亮的女继承人说话的口气十分亲密：“我们亲爱的欧也妮！”总而言之，除了客人比以前更多，除了摸彩换成了打惠斯特牌，除了没看见葛朗台夫妇二位的尊容，客厅里的场景和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不同。猎狗们一直喜欢追逐欧也妮以及她的百万家产，只是今天的猎狗数量更多了，所以叫得也更加起劲了，并且是同心合力地把猎物围住了。假如查理忽然从印度回来，他绝对会发现一样的人和一样的利害冲突。德·戈朗森太太觉得欧也妮的人品以及心眼简直是十全十美，她向来与克罗旭叔侄过不去。但是，跟过去一样，欧也妮仍然是这个场面的主角，也跟以前一样，查理在这里依然高于一切。多少有些进步的是，从前庭长仅仅只是在欧也妮过生日以及命名日才会送她鲜花，现在则变得很平常了。每天夜里，他都会给那个有钱的女继承人一大束漂亮的鲜花，科努瓦耶太太故意当着大家的面将鲜花插进花瓶，然后一转身就给扔在院子的角落里。

开春的时候，德·戈朗森太太有意想破坏克罗旭叔侄的美梦，和欧也妮说起了德·弗洛瓦丰侯爵，说假如欧也妮肯通过婚约把侯爵的地产归还他的话，他就能重振家业。德·戈朗森太太把那些贵族门第、侯爵夫人的头衔叫得简直是震天响，由于把欧也妮轻蔑的一笑误以为表示同意，她处处扬言，称克罗旭先生的婚事不一定就像他想象的那么好。

“虽然弗洛瓦丰先生已经 50 岁了，”她说道，“但是看上去不比克罗旭先生老气。是的，他妻子现在死了，只留下一堆孩子，但他毕竟是侯爵，迟早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现在这个年月，还能够找到



这种档次的人家可以攀亲吗？我很明白，葛朗台老爹以前把他的所有产业都归并到弗洛瓦丰，就产生了把自己的家族嫁接到弗洛瓦丰家谱上去的念头。这话他经常对我说，他真的是深谋远虑，这老头儿。”

“怎么回事，娜依？”欧也妮一天晚上临睡前说，“七年的时间里他为什么连一封信也不来呢？”

正当索漠城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查理在印度发财致富了。开始他带去的那批货卖得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就积攒了 6000 美元。他一过赤道就丢掉了许多偏见，他注意到，在热带地区和欧洲一样，致富最方便的捷径是买卖人口。所以他到非洲海岸，做那些贩卖黑人的生意，加上贩运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去追逐利益的各种市场做交易。他把所有精力放在生意上面，忙得一塌糊涂，仅仅有的念头就是发财，然后返回到巴黎去炫耀，并且攫取一个比落魄之前更光彩的地位。在人堆里混得时间久了，世面也渐渐见得多了，又见识了不同的习俗，他的思想慢慢发生了改变，对所有的一切都采取猜疑态度。看见同一件事在这一个地方被说成犯罪，在另一个地方又被当作美德，所以对是非曲直再没有自己的定论。不断地追逐利润，他的心变冷了，慢慢收缩了，而且干枯了。葛朗台家的血统在他身上遗传下来，查理变得心狠手辣起来，而且贪婪至极。他甚至贩卖中国人、黑人、燕窝、儿童、吹鼓手，而且大放高利贷，并且习惯于在关税上面做手脚，把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到圣托马斯贱价购进那些海盗的赃物，然后运往缺货的地方去高价出售。

初出门的时候，欧也妮高贵纯洁的印象，就像西班牙水手供在船



上的圣母像一般，伴随他奔波在生活中，他之前把生意上最开始的功，归功于这一位圣洁姑娘的虔诚祈祷以及祝福，到后来黑种女人、黑白混血女人、白种女人、爪哇女人、埃及舞女，他与各种各样的女人花天酒地地鬼混，在许多国家有过放纵的艳遇以后，对于堂姐、索漠、旧屋、小凳还有在楼梯下过道里的亲吻的回忆，都忘得干干净净。他就只是记得破墙围着的花园，由于那是他冒险生涯最初的地方，但是他否认那是他的家：伯父仅仅只是一条骗取他首饰的老狗，表姐在他心中没有任何地位，她只是生意上借给他 6000 法郎的一位债主。这种行径和这些思想，便是查理·葛朗台杳无音信的原因所在。

在印度、在圣托马斯、在非洲沿海、在里斯本、在美国，这一位投机商为了不涉及自己的本姓，所以取了一个假名，名字叫作卡尔·西弗尔。这样，他就能毫无危险地到处游荡了，不知疲倦、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决心不择手段地想要发财致富，以便早日结束可耻的生涯，结束那些卑鄙的行为，在后半世做一个安分的良民，这种想法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发了大财。

1827 年那一年，他搭乘一艘保王党商社的华丽的双桅帆船“玛丽·卡罗琳”号返回到波尔多。他有三大桶箍得密不透风的金末子，价值达到 190 万法郎。他打算到巴黎换成金币，再赚取七八厘的利息。同船上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就是查理十世陛下的内廷侍从，德·奥布里翁先生。他曾经鬼使神差地娶了一个交际花，但是他的产业在安的列斯群岛上。为了填补自己太太的挥霍，他去那里变卖家产，德·奥布里翁夫妇的祖上是旧世家德·奥布里翁·德比什，这一世家的最后的一位都尉早在 1789 年之前就死了。目前德·奥布里翁先生一年仅



仅只有两万法郎左右的进账，另外还有一个相貌丑陋还没有陪嫁的女儿。由于他们的财产只够他们在巴黎的平常生活开支，所以做母亲的不准备给出陪嫁。即使时髦女人神通广大，但社交界的人都一致认为，想嫁此女，难于登天。甚至连德·奥布里翁太太自己看见了女儿也觉得有些绝望，无论是谁，即使想当贵族迷了心窍的人，估计也不愿意娶这么一个丑女人做太太。

这一位小姐和她同音异义的昆虫^[1]一样，长得又瘦又细，就像是一只蜻蜓。她骨瘦如柴，而且弱不禁风，嘴轻蔑地撇着，上边挂着一条长长的鼻子，鼻尖却异常肥大，平时鼻子蜡黄，吃饭之后却变得通红，这种好像植物变色的现象，呈现在一张苍白而且单调无聊的面孔上，显得特别讨厌。总而言之，她的长相……一个三十八九岁的母亲，假如风韵犹存而且还有点野心的话，倒是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小女儿在身旁守着。为了弥补那些缺陷，德·奥布里翁夫人把女儿调教得十分文雅，常常把鼻子保持得非常合理恰当，教导她学会打扮，做出一些多愁善感的眼神，让男人看了动心，真以为自己总算是遇见了找遍天涯海角的仙女，她还给女儿示范脚上的功夫，教她在鼻子肆无忌惮地红起来的时候，及时地把脚伸向前面，让人家可以欣赏它们的小巧玲珑。总之，她把女儿调教得非常标准。用肥大的袖子，以及骗人的胸垫，四面鼓起、垫衬得特别仔细的长裙和束得特别紧的腰身，她居然弄出了一些十分耐人寻味的女性特征，真的应该把这些“成果”陈列在博物馆里供母亲们参考。查理特别巴结德·奥布里翁太太，她也

[1] 指蜻蜓。在法语中，蜻蜓俗称“小姐”。



正打算跟他套套近乎。有的人甚至扬言，说漂亮的奥布里翁太太在船上度过的那些日子里，只要是用来钓上这有钱女婿的手段，样样都用到家了。

1827年6月在波尔多下船之后，德·奥布里翁夫妇带着女儿与查理住到了同一家旅馆，又一块儿动身去巴黎。德·奥布里翁的宅院早就抵押出去了，想要查理想办法给赎回来。岳母已经声称她愿意将下面的一层让女儿女婿居住。她并不像德·奥布里翁先生如此有门户之见，她早已经对查理·葛朗台承诺，向查理十世请一道上谕，批准他改姓德·奥布里翁，并且享用侯爵家的爵徽，而且只要在奥布里翁弄到一块价值3.6万法郎的世袭领地，查理就自然而然承袭德·比什都尉以及德·奥布里翁侯爵的双重头衔。两家财产合并到一起，互相之间和睦融洽，另外再加上宫廷闲差的俸禄，德·奥布里翁府每年可以收入十几万法郎。

“一个人如果有了10万法郎的收入，有了贵族姓氏，有了门第，而且可以出入宫廷，我再为你弄一个内廷差事，到那个时候，你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她对查理说道，“你想要当行政法院审查官，当省长，当大使馆秘书，或者是当大使，随你选。查理十世对德·奥布里翁恩宠有加，他们从小就认识。”

野心勃勃的查理被这个女人一再点拨，居然飘飘然起来。她的手段十分巧妙，就像体己话一样，告诉他未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希望，所以他在船上就开始憧憬自己的前途。他以为父亲的事情早经由伯父了结，觉得自己已平步青云地闯进人人梦寐以求地想要进入的圣日耳曼区，靠玛蒂尔德小姐的福佑，就像当年德吕一家摇身一变变成了



布雷泽侯爵一样，他也将以德·奥布里翁伯爵的身份衣锦还乡。他出国的时候，王政复辟还是一种摇摇欲坠的局面，现在却繁荣昌盛，把他看得昏了头，他被贵族思想的光辉迷住了，他在船上最开始的醉意一直持续到了巴黎。他下定决心，为了把他自私的岳母已经让他看见一些眉目的高官厚禄弄到自己手中，他决定不择手段。在这一个灿烂的远景当中，他的堂姐在他眼中越来越渺小。

他又看到了安奈特。按照交际花的心计，安奈特全力怂恿她的旧情人攀这一门亲事，并且答应支持他的所有野心。安奈特特别高兴让查理娶一个不仅丑而且又讨厌的小姐，在印度闯荡的这几年时间里，查理已锻炼得十分有魅力。他的皮肤被晒黑了，行为变得坚决大胆，像那些善于决断、控制和成功的人一样。看见自己能够在巴黎当一个角色，查理感觉在巴黎更加如鱼得水了。

德·戈朗森听说他已经回国，并且就要结婚，还发了大财，就过来看他，打算告诉他再付 30 万法郎就可以结束他父亲的债务。他看见查理刚好在和珠宝商会谈，之前查理向珠宝商订了一批首饰当作给德·奥布里翁小姐的聘礼，珠宝商因此为他拿来首饰的图样。虽然查理从印度带回了富丽的钻石，但是那些珠宝的打磨镶嵌所需的手工费，新婚夫妇需要置备的银器以及金银珠宝的大小首饰，仍然需要花费 20 多万法郎。查理招待了德·戈朗森，他已经不认得他了，且态度十分傲慢，表现出他是一位时尚青年。毕竟他在印度跟别人决斗过好几次，曾经打死过四名对手。德·戈朗森已来了三次，查理冷淡地听他说话，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就回答说：“我父亲的事现在不是我的事情。承蒙您费心了，我非常感激，但是可惜我无法领

情。我辛辛苦苦地挣来的 200 多万法郎，不是打算送给我父亲的债主们。”

“假如几天之内有人宣告你父亲破产呢？”

“先生，几天的时间之内，我就会是德·奥布里翁伯爵。您搞明白了，这件事情将和我完全无关。再者，您比我清楚，一个每年有 10 万法郎收入的人，他的父亲肯定不会破产。”一边说着，他一边很有礼貌地把德·戈朗森先生请到了门口。

那一年八月初的时候，欧也妮坐在那一张以前与堂弟山盟海誓的小凳上，天晴的时候，她时常在这儿用早点。那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这个可怜的姑娘总是把自己的爱情的大小往事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灾祸一件件在回忆中反复地重温。

太阳照着那面处处开裂、险些要倒塌的美丽的院墙。虽然科努瓦耶反复跟他的女人说，这墙迟早会坍塌压死人，但是古怪的女主人始终不让人动它。正在这时邮差敲门，交给科努瓦耶太太一封信。她赶快给主人送来，说：“是你每一天都等的那封信吗？”

这句话在院子和花园中间的墙壁当中回荡，更剧烈地回响在欧也妮的心里。

“巴黎！真的是他。他现在回来了。”

欧也妮脸色惨白，手拿着信愣了一阵。她心跳得特别厉害，手颤抖得简直无法拆阅。高大的娜依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两只手叉在腰上，快乐从她暗黄色的脸上像一道烟一样溜了出来。

“赶快看信哪，小姐……”

“啊！娜依，他以前是从索漠走的，为什么回到巴黎呢？”



“看了信之后，你便明白了。”

欧也妮用颤抖的手去拆信，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汇款单，是在索漠的德·戈朗森太太跟科雷合办的钱庄里兑换的。娜依捡了起来。

我亲爱的堂姐……

“不称呼我欧也妮了。”她想着，心中一阵发紧。

您……

“他居然用这样客套的称呼了！”

她双手合抱着双臂，不敢朝下看，大滴的眼泪涌了上来。

“他死了吗？”娜依问道。

“那么就不会有这封信！”欧也妮说。

她拿着信开始读着，全文如下：

亲爱的堂姐，您假如知道我事业成功了，相信您一定会很高兴的。您给了我祝愿，我居然赚到钱回来了！我也得到了伯父的指点。他和伯母全都去世了，我是刚刚从德·戈朗森先生那儿得知的。我想父母去世就是回归自然，我们理应承继他们的遗愿。我希望您现在已经节哀。我认为任何事都可能会随时间流逝而消散的。

不错，亲爱的堂姐，对我而言，不幸跟梦幻的时节已经过去。能有什么方法呢！外出谋生使我认真思考了人生。远行的时候我还是孩



子，归来的时候我已经长成大人。今天我想起了许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您自己是自由的，堂姐，我自己也是自由的。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可以牵制或者是妨碍我们实现最开始小小的期望，但是我生性太坦诚，不可以向您隐瞒我目前的处境。我没有遗忘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在漫漫旅程当中一直记得那条小木凳……

欧也妮脚下仿佛碰到了燃烧的炭，跳了起来，跑到院子里面的石阶上边去。

……那一条木板小凳，我们坐着发誓，要永远地相爱，我清晰地记得那过道，那个灰色的客厅，阁楼上面我的卧室，还记起那天夜里，您的好意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您的资助让我有了发展的潜能。我自己承认，这些回忆支撑了我的勇气，我时常在想，我们约定的那个时间，您绝对像我常想念您那样也在想念我。您在九点钟的时候看天上的浮云吗？看了，是吧？因此，我不希望辜负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友谊。

不，我不愿意欺骗您。现在，有一门亲事完全符合我对结婚的憧憬。在婚姻当中，爱情仅仅只是虚幻。今天，生活告诉了我，结婚必须屈服一切社会法则并且结合所有世俗所主张的习惯。但是你我之间首先存在年龄的差距，以后对您也许比对我都有消极的影响，先不说您的生活方式、教养还有习惯和巴黎的生活完全不合适，也跟我今后的抱负全部不同。我的目标是保持一个场面阔绰的家，招待很多的客人，但是我记得您喜爱安静恬淡的生活。不，下边我要说得更清楚一些，希望您对我的处境做出判断，您也一定得知道这些，您有权力做



出这样的判断。现今我每一年有8万法郎的收入，这些收入使我能够跟德·奥布里翁侯爵家攀亲。假如与他们家的19岁的独生女儿结婚，她能够给我带来姓氏、爵衔、内廷侍从的职称以及声名显赫的地位。实话实说，堂姐，我一点都不爱德·奥布里翁小姐，但是和她结婚之后，我可以替我的孩子预留一个地位，以后的好处无可估算：现今王权思想一天比一天吃香。几年之后，等到我儿子成为德·奥布里翁侯爵，继承了每一年收入4万法郎的产业，他就可以在政府里获得称心的官职。我们应当为儿女尽到责任。堂姐，您看我如此坦诚地向您表述我的心情、我的希望还有我的财产状况。我们七年的分别，您或许已忘记我们那时候的幼稚行为。但我却没有忘记您的宽容，而且也没有忘记我的诺言，每一句话我都记得，而且最不经意说出的话我都一直记得，换一个不像我这样认真，不像我这样保持童心而且忠诚的青年，估计早置之脑后了。我之所以要告诉您我想缔结世俗婚姻，是为了把我全部都交付给您，听候您的处置，由您来为我的命运做主。但是我对少年时我们相爱的往事记忆犹新，如果我能够放弃尘世的野心，我心甘情愿地享受朴素单纯的幸福，您已经让我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情景，的确是感人肺腑……

您最忠实的堂弟 查理

查理·葛朗台嘴里轻轻地哼着轻歌剧的曲调，十分得意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真是天杀的！这就叫作略施小技。”他自言自语。找到汇票之后，他又在信下面注上一笔：



给您附上汇票一张, 请向德·戈朗森银行兑 8000 法郎, 用黄金支付。这是您当时慷慨借给我的 6000 法郎的本息。另外有几件礼物装在托运的箱子里面, 现在还没有从波尔多送到, 待运到之后奉上, 以表示我对您永远的感激。而承您保管的梳妆盒, 请您交驿站邮寄到巴黎伊勒兰 - 贝尔坦街德·奥布里翁府。

“交给驿车带回去!” 欧也妮说道, “我为这一件东西都宁愿千刀万剐了, 他居然要我交到驿站邮寄!”

真是可怕呀, 伤心残酷的劫难! 船沉了, 在充满希望的茫茫大海上甚至都没有留下一截绳索, 或者是一块木板。

有些女人如果发现自己被遗弃, 会把自己的心上人从情敌的手里抢回来, 然后把情敌杀死, 逃到天涯海角, 之后上断头台, 或者是走进坟墓。这自然十分壮烈。犯罪的动机是一股悲壮的激流, 让人觉得无法饶恕却实在可悲。另外有一些妇女却低头默认, 逐渐消沉, 她们逆来顺受, 终日以泪洗面, 在宽恕、祈祷以及回忆中度过余生, 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正是爱情, 是真正的爱情, 天使般的爱情, 在痛苦当中生, 在痛苦当中死去的高傲的爱情。

欧也妮读了那封令她战栗的、恐怖的信以后, 就产生这种想法。她抬眼看一看苍天, 想到了母亲最后的遗言, 就像有些垂死之人一样, 母亲把前途看得清清楚楚。之后, 欧也妮想到了母亲的死和先知般的一生, 便马上领悟到自己全部的命运。她唯有振翅高飞, 奋力冲向天空, 在祈祷当中等待她的解脱。



“居然被母亲说中了，”她一边哭着一边自语道，“受苦一直到死。”

她慢步从花园走入客厅。她一反平常的习惯，避开过道，但是她在这灰色的客厅里还是看见了保留的堂弟的东西：壁炉架上面还放着小碟子，她每天早餐时经常会用到它，还有那口赛夫勒古窑的搪瓷缸。

这一天对她而言，真是庄重的日子，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娜依通报教区神父来访，他就是克罗旭的亲戚，关心着德·朋弗庭长的利益。几天之前，克罗旭老神父让他单纯从宗教意义上跟葛朗台小姐谈一谈结婚这件事的神圣责任以及义务，不许再拖延了。欧也妮看见教区神父，还以为他来收每个月布施给穷人的 1000 法郎，便让娜依去拿钱。本堂神父笑了一下，说道：“小姐，今天我来和你说一下一位素漠全城关注的姑娘，因为她不知道珍爱自己，她的生活方式称不上一个基督徒。”

“我的上帝呀！神父先生，你来的这阵子我真的没有想起左邻右舍，我正自顾不暇呢。我非常不幸，除教堂以外，没有地方能够躲避，教堂里面有宽大的胸怀，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痛苦，有丰富的感情，让我们用之不竭。”

“哎，小姐，我们关心的那一位姑娘正是你。请你听我说，假如你想要永生，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出家，或者遵循世俗的法则，服从你注定的命运或服从你自己的命运。”

“啊！你恰好在我想听取指教的时候来指教我。是的，上帝派你来的，先生。我就要告别尘世，默默地在退隐中为上帝而活。”

“孩子，采取这样偏激的行为，一定要做长时间的思考。结婚是生，出家就等同于死。”



“死就死了，马上死了才好呢，神父先生。”她激动得简直让人害怕。

“死？但是你对社会有很多重大的义务还没有尽到呢，小姐。你难道不是那些穷孩子的慈母吗？冬天，你给予他们御寒的衣裳以及取暖的木柴，夏天的时候你给他们工作。你巨大的财产就是一种债务，是要偿还的，你神圣地接受了这一笔家产，躲到修道院也未免太自私了。一生一世做老姑娘确实不应该。首先，你能一个人管理这样大的家产吗？你也许会败掉的。说不定你会遇到打不完的官司，你就会被无法解决的困难弄得焦头烂额。相信你的引路人的话吧：丈夫对你有好处的，你应当把上帝赐给你的加以保护。我是把你当成听话的女人才和你说这些话的。你爱上上帝爱得这么虔诚，绝对要在俗世修炼得灵魂永生，你是世界上最美的装饰之一，一定要为俗世做出圣洁的榜样。”

刚刚说着，仆人忽然通报德·戈朗森夫人前来拜访。她十分气愤，是带着报复的想法来的。

“小姐，”她说道，“啊！本堂神父先生也在，那么我就不说了，我原本想跟你说点事情的，很明显你们的谈话很重要。”

“太太，”本堂神父说道，“你们谈谈吧，我走了。”

“哦！神父先生啊，”欧也妮说道，“你过一阵再来，这时候我特别需要你的支持。”

“啊，我可怜的孩子。”德·戈朗森太太说道。

“你是说……”葛朗台小姐跟神父齐声问道。

“莫非你堂弟回来了，想要娶德·奥布里翁小姐的事情，你还不



清楚吗？女人肯定不该如此糊涂。”

欧也妮脸红了，默不作声，但是她决定要像父亲一样假装什么事也没有。

“哎，太太，”她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我真的说不定十分糊涂呢。我实在不明白你的话，你就说吧，不用回避，你知道的，他就是我心灵的导师。”

“那么好，小姐，这是德·戈朗森给我的来信，你自己看看吧。”

欧也妮看见信上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妻子：

查理·葛朗台从印度回来，抵巴黎已经一个月……

“居然有一个月了。”她心里想着，忍不住把握信的手垂下去了。停了一阵之后，她接着往下看：

……算是我白跑两趟，才看到了未来的德·奥布里翁伯爵。虽然整个巴黎都在讨论他的婚事，教会也公布了婚事……

“那么，他写信给我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欧也妮不敢再朝下想，也没有像巴黎女子那样骂一声“真是臭无赖！”但是，虽然脸上毫无表情，可她心中的蔑视并没有丝毫减少。

……这桩婚事实事实上还十分渺茫，侯爵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



破产的人的儿子。我专门告诉他，他的伯父和我如何费尽心机料理他父亲的后事，又如何用巧妙的手段把债权人拖到现在。没有想到这个浑小子竟然有脸对着为他的利益以及名誉操心整整五年的我，回答说父亲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

一般来说，诉讼代理人有权按债款总数的十分之一，向他索要三四万法郎的酬金。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他依旧欠债主 120 万法郎呢，我需要让债权人宣告他父亲破产。我那时候只凭着葛朗台那条老鳄鱼的一句话接手这件事，而且我已代表葛朗台家族向债权人保证了。尽管德·奥布里翁伯爵不看重他的声誉，但我却是像保护眼睛那样看重我自己的名誉的。所以我要向债权人阐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我对欧也妮小姐很敬重，在当初我们两家关系很密切的时候，甚至还有过向她提亲的想法，所以我不得不在行动以前让你先跟她打一声招呼……

读到这里，欧也妮读不下去了，冷淡地把信还给德·戈朗森太太。

“感谢你，”她说道，“这好说……”

“现在你的声音和你们老太爷从前的声音一模一样。”德·戈朗森太太说道。

“太太，你要给我们 8100 法郎的金子呢。”娜依说。

“是的。烦请跟我走一趟吧，科努瓦耶太太。”

“神父先生，”葛朗台小姐打定主意，所以态度非常诚恳、十分镇静，她问道，“婚后保持童贞这算不算是罪过？”

“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假如你想



知道著名的神学家桑切斯在他的《论婚姻》中是如何说的，我明天告诉你。”

神父走了以后，葛朗台小姐上楼在她父亲的密室当中独坐了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娜依再三催促也不愿意下来。一直到晚上那些常客登门的时候，她才肯露面。葛朗台家的客厅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高朋满座，查理回国和他无情地变心的消息很迅速地传遍全城。但是，虽然来客们仔细观察，他们的好奇心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对此早有预料的欧也妮，尽管内心满含着痛苦之情，脸上却像是若无其事一样，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她居然以笑脸来回应人家关切的眼神以及感伤的言语。大约九点钟，牌局结束了，打牌的人边算清赌账，边谈论最后几把惠斯特牌。他们离开牌桌之后，开始加入聊天的圈子。就在客人们起身告辞将要走出客厅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桩震动索漠、惊动全区、传遍四周四省的戏剧性事件。

“请先不要走，庭长先生。”见德·朋弗先生起身拿手杖的时候，欧也妮说道。

听到这句话，众多客人都不禁一惊。庭长脸色苍白，只好依言坐下。

“万贯家产是庭长的了。”德·格里博古小姐说道。

“很显然，葛朗台小姐想要和德·朋弗庭长结婚了。”德·奥松瓦尔太太嚷起来。

“这才是牌局里面最妙的一招呢。”神父说。

“赢一个大满贯。”公证人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妙语、双关语，把欧也妮看作高踞在万贯家财之上的天仙。九年以前开演的大戏到今天才有结局。当着全索漠人的面，



仅让庭长一个人留下，这难道不就是宣告要嫁给庭长吗？在讲究一些体统的小城市里，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就是最庄严的许诺。

“庭长先生，”欧也妮等客人离去之后，十分激动地说，“我知道你看中我的是什么。你要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必须让我有行动的自由，永远不给我提类似婚姻给你什么权利的话。你答应了这点，我才许诺嫁给你。”看到他跪了下来，欧也妮又继续说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不可以瞒着你，我现在有一腔熄灭不了的感情藏在心中。我能够给予丈夫的只有友谊：我不愿意伤害丈夫的感情，也不愿意违背我的心愿。但是，你只有帮我这个忙，你才可以获得我的婚约和财产。”

“你知道的，我愿意为你牺牲全部。”庭长说。

“这是 150 万法郎，庭长先生，”她从怀里掏出两张法兰西银行 100 股的股票，“你去巴黎一趟，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晚上，而是现在马上动身。去找德·戈朗森先生，把我叔叔的所有债权人的名单收集来，然后把他们叫到一起，我叔叔遗下的那些债务，从借债之日一直到偿清之日按五厘计息，把本金以及利息全部还清，然后，让他们立一张总的收据，还要经过公证，手续一定要齐备。你是法官，我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你一个人办。你是一位正直的、有义气的庭长，我将依靠你的一句话，在你姓氏的庇护之下，度过人生的危机。我们之间相互宽容。你和我们相识多年，几乎像亲戚一样，我想你不会让我觉得痛苦吧？”

庭长扑倒在万贯家产的女继承人的脚前，又高兴又难受，激动得浑身颤抖。



“我愿意当你的奴隶！”他说。

“你把收据拿到手以后，先生，”她冷淡地看了他一眼说，“就把收据以及所有的债据交给我堂弟，另外再把这封信也交给他。等你回来之后，我就履行诺言。”

庭长十分明白他得到葛朗台小姐，完全是由于爱情的恩怨，所以他得快速完成任务，以免夜长梦多，让他们没有时间解释缘由，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德·朋弗先生刚刚走，欧也妮就倒在椅子上自己哭成一团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庭长登上驿车，明天晚上就能抵达巴黎。

第二天早晨，他就去见德·戈朗森先生。法官把债权人召集到存放债券的公证人事务所碰头，居然没一个人缺席。尽管这些都是债主，但是说句公道话，他们都到得很准时。德·朋弗庭长代表欧也妮小姐把所欠本金以及利息全部清还，照付利息一事在巴黎商界变成了轰动一时的美谈。登记收据以后，庭长又依照欧也妮的吩咐，送给德·戈朗森5万法郎，作为他多年操劳的报酬。最后庭长登上德·奥布里翁府邸，那时候查理正从岳父那儿碰了一个大钉子回来，心情沉重地回到自己房间。老侯爵刚刚跟他把话说明了：只有等到纪尧姆·葛朗台的债务全部偿清，他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

庭长转交给查理下面的信件。

我亲爱的堂弟：

我现在拜托德·朋弗先生转交给叔父债务已经全部偿清的收据，还有我已经收到你归还所有的垫款的收据，请你查收。外边有破产的



流言……我想，破产者的儿子或许不能娶德·奥布里翁小姐。是的，堂弟，你对我的想法和举止的评述，的确很有见地：我的确是不具备上流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不仅不会打上流社会的算盘，也不了解上流社会的习惯，无法给你所期望的快乐。你因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把我们的初恋牺牲了，只希望你在社会惯例之下获得快乐。为成全你的幸福，我可以做的，只能是恢复你父亲的声誉。那么再见，你的堂姐永远是你忠诚的朋友。

欧也妮

野心家从庭长手里接过正式文件，情不自禁喊叫出声来。

庭长诡异一笑。

“我们现在不妨交换一下喜讯。”他说。

“啊！你要和欧也妮结婚？那么好啊，我非常高兴，她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突然心头一亮，询问道，“她有很多钱吧？”

“四天之前，”庭长话里带刺地答道，“她的财产差不多是 1900 万法郎。但是现在只有 1700 万法郎了。”

查理看着庭长，愣住了。

“1700 万……”

“1700 万，对啊，先生。葛朗台小姐和我结婚以后，合在一块儿一年有 75 万法郎的收入。”

“我亲爱的姐夫，”查利的态度又平静了一点，说，“我们以后要相互帮助了。”

“那好，一言为定！”庭长说，“另外，有一只盒子是一定要当



面交给你的。”一边说着，他一边把梳妆盒放在桌上。

“噢！亲爱的，”德·奥布里翁侯爵夫人走进来了，没留意到克罗旭，“刚刚可怜虫德·奥布里翁先生所说的话，你不需要放在心上，他是让德·旭里欧公爵夫人迷昏头脑了。我再重复一遍，你的婚事绝对没有问题……”

“那是挡不住的，太太，”查理答道，“我父亲以前欠下的400万债款，昨天已经全部还清。”

“现款吗？”

“一分不少，连本带利的，我还要为先父办理复权手续呢。”

“你真的是太傻了！”岳母大声叫起来，“这位先生是谁？”她猛然看到克罗旭，就凑到女婿耳旁问。

“我的经纪人。”他小声回答。

侯爵夫人高傲地向德·册弗先生打一个招呼，然后出去了。

“我们已经互相帮助了，”庭长把帽子拿起，说，“那么再见，内弟。”

“他居然敢开我的玩笑，这只索漠的臭王八。我真是恨不得一剑戳进他的肚子。”

庭长这时候走了。

三天之后，德·册弗返回索漠，宣布了他和欧也妮的婚事。半年之后，他就任了安茹法院推事。离开索漠之前，欧也妮把珍藏好多年的首饰，以及堂弟还给她的8000法郎的黄金，全部都熔掉了，又铸造了一口黄金的圣体匣，捐赠给教区教堂。她在那儿曾经为他向上帝祷告过无数次！她在安茹和索漠两地轮流居住着。她丈夫对某一次政

局的变化出了大力，因此当上高等法院的庭长，几年之后又晋升为院长。他耐心地等待大选，这样便于在国会谋到一职。他的想法已经转到贵族院了，到那时候……

“那时候，王上和他是不是称兄道弟了？”娜依说道。高个子娜依，现在是科努瓦耶太太，索漠城里的中产阶级，听见女东家对她说到今后的显赫，不由自主地说出这么一句大实话。

第七章

然而，德·朋弗院长先生（他终究还是抛弃了祖姓）的满腔抱负，却并没有实现。担任代表索漠城的国会议员后仅仅一星期，他就死了。洞察至微而从不惩罚无辜的上帝，毫无疑问是惩罚他太工于心计，钻法律的空子。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由克罗旭参谋，条文订得特别细：“如果没有子女，那么夫妻双方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全包括在内，全部不予保留，悉数互相遗赠给对方，不必办理遗产登记手续，双方的继承人亦不能提出异议，应知该财产实为互赠……”这一条款就是院长一直尊重德·朋弗太太的想法与独居的理由。女人们把院长说成是通情达理的男子汉从而同情他，却谴责欧也妮的痛苦和痴情。女人们如果斥责哪个女人时，话语往往都是最恶毒的。

“德·朋弗太太肯定病得很厉害，不然怎么会让丈夫独居呢？真是可怜的女人！她还能康复吗？她到底是什么病？胃溃疡还是癌症？她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她的脸色发黄很长一段时间了，应该去请教巴黎的名医。她为何不要孩子呢？传言说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但是以他的地位，为何不给他留一个后代继承遗产呢？难道她不知道这事情太可怕了吗？假如她只是任性才那样，真的是罪过了，真是一个可怜的

院长！”

欧也妮因为幽居独处长时间默想，变得非常敏感，对周围的人和事看得十分清楚，加上不幸的遭遇以及最后得到的教训，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明白了。她知道庭长恨不得她早早地死去，以便独占巨大的家产，上帝却心血来潮地凑热闹，把庭长的两位当公证人以及当神父的叔叔先后召上天国，留下的遗产，让她的财产更加庞大。欧也妮为庭长感到可悲，他尊重欧也妮心中的无望痴情，而且把这看作最牢靠的保证，这是因为一旦生下儿女，院长自私的期望与野心勃勃的快乐岂不就破碎了？上帝代她彻底摧毁丈夫居心叵测的计划。上帝把很多很多的黄金扔给被黄金禁锢手脚的女囚，但是她对黄金视若粪土，一心向往天国，怀着神圣的信仰，过着虔诚以及悲天悯人的生活，时常暗中接济穷人。

德·朋弗太太 33 岁就变成了寡妇，每一年的收入达 80 万法郎，风韵依旧，但那是 40 岁左右女子的美。白净的脸庞，线条柔和安详。她的声音甜美稳重，她的举止朴实端庄。她拥有被痛苦造就的所有高贵气质和从来没有被尘世玷污灵魂的圣洁思想，但是也有老处女僵硬的神气。虽然一年有 80 万法郎的收入，她却一直过着欧也妮·葛朗台当年枯燥清贫的生活，一定要等到以前父亲允许客厅生火的日子她才会开始生火，而且熄火的日子也严格按照她父亲所立的老规矩。她的衣着终年如同当年她的母亲。索漠的屋子没有阳光以及温暖，总是阴森森的，十分凄凉，这是她一生的写照。她精打细算积攒每一年的收入，假如没有仗义疏财的善举，她就真像恶意中伤者所言的那样太吝啬了。但是一个个真诚的慈善机构，一所养老院，好几所教会小学，



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每一年都有力地反击责备她吝啬的人们。索漠的几座教堂正是靠她的捐助进行了修葺。德·朋弗太太——有的人挖苦她为小姐，受到了普通人宗教般的敬仰。这一颗只知温情不知道有其他的高尚之心，仍然要忍受着人间利益的盘算之苦。金钱用它冰冷的颜色沾染了她超脱的生活，并且使得这充满感情的女子对于感情产生怀疑。

“只有你爱我。”她对娜依说道。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太多家庭的痛苦。她带着数不尽的令人敬佩的行为走向天国。她心灵的伟大使得她所接受教育的卑微和早年习气的狭隘都显得不值一提。这就是欧也妮的故事，她生活在世俗中却又超凡脱俗，她是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没有丈夫、儿女、家庭。几天以来，大家又说起了她再嫁的事。索漠人密切关注着她和德·弗洛瓦丰侯爵先生的事，因为德·弗洛瓦丰一家又像当年克罗旭家的人一样开始包围这位有钱的寡妇。

听说娜依与科努瓦耶居然是护着侯爵的，这真是太可笑了。不管是娜依还是科努瓦耶，都依旧不能了解世道人心的丑恶。

后 记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巴尔扎克毕业于法国巴黎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立志从事文学创作，但其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后又与他人合作创作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都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他曾一度弃文从商，但均告失败，这也使得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不过，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立志要让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以惊人的毅力在1830～1840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巴尔扎克一生创作颇丰，共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广受好评，成为世界性的名著。该书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角



色当属吝啬鬼葛朗台，他贪婪、狡诈、吝啬，金钱是他唯一崇拜的上帝，独自观摩金子成了他的癖好，临终前也不忘吩咐女儿看住金子。他家财万贯，但开销节省，每顿饭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定量分发。为了钱他六亲不认，克扣妻子的费用；幽禁女儿时，只给她吃冷水和面包；弟弟破产他无动于衷；侄儿求他，他置之不理。在作者的笔下这一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让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吝啬鬼。

为了能将葛朗台这一经典人物无比形象地展现出来，设计师在为本书设计封面时，特别选用了胡克文先生的经典连环画作品——《吝啬鬼》中的插画。胡克文先生是我国著名国画画家与连环画画家，其国画多次获奖并被多个博物馆收藏，其创作的连环画《山鹰之歌》曾获全国连环画绘画评比三等奖。胡克文先生在连环画创作方面偏重于外国题材创作，像《伪君子》、《王子复仇记》、《爱美丽雅》、《奇妙的石像》、《真正的人》等，皆十分受人喜欢，一版再版。而胡克文先生塑造的“吝啬鬼”形象与巴尔扎克塑造的葛朗台一形象极为相符，跃然于纸上。在此，本社特向胡克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难免会有纰漏或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更好地成长。